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motif in white on a red background,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曹禺戲劇集四

北京人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定價金圓一元二角五分

曹 禺 第 四 種 北 京 人 劇 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重 慶 國 民 路 一 八 五 號
上 海 鎮 鹿 路 一 八 號

曹 禺 共 八 種 劇 集

- 一· 雷 雨
- 二· 日 出
- 三· 原 野
- 四· 北 京 人
- 五· 家
- 六· 蛇 變
- 七· 橋
- 八· 曹 禺 獨 幕 劇 集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版

三十八年二月九版

北京人
三幕劇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隣。」

——王勃

人物

曾皓——在北平落戶的舊世家的老太爺，年六十三。

曾文清——他的長子，三十六。

曾思懿——他的長媳，三十八九。

曾文彩——他的女兒，三十三歲。

江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個老留學生，三十七八。

曾霆——他的孫子，文清與思懿的兒子，十七歲。

曾瑞貞——他的孫媳，霆兒的媳婦，十八歲。

縻方——他的姨姪女，三十上下。

陳奶媽——哺養過曾文清的老奶媽，年六十上下。

小柱兒——她的孫兒，年十五。

張順——曾家的僕人。

袁任敢——研究「人類學」的學者，年三十八。

袁圓——他的獨女，十六整。

「北京人」——在袁任敢學術考察隊裏一個修理卡車的巨人。

壽木商人——甲，乙，丙，丁。

警察

地點

第一幕 中秋節。在北平曾家小花廳裏。

第二幕 當夜十一點鐘的光景，曾宅小花廳裏。

第三幕 仍在曾宅小花廳。

第一景——離第一幕約有一月，某一天的傍晚。

第二景——翌日五點鐘左右，天尚未亮的時候。

·
第
一
幕

中秋節，將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舊宅的小花廳裏，一切都還是靜幽幽的。屋內悄無一人，只見靠右牆長條案上一條方楞楞的古老蘇鐘遲緩低鬱地邁着他「滴滴搭搭」的衰弱步子。屋外，主人蓄養的白鴿成羣地在雲霄裏盤旋，時而隨着秋風吹下一片冷冷的鴿哨響，異常嘹亮悅耳。這銀笛一般的天上音樂使久羈在暗屋裏的病人也不禁抬起頭來望望，後面大花廳一排明淨的敞窗裏，正有三兩朵白雲悠然浮過蔚藍的天空。

這間小花廳是上房大客廳和前後院朝東的廂房交聚的所在，屋內一共有四個出入的門路。屋右一門通大奶奶的臥室，門前懸掛一簇精細無比的翠綠紗簾。屋左一門通入姑奶奶——曾文彩嫁與留適洋江泰先生的——的睡房，門前沒有掛着什麼，門框較小，門也比較臃腫，似乎裏面的屋子也不甚講究。小花廳的後牆幾乎完全爲一排狹長的紙糊的門扇和壁櫥似的小書齋佔滿。這排紙糊的榻扇，是上

房側門，佔有小花廳後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門檻離地約有一尺，踏上一步石台階，便邁入門內的大客廳裏。天色好，這幾扇狹長的紙糊扇也完全推開，望見上房的氣象果然軒豁寬暢，正是一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大家門第。裏面大客廳的門窗都開在右面，向前院的門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綠蔭蔭的叢樹籐籬和白楊。此時耀目的陽光透過裏屋（即大客廳）一列明亮的淨窗，灑滿了一地，又反射上去，屋內塵影浮沉，如在水中，連暗淡失色的樑柱上的金粉以及天花板上脫落的藻飾也在迴照裏熠熠發着光彩。相形之下，接近觀衆眼目的小花廳確有些昏暗。每到『秋老虎』的天氣，屋主人便將這大半壁通大客廳的門扇整個掩閉，只容左後壁小書齋內一扇圓月形的紗窗漏進一些光亮，這半暗的小花廳便顯得蔭涼可喜。屋裏老主人平日不十分喜歡離開後院的寢室的，但有時也不免到此地來養息。這小書齋居然也有一個名兒，門額上主人用篆書題了『養心齋』三個大字的橫匾。其實牠只是小花廳的壁櫥，佔了小花廳後壁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至多可以算作小花廳的耳室。書齋裏正面一窗，可以望見後院老槐樹的樹枝。右面一門（幾乎是看不見的）正通後面的庭院和曾老太爺的寢室。這耳室裏沿牆是一列書箱，裏面裝滿了線裝書籍。窗前有主人心愛的楠木書案，紫檀八仙凳子，案上放着筆墨畫硯，磁器古董，

都是極其古雅而精緻。這一代的主人們有時在這裏作畫吟詩，有時在這裏讀經清談，有時在這裏卜卜課，無味了就打瞌睡。

講起來這小花廳原是昔日一個談機密話的地方。當着曾家家運旺盛的時代，賓客盈門，敬德公這位起家立業的祖先，創下了一條規矩體己的親友們都照例請到此地來坐候，待到他朝中歸來，或者請入養心齋來密談，或者由養心齋繞到後院的簽押房裏來長敘，以別於在大客廳候事的後生們。那時這已經鬢髮斑白的老翁還年青，正是翩翩貴胄，意氣軒昂，每日逐花間柳，養雀聽歌，過着公子哥兒的太平年月。

如今過了幾十年了，這間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孫們聚談的所在。因爲一則家世的光輝和祖宗的遺愛都彷彿集中在這塊地方，不肖的子孫縱不能再像往日敬德公那樣光大門第，而緬懷已逝的繁華，對於這閒笑談坐息過王公大人的地方，也不免徘徊低首，不忍遽去。再則統管家務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孫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邊隔壁，吩咐和商量自然逃不開這個地方。加以這間房屋四通八達，蓋得十

分講究，我們現在還看得出棟樑上往日金碧輝煌的痕迹，所以至今雖然家道衰微，以至於連大客廳和西廂房都不得已讓租與一個研究人類學的學者，但這一面的房屋再也不肯輕輕送給外人居住，這是曹家最後的一座堡壘。縱然花園的草木早已荒蕪，屋內的柱樑亦有些褪色，牆壁的灰砌也大半剝蝕，但即便處處都像這樣顯出奄奄一息的樣子，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勉強掙扎，抵禦的。

其實焉看這間屋子決不露一點寒儉模樣，我們說過那沉重的蘇鐘就裝璜得十分堂皇，鐘後那扇八角形的玻璃窗也打磨得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屋與屋之間也有玻璃窗，）裏面深掩着杏色的幔子——大奶奶的脾氣素來不肯讓人看見她在房裏做些什麼——彷彿鎖藏着無限的隱秘。鐘前橫放一架金錦包裹的玉如意，祖傳下來爲子孫下定的東西。兩旁擺列着盆景蘭草和一對二十年前做爲大奶奶陪嫁的寶石紅的古瓶。條案前立一張紅木方桌，有些舊損，上面鋪着紫線毯，開飯時便抬出來當做飯桌。現在放着一大盤冰糖壺盧，有山楂紅的，紫葡萄的，生荸薺的，胡桃仁的，山藥豆的，梨片的，大紅橘子瓣的，那鮮豔的顏色使人看着幾乎忍不住流下涎水。靠方桌有兩三把椅子和一隻矮凳，擦得都很潔淨。左牆邊上倚一張半月式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門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幾隻綠絹包好的

鼻烟瓶，兩三本古書。當中一隻透明的琉璃缸，有金魚在水裏裏悠然遊漾。桌前有兩三把小沙發，和一個矮几，大約是留學生江泰出的主意，擺的較爲別緻。這面牆上懸掛一張董其昌的行書條幅，裝裱頗古。近養心齋的牆角處，倒懸一張素錦套着的七絃琴，橙黃的絲繩重重地垂下來。後面在養心齋與通大客廳的榻扇之間，空着一塊白牆，一幅淡遠秀勁的墨竹掛在那兒，這看來似乎裝裱得不久。在這幅竹子的右邊，立一個五尺高的烏木雕龍燈座，龍嘴啣一個四方的紗燈，燈紗是深藍色的，畫着彩色的花鳥。左邊放一個白底藍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裏面斜插了十幾軸畫。缸邊放兩張方凳，凳上正擱着一隻皮箱，虛掩着箱蓋。

屋內靜悄悄的，天空有斷斷續續的鴿哨響。外面長胡同裏彷彿有一個人很吃力地緩緩推着北平獨有的單輪水車，在磷磷不平石鋪的狹道上一直是單調地「孜妞妞，孜妞妞」地呻嘶着。這鬱塞的輪軸聲，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中間偶爾夾雜了挑担子的剃頭師傅打着「喚頭」（一種熟鐵做成巨鑷似的東西，以一巨釘自鑿隙中打出，便發出古尤儿，古尤儿的金屬音）如同巨蜂鳴唱一般嗡嗡的聲音，間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爛舊的喇叭「唔嘰哈哈」地吼叫，衝破了單調的沉悶。

屋內悄然無人。淡琥珀色的宮瓷盆內蓄養着紫素蘭，靜靜散發着幽香，微風吹來，窗外也送進來桂花甜沁沁的氣息。

牛响。

遠遠自大客廳通前院的門，走進來曾大奶奶和張順，他們匆匆穿過大花廳，躡入眼前這間屋子。張順，一個三十上下的北平僕人，恭謹而又有些焦灼地隨在後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個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薰陶出來的女人。自命知書達禮，精明幹練，整天滿臉堆着笑容，心裏却藏着刀劍，虛偽，自私，多話，從來不知道自省。平素以爲自己既慷慨又大方，週圍的人都是謀害她的狼鼠。嘴頭上總嚷着「謙忍爲懷」，而心中無時不在打算估人的便宜，處處較量着「不能栽了跟頭。」一向是猜忌多疑的，偏偏誤認那是自己感覺的敏銳；任何一段談話，她都聽得出是惡意的攻訐，背後一定含有陰謀，計算。成天戰戰兢兢，好在自己造想的權詐，詭秘的空氣中鉤心鬭角。言辭間儘性矯揉造作，顯露她那種謙和、孝順、仁愛……種種一個賢良婦人應有的美德，藉此想在曾家親友中，博得一個賢慧的名聲，但這些親友們沒有一個不暗暗憎厭她。狡詐的狐狸時常要露出令人

齒冷的尾巴的。她絕不仁孝，（她恨極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爺）還誇口自己是稀見的兒婦，貪財若命，却好說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簡直成了癖性，而偏愛讚美自己的口德；幾乎是虐待眼前的子媳，但總在人前嘆惜自己待人過於厚道。有人說她陰狠，又有人說她不然，罵她陰狠的，是恨她笑裏藏刀，胸懷不知多麼偏狹詭秘；看她不然的是諒她胆小如鼠，怕賊，怕窮，怕死，怕一切的惡人和小小的災難。因為瞥見牆邊一棵弱草，她不知哪裏來的怨毒，定要狠狠踩絕了根苗，而遇着了那能螫噬人的蜂蛇就立刻暗避道傍，稱讚自己的涵養。總之，她自認是聰明人，能幹人，利害人，有抱負的人，祇可惜錯嫁在一個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爲什麼偏偏生成是一個婦道。她身材不高，鬼眼睛微微有點斜。寬前額高鼻梁，厚厚的嘴唇，牙齒向前暴突，兩條烏黑的細眉，像刀斬一般地塗得又齊又狠。說話時，極好暗地窺看對方的神色，舉止言談都非常機警。她不到四十歲的模樣，身體已經發胖，臉上彷彿有些浮腫。她穿一件淺黃色的碎花旗袍，金繡緞鞋，脅下繫着一串亮閃閃的鑰匙，手裏拿着賬單，眉宇間是惱怒的。

張順（陪着笑臉）您瞧怎麼辦好，大奶奶？

曾思懿（嘴唇一吸）你叫他們在門房裏等着去吧。

（張順的簡稱）可是他們說這賬現在要付——

（曾思懿簡稱）（斜着眼睛）現在沒有。

張 他們說（頗難為情地）他們說——

思 （眉頭一皺）說什麼？

張 他們說，漆棺材的時候，老太爺挑那個，選這個，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現在福建漆也漆上了，壽材也抬進來了，（陪笑）跟大奶奶要錢，錢就——

思 （狡黠地笑出聲來）你叫他們跟老太爺要去呀，你告訴他們，棺材並不是大奶奶睡的。他們要等不及，請他們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擺在家裏我還嫌悶氣呢。

張 （老老實實）我看借給他們點吧，大八月節的，那棺材漆都漆了，大奶奶。

思 （翻了臉）油漆店給了你多少好處，你這麼幫着這些要賬的，混賬東西說話。

張 （笑臉，解釋）不是，大奶奶，您聽啊——

〔陳奶媽，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婦人，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顛巍巍地走進來，她是曾家多年的傭人，大奶奶的丈夫就吃她的乳水哺養大的。四十年前她就進了曾家的門，在曾家全盛的時代，她是死去老太太得力的女僕。她來自田間，心直口快，待曾家的子女有如自己的骨肉。最近因自己的兒子屢次接她回鄉，她纔回家小住，但不久她又念記她主人的子女，時常帶些土禮回來探望。這一次她又帶着自己的孫兒剛由鄉下來拜節，雖然步伐已經欠穩，頭髮已經斑白，但面色却白裏透紅，說話聲音也十分響亮，都顯出牠仍然是很健壯。耳微聾，臉上常浮泛着歡愉的笑容。她的家裏如今倒是十分地好過。她心地慈祥，口裏嘮叨，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話就說，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外面套了青織買呢的坎肩，黑褲子，黑老布鞋。灰白的小髻上斜插一朵小小的紅花。〕

張（驚訝）喲，陳奶奶，您來了。

陳（急急忙忙，探探身算是行了禮）大奶奶，真是的，要節眼也有這麼要的，做買賣人也許這麼要賬的！（回頭，氣呼呼地）張順，你出去讓他們滾蛋！我可沒見過，大奶奶。（氣得還在喘。）

思（打起一臉笑容）您什麼時候來的，陳奶媽？

張（抱歉的口氣）怎麼啦，陳奶媽？

陳（指着）你讓他們跟我滾蛋！（回頭對大奶奶半笑半怒的神色）我真沒有見過，可把我氣着了。大奶奶，你看可有堵着門要賬的嗎？（轉身對張順又怒衝衝地）你告訴他們，這是會家大公館。要是老太太在，這麼沒規沒矩！送個名片就把他們押起來。別說這幾個大錢，就是整千整萬的銀子，連我這窮老婆子都經過手，（氣憤）真，他們敢堵着門口不讓我進來。

思（聽出頭序，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討她的歡喜，對着張順）天啊，那個敢這麼大胆，連我們陳大奶媽都不認得？

陳（笑逐顏開）不是這麼說，大奶奶，他們認得我不認得我不關緊，他們不認識這門口，真叫人生氣，這門口我剛來的時候，不是個藍頂子，正三品都進不來。（對張順）就你爺爺老張才，一年到頭單這大小官的門包錢，就夠買地，娶媳婦，生

兒子添孫子！（笑指着）冒出了你這個小兔崽子。

張（遇見了爺爺輩的這般以老賣老的同事，只好順嘴胡溜，嘻嘻地）是啊是啊，
陳奶奶。

思 坐吧，陳奶媽。

陳 哼，誰認得這一羣琉璃球嘎雜子，我來的時候老太爺還在當少爺呢。（一比）
大爺才這麼點大，那時候——

思（推她坐，一面勸着）坐下吧，別生氣啦，陳奶媽，究竟怎麼啦。

陳 哼，一到過八月節——

思 陳奶媽，他們究竟對您老人家怎麼啦？

陳（聽不清楚）啊？

張 她耳朵聾，沒聽見。大奶奶，您別理她，理她沒完。

陳 你說什麼？

張（大聲）大奶奶問您那要賬的究竟怎麼欺負您老人家啦？

陳（聽明白，立刻從衣袋取出一些白賬單）您聽，他們攔着門口，就把這些行子塞在我手裏，非叫我拿進來不可。

思（拿在手裏）哦，這個！

陳（敲着手心）您瞧，這些東西哪是個東西呀！

思（正在翻閱那賬單）哼，裱畫鋪也有了賬了。張順，你告訴大樹齋的伙計們，說大爺不在家。

陳啊，怎麼，清少爺！

思（拿出錢來）叫他先拿二十塊錢去。你可少扣人家底子錢！等大爺回來看看這一節字畫是不是裱了那麼多，再給他算清。

張可是那裁縫鋪的，果子局的，還有那油漆棺材的——

思（不耐煩）回頭說，回頭說，等會見了老太爺再說吧。

張（指左面的門低聲）大奶奶，這邊姑老爺又鬧了一早上啦，說他那屋過道土牆要塌了，問還收拾不收拾？

思（沉下臉）你跟姑老爺說不是不收拾，是收拾不起。請他老人家將就點住，老太爺正打算着賣房子呢。

張（不識相）大奶奶，下房也漏雨，昨天晚上——

思（冷冷地）對不起，我沒有錢，一會兒我跟老太爺講，特爲給你蓋的洋樓住。

〔張正在進退不得，外面有——

人聲
張爺，張爺！

張
來了！——

〔張由通大花廳的門下。

思（轉臉親熱非常）陳奶媽，您這一路上走累了，沒有熱着吧？

陳（失望而又不甘心相信的神氣）真格的，大奶奶，我的清少爺不在家——

思 別着急，你的清少爺（指右門）在屋裏還沒起來，他就要出來給他奶媽拜節呢。

陳 （笑喝喝）大奶奶，您別說笑話了，就說是奶媽，也奴是奴，主是主，哪有叫快四十，都有兒媳婦的老爺給我——

思 （喜歡這樣做做）那麼，奶媽，讓我先給您拜吧！

陳 （慌忙立起，拉住）得，得，折死我了，您大奶奶都是做婆婆的人，哎，哪——（二人略略爭讓一會，大奶奶自然不想真拜，於是——）

思 （一笑結束）哎，真是的。

陳 （十分高興）是呀，我剛纔聽了一楞，心想進城走這麼遠的路就爲的是——

思 （插嘴）看清少爺。

陳 （被人道中來意，楞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起來）您啊，真機伶！咳，我也是想看看您大奶奶，慄小姐，老太爺，姑奶奶，孫少爺，孫少奶奶，您想，這一大家子的人，我沒

看見就走——

思 怎麼？

陳 我晚上就回去，我跟我兒媳婦說好的——

思 那怎麼成，好不容易大老遠的從鄉下來到北平城裏一蹓，哪能不住就走？

陳 （又自負又傷感）咳，四十年我都在這所房子裏過了！兒子娶媳婦我都沒回去。您看，哪兒是我的家呀？大奶奶，我叫我的小孫子給您捎了點鄉下玩意兒。

思 真是，陳奶媽，那麼客氣作什麼？

陳 （誠摯地）唔，一點子東西。（一面走向那大客廳，一面笑着說）要不是我臉皮厚，這點東西早就——（遍找不見）小柱兒，小柱兒！這孩子一眨巴眼又不
知瘋到哪兒去了。小柱兒！小柱兒！（喊着喊着就走出大客廳到前院子裏找去了。）

〔天上鴿羣的竹哨響，恬適而安閒。〕

〔遠遠在牆外賣涼貨的小販敲着「冰盞」——那是一對小酒盅似的黃晶晶的銅器，疊在掌中，可互擊作響——丁冷有聲，清圓而瀏亮，那聲節是「叮嚶叮嚶，叮叮嚶，嚶嚶叮叮嚶。」操着清脆的北平口音似乎非常愉快地喊賣着「又解渴，又帶涼，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鬧（弄）碗嚶一嚶！」到了此地索性提高嗓門有調有板的唱起來〕酸梅的湯兒來（讀若雷）哎另一個味的呀！「冰盞」又繼續響弄着「叮嚶嚶，叮嚶嚶，嚶嚶叮叮嚶。」

〔此時曾思蹙悄悄走到皮箱前，慢慢整理衣服。〕

思（突然向右回頭）文清，你起來了沒有？

〔裏面無應聲。〕

思 文清，你的奶媽來了。

曾文清在右面屋內的聲音（空洞乏力）知道了，爲什麼不請她進來呀？

思 請她進來？一嘴的臭蒜氣，到了我們屋子，臭氣薰天，你受的了，我可受不了，你今天究竟走不走，出門的衣服我可都給你收拾好了。

聲音（慢悠悠地）鴿子都飛起來了麼？

思（不理他）我問你究竟想走不想走？

聲音（入了神似地）今天鴿子飛得真高啊！哨子聲音都快聽不見了。

思（向右門走着）喂，你到心底心裏頭打算什麼？你究竟——

聲音（苦惱地拖着長聲）我走，我走，我走，我是要走的。

思（走到臥室門前，掀起門簾，把門推開，彷彿突然在裏面看見什麼不祥之物，驚

叫一聲）啊，怎麼你又——

（這時大客廳裏聽見陳奶媽正邁步進來，放聲說話，恩懿連忙回頭諦聽，那兩扇房門立刻由裏面霍地關上。

〔陳奶媽攜着小柱兒走進來。小柱兒年約十四五，穿一身鄉下孩子過年過節纔從箱子裏取出來的

那套新衣裳。布襪子，布鞋，扎腿，毛藍土布的長衫，短袖肥領，下擺蓋不住膝蓋。長衫洗得有些褪了顏色，領

後正中有一塊小紅補釘。衣服早縮了水——有一個地方突然凸成一個包——緊緊箍在身上，顯得他

圓粗地茁壯可愛。進門來，一對圓溜溜的黑眼珠不安地四下亂望，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在衣裳下面騰跳動着，活像剛從林中躍出來的一隻小鹿。光葫蘆頭，滾圓的臉紅得有些發紫，塌鼻子，小翹嘴，一臉憨厚的傻像。眉眼中，偶爾流露一點頑皮神色。他一手拿着一具泥土塑成的「括打嘴」。兔兒爺或豬八戒——「括打嘴」。兔兒爺是白臉空腔的，活安上唇，中繫以線，下面扯着線，嘴唇就刮到刮打的亂搗起來。如果是黑臉，紅舌頭的豬八戒，那手也是活的，扯起線來，那頭頂僧帽身披袈裟的豬八戒就會敲着木魚打着鈸，長嘴吧也彷彿唸經似的「刮打」亂動，很可笑的。——一手挾着一個老母雞，提着一個蓄鴿子的長方空竹籠。後面跟隨張順，兩手抱着一個大筐子，裏面放着母雞，雞蛋，白菜，小米，芹菜等等，兩個人都汗淋淋地傻站在一旁。

走走，走走啊！（嘮嘮叨叨）這孩子，你這孩子！出了一身汗，哪個叫你喝酸梅湯？立了秋再喝這些冰涼的東西，要鬧肚子的。（回頭對張順）張順，你在旁邊也不說着點！由他的性（指着）你這刮打嘴是誰給你買的？

小柱兒（斜眼，看了看張順）他——張爺。

（回頭對張順一半笑，一半埋怨）你別笑！你買了東西，我也不領你的情。得了，別罵他了。

陳 小柱兒，你還不給大奶奶磕頭。把東西放下，放下。（小柱兒連忙放下空鴿籠，母雞也攔在張順抱着的大筐子裏。）

思 別磕了，別磕了，老遠來的怪累的。

陳 （看看小柱兒捨不得放下那『括打嘴』，一手搶過來）把那『括打嘴』放下，沒人搶你的。（順手又交給張順。張順狼狽不堪，抱滿了一堆大東西。）

思 別磕了，怪麻煩的。

陳 （笑着說）您看這鄉下孩子！教了一路上，到了城裏都忘了。（上前按着他）磕頭，我的小祖宗！

〔小柱兒回頭望望他的祖母，彷彿發楞；待陳奶媽放開手，他驕地撲在地上磕了一個頭，一骨碌就起來。〕

思 (早已拿出一個爲着過節賞人的小紅紙包) 小柱兒, 保佑你日後狗頭狗腦的, 長命百歲, 來, 拿着, 買點點心吃。(小柱兒傻站着。)

陳 嘻, 真是的, 又叫您花錢。(對孫兒) 拿着吧, 不要緊的, 這也是你奶奶的親人給的。(小柱兒上前接在手裏) 謝謝呀, 你! (小柱兒翻身又從張順手裏拿下他的『括打嘴』) 低頭傻笑) 這孩子站沒站像, 坐沒坐像, 磕頭也沒磕頭像。大奶奶, 您坐呀。嘻, 路遠天熱 (拉出一個凳子就坐) 我就一路上跟小柱兒跑——

張 (忍不住) 陳奶奶, 我這兒還抱着呢!

陳 (回頭大笑) 哼, 您瞧我這記性! 大奶奶, (把她拉過來, 一面說一面在筐裏翻) 鄉下沒什麼好吃的, 我就從地裏摘 (讀若哉) 了點菲菜, 芹菜, 擘蘭, (讀若辣) 黃瓜, 青椒, 缸豆, 這點東西——

思 太多了, 太多了。

陳 哦, 還有點子小米, 雞蛋, 倆啊老母鷄。

思 您這簡直是搬家了。真是的，大老遠的帶了來，又不能——（回頭對張順）張順，就拿下去吧。

陳 （對張順）還有給你帶了兩個大蘿蔔。（亂找。）

張 （笑着）您別找了，早下了肚了。

〔張蓮忙抱着那大筐由通太客廳的門走出去。〕

小柱兒 （秘密地）奶奶。

陳 幹什麼？

小柱兒 （低聲）拿出來不拿出來？

陳 （莫明其妙）什麼？

小柱兒 （忽然伶俐地望着他的祖母，提了提那鴿籠。）

陳 （突然想起來）哦！（非常着急）哪兒啦？哪兒啦？

小柱兒 （彷彿很抱歉的樣子由衣下掏出一隻小小的灰鴿子，頂毛高翹，羽色油

潤潤的，週身有幾顆紫點。看去異常玲瓏，一望便知是個珍種。這兒！

陳（捧起那隻小鴿，快樂得連聲音都有些顫動，對那鴿子）乖，我的親兒子，你在

這兒啦！怪不得我覺得少了點什麼。（對大奶奶）您瞧這孩子！原來是一對的，

我特意爲我的清少爺『學磨』（『訪求』的意思）來的。好好放在籠裏，半

路上他非要都拿出來玩，嘩的，就飛了一個。倒是我清少爺運氣好，剩下的是個

好看的，大奶奶，您摸摸這毛，（硬要塞在大奶奶的手中）這小心還直跳呢！

思（本能地厭惡鴿子這一類的小生命，向後躲避，強打着笑容）好好，好好。（對左

門喊）文清，陳奶媽又給你帶鴿子來啦！

陳（不由得隨着喊）清少爺。

會文清在屋內的聲音 陳奶媽。

陳（捧着鴿子，立刻就想到她的清少爺面前獻寶）我進門給他看看！（說着就

走。）

思（連忙）您別進去。

陳（一楞）怎麼？

思他，他還沒起。

陳（依然興高采烈）那怕什麼的，我跟清少爺就在床邊上談談。（又走。）

思別去吧。屋子裏怪髒的。

陳（溫愛地）瞎，不要緊的。（又走。）

思（叫）文清，你衣服換好了沒有？

文清在屋內應聲 我正在換呢！

陳（直爽地笑着）瞎，我這麼大年紀還怕你。（走到門前推門。）

文清在內（大聲）別進來，別進來。

思（攔住他）就等會吧，他換衣服就怕見人——

陳（有點失望）好，那就算了吧，脾氣做成就改不了啦。（慈愛地）大奶奶，清少

爺十六歲還是我給他換小褂褲呢。（把鴿子交給小桂兒）好，放回去吧！（但
是又忍不住對着門喊）清少爺，你這一向好啊？

思（同時拉出一個凳子）坐着說吧。

文清的聲音（親熱地）好，您老人家呢？

陳（大聲）好！（臉上又浮起光彩）我又添了一個孫女。

〔這時小桂兒悄悄把鴿子放入籠裏。〕

文清的聲音 恭喜你啊。

陳（大聲）可不是，胖至哪！（說完坐下。）

思 他說恭喜您。

陳 嘻，恭什麼喜，一個丫頭子！

文清的聲音 你這次得多住幾天。

陳（伸長頸子，大聲）噢，快滿月了。

思 他請你多住幾天。

陳 (搖頭) 不,我就走。

文清的聲音 (沒聽見) 啊?

陳 (立起大聲) 我就走,清少爺。

文清的聲音 幹嘛那麼慌啊?

陳 啊?

文清的聲音 (大聲) 幹什麼那麼忙?

陳 (還未聽見) 什麼?

小柱兒 (忍不住憨笑起來) 奶奶,您真聾,他問你忙什麼?

陳 (喊昏了,迷惘地重複一遍) 忙什麼? (十分懊惱,半笑道) 嘻,這麼談,可蹩扭

死啦。得了,等他出來談吧。大奶奶,我先到裏院看看小小姐去!

思 也好,一會兒我叫人請您。(由方桌上盤中取下一串山渣紅的糖壺盧) 小柱

兒，你拿串糖壺盧吃。（遞給他。）

陳 你還不謝謝！（小柱兒傻嘻嘻地接下，就放在嘴裏。）又吃！又吃！（猛可從他口裏抽出來）別吃！看着！（小柱兒饞滴滴地望着手中紅豔豔的糖壺盧）把那『刮打嘴』放下，跟奶奶來！

〔小柱兒放下那『刮打嘴』，還戀戀不捨，奶奶拉着他的手，由養心齋的小門下。〕

思 真討厭！（把那五顏六色的『刮打嘴』放在一邊，又提起那鴿籠——）

文清在屋內的聲音 陳奶媽！

思 出去了。

〔曾文清——她的丈夫——由右邊臥室門踱出。他是個在詩人中也難得有的這般清俊飄逸的骨相：瘦長個兒，穿着寬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舉止，談話，帶着幾分懶散模樣。然而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聰穎，眉宇間蘊藏着靈氣。他面色蒼白，寬前額，高顴骨，無色的嘴唇，看來異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鬱。時常凝視出神，青筋微微在額前凸起。〕

〔他生長在北平的書香門第，下棋，賦詩，作畫，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裏佔了很多的時間。北平的歲月是悠閑的，春天放風箏，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紅葉，冬天早晨在霽雪時的窗下作畫。寂寞時徘徊賦詩，心境恬淡時獨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過。〕

〔又是從小爲母親所溺愛的，早年結婚，身體孱弱，語音清虛，行動飄然。小地方看去，他絕頂聰明，兒時卽有『神童』之譽。但如今三十六歲了，却故我依然，活得却那般無能力，無魂魄，終日像落掉了什麼。他風趣不凡，談吐也好，分明是個溫愛可親的性格。然而他給與人的却是那麼一種沉滯的懶散之感。懶於動作，懶於思想，懶於用心，懶於說話，懶於舉步，懶於起床，懶於見人，懶於做任何嚴重費力的事情。重重對生活的厭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懶於宣洩心中的苦痛。懶到他不想感覺自己還有感覺，懶到能使一個有眼的人看得穿：『這只是一個生命的空壳。』雖然他很溫文有禮的，時爾神采煥發，清奇飄逸。這是一個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過度的腐爛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結果。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癱瘓。〕

〔他是有他的難言之痛的。〕

〔早年婚後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痺的，偶爾在寂寞的空谷中遇見了一枝幽蘭，心裏不期然而有所憬。〕

悟。同聲同氣的靈魂常在靜默中相通的。他們了解寂寞正如同宿鳥知曉歸去。他們在相對無言的沉默中互相獲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洩露出一絲消息，不忍互通款曲。士大夫家庭原是個可怕的桎梏。他們的生活一直是鬱結不舒，如同古井裏的水。他們只沉默的接受這難以挽回的不幸，在無聊的歲月中全是黑暗同齷齪，想得到一線真正的幸福而不可能。一年年忍哀耐痛的打發着這渺茫無限的寂寞日子，以至於最後他索性自暴自棄，怯弱的沉溺在一種不良的嗜好裏來摧毀自己。

〔如今他已是中年人了，那枝幽蘭也行將凋落。多年嚮望的子息也奉命結婚，自己所身受的苦痛，眼看着十七歲的孩子重蹈覆轍。而且家道衰落，已往的好年月彷彿完全過去。逐漸逼來的困窘，使這懶散慣了的靈魂，也怵目驚心，屢次決意跳出這狹窄的門檻，離開北平到更廣大的人海裏與世浮沉，然而從未飛過的老鳥簡直失去了勇氣再學習飛翔，他怕，他思慮，他莫名其妙地在家裏踟躕。他多年厭惡這個家庭的，如今要分別了，却又意外無力地沉默起來，彷彿突然中了癱瘓。時間的蛀蟲，已逐漸齧耗了他的心靈，他隱隱感覺到暗痛，却又尋不出在什麼地方。

〔他進了屋還在扣繫他的夾綢衫上的紐絆。

文 (曾文清簡稱) (笑顏隱失) 她真的去了, 你怎麼不留她一會兒?

思 (不理他) 這是她送給你的鴿子。(遞過去)

文 (提起那隻鴿籠) 可憐, 讓她老人家走這麼遠的路。(望着那鴿子, 讚賞地)

啊, 這還是個『鳳頭!』『短嘴!』(欣喜地) 這應該是一對的, 怎麼——(抬頭, 一副鐵青的臉望着他。)

思 文清, 你又把那燈點起來幹什麼?

文 (烏雲罩住了臉, 慢慢把那鴿籠放下。)

思 (叨叨地) 昨兒格, 老頭還問我你最近怎麼樣? 那套煙燈, 煙傢伙扔了沒有。我可告訴他早扔了。(尖厲的喉嚨) 怪事! 怪事! 苦也吃了, 煙也戒了, 臨走, 臨走, 你難道還想鬧場亂子?

文 (長嘆, 坐下) 哎, 別管我, 你讓我就點着燈看看。

思 (輕蔑地) 誰要管你? 大家住在一起, 也就顧的是這點面子, 你真要你那好妹

夫姑爺說中了，說你再也不能出不了門，做不得事，只會在家裏抽兩口煙，喝會子茶，玩玩鴿子，畫畫畫，恍惚了這一輩子！

文（淡悠悠）管人家怎麼說呢，我不就要走了麼？

思你要走，你就給我留點面子，別再昏天黑地的。

文（苦惱地）我不是處處聽了你的話麼？你還要怎麼樣？（又呆呆望着前面。）

思（冷冷地挑剔）請你別做那付可憐相。我不是母夜叉，你別做得叫人以為我多麼厲害，彷彿我天天欺負丈夫，我可背不起這個名譽。（走到箱子前面。）

文（無神地凝望那籠裏的鴿子）別說了，晚上我就不在家了。

思（掀開箱蓋，回頭）你聽明白，我可沒逼你做事。你別叫人說又是我出的主意，叫你出去。外頭有什麼不舒服，叫親戚們罵我逼丈夫出門受苦，自己享福，又是大奶奶不賢慧。（嘮嘮叨叨，一面整理箱中文清出門的衣服）我在你們家裏氣可受夠了，哼！有婆婆的時候，受婆婆的氣，沒有婆婆了，受媳婦的氣，老的老，小

的小中間還有你這位——

文（早已厭倦，只好另外找一個題目截住她的無盡無休的話）咦，這幅墨竹掛起來了。

思（斜着眼）掛起來了——

文（走到畫前）裱得還不錯。

思（尖酸地）我看畫得才好呢！真地多雅緻！一個畫畫，一個題字，真是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對。

文（氣悶）你別無中生有，拿憐小姐開心。

思（鄙夷地）咦，奇怪，你看你做賊心虛的勁兒。我說你們怎麼啦！憐小姐畫張畫也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又賦詩，又題字，又親自送去裱。我告訴你，我不是個小氣人，丈夫討小老婆我一百個贊成。（誇張地）我要是個男人，我就討個七八個小老婆。男人嚟！不爭個酒色財氣，爭什麼？可是有一樣，（尖刺地）像憐

小姐這樣的人——

文（有點惱怒）你不要這樣亂說人家，人家是個沒出嫁的姑娘！

思奇怪，（刁鑽古怪地笑起來）你是她的什麼？要你這麼護着她。

文（誠摯地）人家無父無母的住在我們家裏，你難道一點不憐恤人家？

思（狡猾地把嘴唇一咧）你憐恤人家，人家可不憐恤你！（指着他說）你不要以為她一句話不說，彷彿厚厚道道，沒心沒意的。（精明自負）我可看得出這樣的女人！（絮絮叨叨）這樣女人一肚子壞水，話越少，心眼越多，人家爲什麼不嫁，陪着你們老太爺？人家不癩不瞎，能寫能畫，爲什麼偏偏要當老姑娘，受活罪，陪着老頭？（冷笑）我可不願拿壞心眼亂猜人，你心裏想去罷。

文（冷冷地望着她）我想不出來。

思（爆發）你想不出來，那你是個笨蛋！

文（眉頭上湧起寂寞的憂傷）唉，不要太聰明了，（低頭踱到養心齋裏，在畫桌

前，彷彿在找什麼。）

思

（更惹起她的委曲）我聰明？聰明人也不會在你們家裏苦待二十年了。我早就該學那些新派的太太們，自己下下館子，看看戲，把這個家交給兒媳婦管，省得老頭一看見我就繃頭，像欠了他的閻王債似的。（自詡）哎，我是個富貴脾氣丫頭命，快四十的人還得上孝順公公，下侍候媳婦，中間還得看你老人家顏色。（端起一杯參湯）得了，得了，參湯都涼了，你老人家快喝罷。

文

（一直皺着眉頭，忍耐地聽着，翻着，突然由書桌抽屜裏抖出一幅尙未裝裱的山水，急得臉通紅）你看，你看，這是誰做的事？（果然那幅山水的邊緣被什麼動物嚙成犬牙的形狀，正中竟然咬破一個掌大的洞。）

思

（放下杯子）怎麼？

文

（抖動那幅山水）你看，你看啊！

思

（幸災樂禍，淡淡地）這別是我們姑老爺幹的吧。

文（回到桌前，又查視那抽屜）這是耗子！這是耗子！（走近思，忍不住揮起那幅

畫）我早就說過，房子老，耗子多，要買點耗子藥，你總是不肯。

思 老爺子，買過了。（嘲弄）現在的耗子跟從前不一樣，鬼得多，放了耗子藥，他就不吃，專找人心疼的東西禍害。

文（傷心）這幅畫就算完了。

思（刻薄尖酸）這有什麼希奇，叫慳小姐再畫一張不結了麼？

文（耐不下，大聲）你——（突然想起和她解釋也是枉然，一種麻木的失望之感）又蠕蠕爬上心頭。他默默端相那張已經破碎的山水，木然坐下，低頭沉重地）這是我畫的。

思（也有些吃驚，但仍堅持她的冷冷的語調）奇怪，一張畫叫幾個小耗子咬了，也值得這麼着急！家裏這所房子，產業，成年叫外來一羣大耗子啃得都空了心了，你到像沒事人似的。

文（長嘆一聲，把那張畫扔在地上，立起來苦笑）哎，有飯大家吃。

思（悻悻然）有飯大家吃？你祖上留給你多少產業，你誇得下這種口。現在老頭

在東西還算一半是你的，等到有一天老頭歸了天——

〔突然由左邊屋裏發出一種混濁而急躁的罵人聲音，口氣高傲，罵得十分順嘴，有那種久於呼奴使

婢罵慣了下人的派頭。

左屋內的聲音 滾滾滾！真是混賬王八蛋，一羣狗雜種。

思（對文）你聽。

左屋內的聲音（彷彿打開窗，對後院的天井亂喊）張順，張順！林媽！林媽！

文（走到大花廳門口，想替他喊叫）張順，張——

思（嘴一呶瞪起眼睛挑釁的樣子）叫什麼？（文於是嘿然，思低聲）讓他叫去，

成天打鷄罵狗的，（切齒而笑）哼，這是他給你送行呢！

左屋內的聲音（咻咻然）張順，八月節，你們都死了，死絕了！

思（盛氣反而使她沉穩起來，猶笑）你聽！

左屋內的聲音（拖長）張——張——

文（忍不住又進前）張——

思（攔住他，堅決）別叫，看我們姑老爺要發多大脾氣！

〔砰朗一聲，碗碟摔個粉碎，立刻有女人隱泣的聲音。

〔半响。

文（低聲）妹妹剛病好，又哭起來了。

思（輕蔑的冷笑）沒本事，就知道欺負老婆，還留學生呢，狗屁！

屋內的聲音（隨她的話後）混帳王八蛋！

〔砰朗一聲，又碎了些陶器。

屋內的聲音（吼叫）這一家人都死絕了？

思（火從心上起，邁步向前）真是太把人不放在眼裏了！我們家的東西，不是拿

錢買的是怎麼？

文（攔勸，低聲）思懿，不要跟他吵。

〔張順慌忙由通大客廳門口上。〕

張（倉皇）是姑老爺叫我？

文快進去吧。

〔張順忙着跑進左屋裏。〕

思（盛怒）『有飯大家吃，』（對文）給這種狼虎吃了，他會感激你麼什麼？不起的人賺錢舞弊，叫人四下裏通緝的，躲在丈人家，就得甩姑老爺的臭架子啦？（指着門）一到過年過節他就要摔點東西紀念紀念，我真不知道——

〔曾霆——思懿和文清生的兒子——汗涔涔地由通大客廳的門很興奮地急步走進來。〕

〔曾霆，這十七歲的孩子，已經做了兩年多的丈夫了。他的妻比他大一歲，在他們還在奶媽的懷抱時，雙方的祖父就認爲門當戶對，替他們締了婚姻，日後年年祖父祖母眼巴巴地望着重孫，在曾霆入了中

學的前二年，一般孩子還在幸福地拋籃球，打雪仗，鬥得頭破血流的時候，便挑選一個黃道吉日要爲他們了却終身大事。於是在沸天震地的鑼鼓鞭炮中，這一對小人兒——他十五，她十六——如一雙臨刑的羔羊，昏惑而驚懼地被人笑嘻嘻地推到焰光熊熊的龍鳳喜燭之前：一拜再拜三拜……從此就在一間冰冷的新房裏同住了兩年零七個月。重孫還沒有降世，祖老太太就在他們新婚第一個月升了天，而曾選和他的妻就一直是形同路人，十天半月說不上一句話，瘖啞一般的捱着痛苦的日子，活像一對遭人虐待的牲畜。每天晚上他由書房歸來，必須在祖父屋裏啃些昭明文選龍文類影之類的文章，偶爾還要臨摹碑帖，對些乾澀的聰明對子。打過二更他才無精打彩地回到房裏，昏燈下望見那爲妻的依然沉默地坐着，他也就不言不發地拉開了被沉沉睡去。他原來就是過於早熟的，如今這強勉的成人生活更使他抑鬱不伸。這哪點的孩兒，時常出神發楞，默想着往日偷偷讀過的那些西廂，紅樓這一類文章畢竟都是一團美麗的謊話。事實完全不是如此。

〔進了學校七個月纔使他略微有些異樣，同伴們野馬似的生活，使他多少恢復他應有的活潑，家人纔發現這個文靜的小大人原來也有些癡呆的孩子氣。這突如其來的天真甚至於浮躁，不但引起家裏

長輩們的不滿，連萍房的親屬也大爲驚異，因爲一向是曾家的嬰兒們彷彿生下來就該長滿了鬍鬚，遮着四方步的。戶外生活逐漸對他個巨大的誘惑。他開始愛風，愛日光，愛小動物，愛看人爬樹打獵，甚至愛獨自走到護城河畔放風箏。尤其因爲最近家裏來了這麼一個人類學者的女兒，她居然引動他陪着做起各種頑皮的嬉戲。莫明其妙地他暗自追隨這個明快爽利，有若男孩的女孩子身後，像在黑夜裏跟從一束熊熊的火焰。她和他玩，她喋喋不休地問他不知多少難以回答的有趣的傻話。曾靈心裏開始感覺生命中展開了一片新的世界，他的心裏忽然奔突起來有如一個初戀的男子——事實上他是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他逐漸忘却他那循規蹈矩的步伐，有時居然被她的活潑激動得和她一同跳躍起來，甚至被她強逼着也羞澀澀地和她比武相撲，簡直忘却他已有十七歲的年齡，如他祖父與母親時常告誡的，是個『有家室之累』的大人了。

〔他生得文弱清秀，一若他的父親。蒼白而瘦削的臉上，深溝的黑眼睛有若一泓澄靜的古潭。他穿一身淡色的夾長衫，便鞋，漂白布單褲，眉尖上微微有點汗。〕

露
(突然瞥見他的母親，止住脚) 媽!

文 下學啦？

霆 嗯，爹。

思 （繼續她的牢騷）霆兒，你記着，再窮也別學你姑丈，有本事餓死也別吃丈人家的飯。看住在我們家的袁伯伯，到月頭給房錢，吃飯給飯錢，再古怪也有人看得起。真是沒見過我們這位江姑老爺，屎坑的石頭，又臭又硬！

前院一個女孩的聲音 （愉快地）會霆！會霆！

文 你聽，誰叫你？

前院女孩聲 會霆，會霆！

霆 （不得已只好當着母親答應）啊——

前院女孩聲 （笑喊）會霆，我的衣服脫完了，你來呀！

思 （厲聲）這是誰！

霆 袁伯伯的女兒。

思 她叫你幹什麼？

霆 (有些羞澀) 她，她要潑水玩。

思 (大吃一驚) 什麼，脫了衣服潑水，一個大姑娘家！

霆 (解釋地) 她，她常這樣。

思 (申斥裏藏着嘲諷) 你也陪着她？

霆 (愜然) 她，她說的。

思 (突然嚴峻) 不許去！八月節潑涼水，發瘋了！我就不喜歡袁家人這點，無法無天，把個女兒慣得一點人樣都沒有。

女孩聲 (高聲) 曾——霆！

霆 (應聲一半) 哎！

思 (立刻截住) 別答理她！

霆 (想去告斬她) 那麼讓我(未走一步)——

思（又扯住他）不許走！（對霆）你當你還小嗎！十七歲成了家的人了。你爺爺在你那麼大，都養了家了！（突兀）你的媳婦回來了沒有？

霆（一直很痛苦地聽着她的話，微聲）打了電話了。

思 她怎麼說？

霆（畏縮）不是我打的，我托懷姨打的。

思（怒）你爲什麼不打，叫你去打，你怎麼不打？

女孩聲（幾乎同時）會霆，你藏到哪兒去了？

霆（昏惑地，不知答覆哪面好）懷姨原來就要托她買檀香的。

女孩聲（着急）你再不答應，我可生氣了。

思（看出霆的心又在搖動。霆還沒走半步，立刻氣憤憤地）別動，懷姨叫她買檀香，叫她買去好了。（固執地）我叫你自己給瑞貞打電話，你爲什麼不打？我問你，你爲什麼總是不聽？不聽？

霆（偷偷望一眼，又低頭無語。）

文（悠然長嘆）他們夫妻倆沒話說，就少讓他說幾句，何必勉強呢？凡事勉強就
不好。

女孩聲（高聲大叫）會——霆！

思（突對哪聲音來處）討厭！（轉向文）「勉強就不好，」什麼事都叫你這麼
縱容壞了的，我問你，八月節大清早回娘家，這是哪家的規矩？她又不是不知道
現在家裏景況不好，下人少，連我也不是下廚房幫着張順做飯。（刻薄地）哼，
娘家也沒有錢，可一小就養成千金小姐的脾氣！（對會霆咻咻然）你告訴她，
到哪兒，說哪兒，嫁到我們這讀書的世家，我們家裏什麼都不講究，就講究這點
臭規矩！

〔由通大花廳的門跑進來雄糾糾的袁圓小姐，這個一生致力於「人類學」的學者十分鐘愛的獨
女。她手提一桶冷水，穿着男孩兒的西式短褲，露出小牛一般茁壯的圓腿，氣昂昂地來到門檻上張望。她

滿臉頑皮像，整天在家裏翻天覆地，沒有一絲兒安閒。時常和男孩兒們一同玩耍嘻戲，簡直忘却自己還是個千金的女兒。她現在十六歲了，看起來，有時比這大，有時比這小。論身體的發育，十七八歲的女孩也沒有她這般豐滿，論她的心理，則如夏午的雨雲，陰晴萬變。正哭得傷心，轉眼就開懷大笑，笑得高興時忽然面頰上又掛起可笑的淚珠，活脫脫像一個莫明其妙的娃娃。但她一切都來得自然簡單，率真爽朗，無論如何頑皮，絕無一絲不快的造作之感。

〔她幼年喪母，哺養教育都歸思想「古怪」的父親一手包辦。「人類學」者的家敎和世代書香的會家是大不相同的。有時在屋裏，當着袁博士正聚精會神地研究原始「北京人」的頭骨的時候，在他的圓兒的想像中，小屋子早變成四十萬年前民德爾冰期的森林，她持弓挾矢，光腿赤腳，半裸着上身，披起原來鋪在地下的虎皮，在地板上扮起日常父親描述得活靈活現的猿人模樣。叫鷲奔騰，一如最可怕的野獸。末了一個飛石幾乎投中了學者的頭骨，而學者只抬起頭來，莞然微笑，神色怡如也。這樣的父女當然談不上知道會家家敎中所寶貴的「人情世故」的。有一天大奶奶，瞧見圓兒在鬱熱的夏天傾盆暴雨下立在院中淋雨，跑去好心好意地告訴她的父親，不料一會兒這父親也笑嘻嘻地光着上身拿着

手巾和他女兒在急雨裏對淋起來。這是一對古怪的鳥兒，在大奶奶的眼裏，是不吃尋常的食的。

〔她穿着短袖洋襯衣，膠鞋，短褲。頭髮短短的汗淋的臉上紅噴噴的。〕

圓 (袁圓簡稱) (指着會霆) 會霆，好，鬧了歸齊，你在這兒！(說着就提起那桶水)

笑嘻嘻地追趕上去，弄得會霆十分困窘，在母親面前，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

霆 (大叫) 水水！(不知不覺躲在父親後面。)

思 (驚吓) 涼水澆不得！(拉住她) 袁小姐我問你一句話。

圓 (回轉身，笑喝喝地) 什麼？

思 (隨嘴亂問) 你父親呢？

圓 (放下水桶，故意沉穩地) 在屋裏畫『北京人』呢。(突然大叫一聲貓捉耗

子似的把會霆捉住) 你跑看你跑到那裏！

霆 (笑得狼狽) 你，你放掉我。

圓 (興奮地) 走，我們出去算賬。

思 (大不高興) 袁小姐!

圓 走!

文 (笑嘻嘻地) 袁圓, 你要一個東西不?

圓 (突想起來, 不覺放掉會箋) 啊, 曾伯伯, 你欠了我一個大風箏, 你說你有, 你給我找的。

文 (笑着) 秋天放不起風箏的。

圓 (固執) 可你答應了我, 我要放, 我要放!

文 (微笑) 我倒是給你找着一個大蜈蚣。

圓 (跳起來) 在哪兒? (伸手) 給我!

文 (不得已) 蜈蚣叫耗子咬了。

圓 (黠巧地) 你騙我。

文 有什麼法子, 耗子餓極了, 蜈蚣上的漿糊都叫耗子吃光了。

圓 (頓足) 你看你! (眼裏要掛小燈籠。)

文 (安慰) 別哭, 別哭, 還有一個。

圓 (淚光中閃出一絲笑容) 噯, 我不相信。

文 霆兒, 你到書房 (指養心齋) 裏把那個大金魚拿過來。

霆 (幾乎是跳躍地) 我拿去。

思 (吼住他) 霆兒, 跳什麼?

[曾霆又抑壓自己的歡欣, 大人似的走向書齋。]

圓 (追上去) 曾霆! (拉着他的手) 快點, 你! (把他拉到書齋裏, 瞥見那隻五顏

六色上面有些灰塵的風箏, 忍不住驚喜地尖叫一聲) 啊, 這麼大! (立刻就要搶過來。)

霆 (臉上也浮起異常興奮的笑容, 顫抖地) 你別拿, 我來! (舉起那風箏。)

圓 (爭執) 你別拿, 我來!

霆 你毛手毛脚地弄壞了。

圓 (連喊) 我來！我來！我來！你爹爹爲我糊的。

〔二人都在爭搶着那金魚。〕

思 (同時) 霆兒！

霆 (喘着氣喊) 不，不，(目不轉睛望着她，興奮而快樂地和袁圓爭搶，十個蒼白得幾乎透明的手指握着那風箏的竹篾，被圓兒粗壯的手腕左右搖甩，幾乎按不住那風箏。)

圓 (同時不住地叫) 我來，我來！

霆 (驀然大叫一聲，放下那風箏，呆望自己流血的手指。)

圓 (吃一驚) 怎麼？

思 (埋怨) 你看！(走到他面前申斥) 你看出了血了！

文 (望着霆) 扎破了？

霆 (握着手指) 嗯。

圓 (關懷地) 痛不痛?

霆 (惶惑) 有一點。

思 (拉着霆) 快去，上點七釐散。

圓 (滿有把握地) 不用! (陡然低下頭吮吸他手上的傷口。)

霆 (吃了一驚) 啊! (一陣感激的興奮在臉上掠過，他忸忸地拒絕母親的手)

媽，不用了，媽——

圓 (唾出一口涎水，愉快地把他的手放開) 得，還痛不痛?

霆 (忽然低聲) 不痛了。

圓 (指着那受傷的手指，彷彿對那手指說話) 哼，你再痛，我一斧頭把你砍下來。

文 (開玩笑地) 好兇!

圓 (突然由地上提起那桶涼水。)

思 震
（同時緊張）啊！

圓 （對震笑着）饒了你，這一桶水，我不潑你了。（推着他）走，我們放風箏去。（震立刻順手拿起風箏）再見！會媽媽。

〔圓兒跳跳蹦蹦地推着曾靈出了門，水灑了一地。〕

思 震兒！

文 （解勸地）讓他們去吧！

思 你別管（對外）震兒！

〔靈兒只好又從外面走進來，後隨那莫明其妙的袁圓。〕

震 （望着母親。）

思 （端起那碗參湯）把這碗參湯喝了牠，你爹不喝了。

圓 （圓眼一睜，驚訝地羨慕）參湯！

震 我不喝！

思 (厲聲) 喝掉!

靈 (拿起就喝了一口, 立刻吐出) 真的壞了。

思 胡說! (自己拿過來嘗了一口, 果然覺得口味不對, 放下) 哼!

[這時袁圓頑皮地向靈招手, 又輕悄悄顛着脚步推着靈的背走出。靈邁出門檻, 袁圓只差一步——]

思 (忽然) 袁小姐!

圓 (吃一驚) 啊! (回頭。)

思 你過來!

圓 (走過來) 幹什麼?

思 (滿臉笑容) 今天我們家裏, 請你同你父親一同過來過節, 你對他說過了麼?

圓 (白眼) 請我們吃中飯?

思 (異常討好的神色) 啊, 特爲請你這位頂好看的袁小姐。

圓 (楞頭楞腦) 你胡扯! 你們請的爸爸跟袁小姐, 我知道。

思 哪個說的？

圓 (自負) 江姑老爺跟我都說了。

思 (和顏悅色) 那麼你想要新媽媽不？

圓 我沒媽媽，我也不要。

思 (勸導地) 有媽好，你喜歡憐小姐做你的媽媽不？

圓 (莫明其妙) 我？

前院子裏會響的聲音 | 袁圓，快來，有風了！

圓 (冷不防遞給思一個紙包) 給你！

思 (吃了一驚) 什麼？

圓 爸爸給你的房租錢！

[袁圓由通天客廳門跑下。]

思 (鄙惡) 這種孩子，真是沒家教！

文（不安地）你，你跟江泰鬧的什麼把戲？你們要把懷方怎麼樣？

思（翻翻眼）怎麼樣？人家要嫁人，人家不能當一輩子老姑娘，侍候你們老太爺一輩子。

文 她沒有說，你們怎麼知道她要嫁人？

思（嘴角又咧下來）看不出來，還猜不出來！我前生沒做好事，今生可要積積德，我可不想坑人家一輩子。

文 嫁人當然好，不過嫁給這種整天就懂研究死人腦袋壳的袁博士——

思 她嫁誰有你的什麼？你關的什麼心（惡毒地）你老人家是想當賠房丫頭一塊嫁過去，好成天給人家端硯台拿紙啊，還是給人家鋪牀疊被到了晚上當姨老爺啊？

文（氣憤）你是人是鬼，你這樣背後欺負人家？

思（也怒）你放屁！我問『你』是人是鬼，用着你這樣偏向着人家！

文 她是個老姑娘，住在我們家裏侍候爹這麼些年——

思 （索性說出來）我就恨一個老姑娘死拖活賴住在我們家裏，成天畫圖寫字，

陪老太爺，彷彿她一個人頂聰明。

文 唉，反正我要走了，只要爹爹肯，你們——

思 他不肯也得肯，一則家裏沒有錢，連大客廳都租給外人，再也養不住閒親戚，再

則（斜眼望着他，刻薄地）人家自己要嫁人，你不願意她嫁呀——

文 （忍無可忍，急躁）誰說我不願意她嫁？誰說我不願意她嫁？誰說不願意她嫁？

思 （一眼瞥見憐小姐由養心齋的小門走進來，恰如貓弄老鼠一般地詭笑起

來）別跟我吵，我的老爺，人家憐小姐來了！

〔憐方這個名字是不足以表現進來這位蒼白女子的性格的。她也就有三十歲上下的模樣，出身在

江南的名門世家，父親也是個名士。名士風流，身後非常蕭條；後來寡母棄世，自己的姨母派人接來，從此就遵守母親的遺囑，長住在北平會家，再沒有回過江南。曾老太太在時，婉順的憐小姐是她的愛寵；這個

剛強的老婦人死後，憐方又成了她姨父曾老太爺的拐杖，他走到哪裏，她必帶隨到哪裏。在老太爺日漸衰頹的暮年裏，憐方是他眼前必不可少的慰藉，而憐方的將來，則渺茫如天際的白雲，在悠忽的歲月中，很少人爲她懇切地想一想。

〔見過她的人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宛若一片明靜的秋水，裏面鑿然可見清深瀟灑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着豐富的寶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豐富的寶藏也坦白無餘的流露出來，從不加一點修飾。她時常幽鬱地望着天，詩畫驅不走眼底的沉滯。像整日籠罩在一片迷離的秋霧裏，誰也猜不出她心底壓抑着多少苦痛的願望與哀思。她是異常的緘默。

〔伶仃孤獨，多年寄居在親戚家中的生活養成她一種驚人的耐性，她低着眉頭，聽着許多刺耳的話。只有在偶爾和文清的詩畫往還中，她幾乎不自知地淡淡洩出一點抑鬱的情感。她充分了解這個整日，在沉溺中生活着的中年人。她哀憐他甚於哀憐自己。她溫厚而慷慨，時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撫愛着和她同樣不幸的人們。然而她並不懦弱，她的固執在她的無盡的耐性中時常倔強地表露出來。

〔她的服飾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藍毛織織着淡灰斑點的蓆旗袍，寬大適體。她人瘦小，圓臉，大眼

睛，鵲看法法的，十分動人矜惜。她已過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閨秀的幽麗，說話聲音溫婉動聽，但多半在無言的微笑中靜聆旁人的話語。

思

（對着憐小姐，滿臉的笑容）你看，憐妹妹，你看他多麼厲害，臨走臨走，都要惡兇兇地對我發一頓脾氣，（又是那一套言不由衷的鬼話）不知道的，都看我這樣子像是有點厲害，在家裏不知道怎麼惡呢！知道的，都明白，我是個受氣包：我天天受他（指文）的氣，受老爺子的氣，受我們姑奶奶姑老爺的氣，（可憐的委曲樣）連兒子媳婦的氣我都受啊！（親熱地）真是，這一家人，就是憐妹妹你，心地厚道，一個人待我好，待我——

憐

（莫明其妙諦聽這潮湧似的話，恬靜地微笑着。）

文

（忍不住，插進嘴去）爹起來了？

〔思才停止嘴。屋裏頓時安靜下來。〕

憐

（安祥地）姨父早起來了。（望見地上那張破碎的山水，彎身拾起）這不是

表哥畫的那張畫？

思（又叨叨起來）是呀，就因為這張畫叫耗子咬了，他老人家跟我鬧了一早上啦。

憐（衷心的善意）不要緊，我拿進去給表哥補補。

文（謙笑）算了吧，值不得。

思（似笑非笑對文眴視一下）不，叫憐妹妹補吧。（對憐）你們兩位一向是一唱一和的，臨走了，也該留點紀念。

憐（聽出她的語氣，不知放下好，不放下好，聳嘴）那我，我——

文（過來解圍）還是請憐妹妹動動手補補吧，怪可惜的。

思（眼一翻）真是怪可惜的。（自嘆）我呀，我一直就想着也有憐妹妹這雙巧手，針線好，字畫好。說句笑話，（不自然地笑起來）有時想着想着，我真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微笑的眼光裏突然閃出可怕的惡毒）把你這兩隻巧手（狠

重) 斫下來給我接上。

慄 (驚恐) 啊! (不覺縮進去那雙蒼白的手腕。)

文 你這叫什麼笑話。

思 (得意大笑) 我可是個粗枝大葉, 有嘴無心的人。(拿起慄小姐的手, 輕輕撫弄着) 慄妹妹, 你可別介意啊, 我心直口快, 學不出一點文縷縷的秀氣樣子, 我常常跟文清說 (邪睨着文清) 我要是個男人, 我就不要像我這樣的老婆, (更親昵地) 慄妹妹, 你說是不是你說我——

〔正當着慄方惶惑無主, 不知如何答覆的時候, 曾瑞貞——大奶奶的兒媳婦——提着一大包檀香木和柱香由通大客廳的門慌慌走進來。

〔曾瑞貞只有十八歲, 却面容已經看得有些蒼老, 使人不相信她是不到二十的年青女子。她無時不在極度的壓抑中生活, 生成一種好強的心性, 反抗的根苗雖然藏在心裏, 在生人前口上決不洩露一絲痕迹。眼神中望得出抑鬱, 不滿, 怨恨。嘴角總綳得緊緊的, 不見一絲女人的柔媚。她不肯塗紅抹粉, 也不願

穿鮮豔的衣裳，雖然屢次她的婆婆，這樣吩咐她，當她未如她的意時，爲着這件事罵她。

〔當她無端遭她婆婆猖狂辱罵時，她只是冷冷地對着。她並不懼怕，彷彿是故意地對她漠然。她決不在她所厭惡的人的面前哭泣，示出自己的怯弱，雖然她心裏是憂苦的。在孤寂的空房中，她念起日後這漫漫的歲月，有時痛不欲生，幾要自殺，既而又憤怒地想定：這幽靈似的門庭必須步出，一個女人，該謀尋自己的生路。〕

〔當她還在十六歲的時候——想起來，彷彿隔現在有幾十年——她進了中學祇有二年，就胡裏胡塗地被人送進了這個精神上的樊籠。在這個書香門第裏，她彷彿在短短一個夜晚從少女的天真的憧憬中趕出來，驟然變成了一個充滿了憂慮的成年婦人。她這樣快地飽嚐到作人的艱苦和憂鬱的沉默，使她以往的朋友們驚嘆一個少女怎會變得這樣突然。她的小丈夫和她談不上話來。她又不屑於學習那諂媚阿諛的妾婦之道來換取婆婆的歡心。她勉強做着曾家孫媳婦應守的繁縟的禮節。她心裏知道長久生活在這樣環境中是不可能的。〕

〔在佈滿愁雲一般的家庭裏，只有嬸姨是她的朋友。她間或在她面前默默流着眼淚，她也同情憐惜。〕

着懷姨嚶嚶隱泣時發自衷心的哀痛。但她和懷姨是兩個時代的婦女。她懷抱着希望，她逐漸看出她的將來不在這狹小的世界裏，而懷姨的思想情感却跳不出曾家的圍欄。她好讀書。書籍教她認識現在的世界，也幫她獲得幾個熱心爲她介紹書籍以及幫助她認識其他方面的誠懇朋友。這一方面的生活她只偶爾講與懷姨聽，曾家其他的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這些天她的面色不好，爲着突如其來的一種身體上的變化，她的心裏激蕩着可怕的矛盾。她寢饋不安爲着一個未來的小小的生命，更深切地感到自己懵懵懂懂在這個家庭是怎樣不幸，更想不明白爲什麼嫁與這個小人，目前又將糊糊塗塗爲這個小人添了一個更小的生命。爲着這個不可解決的疑難，她時常出門，她日夜愁思要想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她進門有些猶疑。她曉得她穿的顏色暗澹的衣服先使婆婆看着不快。〕

瑞 (會瑞貞簡稱) 媽爹!

思 (嘲弄地) 居然打電話把您請回來啦。我正在跟懷姨說，想叫輛汽車催請呢。

瑞 我，我身上有點不舒服。

思（刁攢古怪地尖聲笑着）難道這兒不是家？我就不能侍候您少奶奶啦。

懷（替瑞貞說話）表嫂，她是有一點不舒服。

思（勉強的問）好了沒有？

瑞（低聲）好了。

思（狠狠看了她一眼）請吧，我怕你——快敬祖宗去吧。

瑞（就轉身向養心齋走）

思（滿面笑容對懷）我這個人就是心軟，頂不會當婆婆了。一看——（突然轉

身對瑞）喂，瑞貞，你怎麼連你爹都不叫一聲就走了。

瑞叫過了。

思（嫌她頂撞，登時沉下臉對文）你聽見了？（不容文答聲，立刻轉對瑞）我沒

聽見。

瑞（冷冷望着她，轉又對文）爹爹！

文 (不忍) 快走, 快走吧!

思 (對瑞) 慄姨呢?

瑞 (機械地) 慄姨。

思 (對慄又似謙和又似示威地陰笑) 你看我們這位少奶奶簡直是一點規矩也不懂。(轉對瑞非常慈祥的樣子) 你還不謝謝慄姨, 慄姨疼你, 剛才電話是

慄姨打的。

瑞 謝謝慄姨。

思 你知道霆兒從學校回來了麼?

瑞 知道。

思 你看見他跟袁小姐放風箏了麼?

瑞 (低聲) 看見了。

思 (對慄指着瑞) 您聽, 有這種傻人不知道了, 也看見了。(忽然轉對瑞) 那你

爲什麼不趕緊回來看（讀陰平，『守』着的意思）着他。（自以爲聰明的告誡）別糊塗，他是你的男人，你的夫，你的一輩子靠山。

文（寂寞地）小孩子們，一塊玩玩，你總是大驚小怪地說這些話。

思（故意）誰大驚小怪，你就會替這種女人說偏心話。（不自主地往慷方身上一瞟）這種女人看見就知道想勾引男人，心裏頂下作啦。瑞貞你收拾好神桌，趕快叫霆兒穿馬褂敬祖宗，少跟那個瘋小姐混。

〔瑞又提起那一大包檀香木和柱香。〕

思 回來，哪個叫你買這些檀香木？

瑞（不語）

慷（低聲）表嫂——

思（伴未聽見，仍對瑞）你發財啦，誰叫你買這麼一大堆廢東西？哪個那麼討厭，多事？

愔（鎮靜地）是我，表嫂。

〔靜默。〕

〔瑞山養心齋小門下。〕

思（沉悶中笑出來）哎，真是的，你看我這個人，可不是心直口快，有口無心。莽張飛，心裏一點事都存不住。（似乎是抱歉）哎，我要早知道是愔妹吩咐的——

愔（沉靜）姨，姨父說買來爲晚上自己唸經用的。

文 爹前幾天就說要人買了。

思（順嘴人情）我們這位老太爺，就是脾氣怪，難侍候。早對我吩咐下來，不早就買啦。（又親熱地）哎，愔妹妹，你不知道，文清跟我多麼感激你。這家裏要沒有你，老太爺不知道要對我這做兒媳婦的發多少次脾氣啦。（非常關心的口氣，低聲）昨天晚上是老太爺又不舒服了吧？

愔（微領首）嗯。

思（對文得意地）你看，可不是（對憐）我就聽老爺子屋裏『喀兒喀兒』直咳嗽。我就跟文清說『可憐，老爺子大概又在氣喘呢！』（滿臉憂慮的神氣）我一聽就翻來覆去睡不着，我直推着文清說『你聽，大半夜了，憐妹妹還下廚房拿水，給爹爹灌湯婆子呢。真是的……』

文 爹爹犯什麼病？

憐（無力地）腿痛，要人捶，他說心裏頭氣悶。

思（口快）那一定是——

文（怨艾地）於是他老人家就叫你捶了一晚上？

憐（悲哀的微笑）捶捶，姨父就多睡一會。

思（驚訝）啊，怪不得一早上我看見憐妹還在捶呢。

文（深沉的同情）那麼，你到現在還沒有睡？

思（擡起舌頭）通宵不睡覺怎麼成！（疼惜的樣子）哎，你怎麼不叫我來替呀。

真是的，快回屋睡一會。（推着憐）你體子又單薄，哪經得住熬夜。（一肚子的關懷的心腸）哎，這是怎麼說的。走，我的好妹妹，睡一會，回頭真病了，我真要急死啦。

憐（哀婉地）不用，我睡不着。

思 文清，你看真是再沒有比憐妹再孝心的人了。我就愛憐妹這樣的脾氣，（對着憐方誇讚）不說話，待人好，心地厚道，總是和和氣氣，不言不語的。（忽轉對文）文清，我要是男的，我就娶憐妹這樣的人，一輩子都是福氣。

文（解救）憐妹，你不是給爹爹拿參湯的麼？

憐 哦，是的。

思 你早說呀，我早就預備好了。（端起那碗參湯）

文 剛才寔兒不是說這碗參湯——

思 你少聽他胡扯。咳，還是我熱熱拿去吧！（笑嘻嘻）這纔叫作「醜媳婦也得見

公婆呢！』再醜再不愛看，也是沒法子啦。（走了兩步，回頭）哦，廚房那兩碗菜是不是你做給文清在路上吃的？

儂 啊—— 噫——

思 （尖刻）文清，你看你多福氣，儂妹待你多好啊！臨走臨走，儂妹一夜沒睡，還趕着做兩碗菜給你吃，你還不謝謝！

〔思笑着由養心齋小門走下。〕

〔靜默，窗外天空斷斷續續地傳來愉快的鴿哨響。〕

文 （感愧的眼光滿眼含着淚，低聲）儂方，我——

儂 （低頭不語）

文 （望望她也低下頭，啞嘴）陳奶媽來，來看我們來了。

儂 （忍着自己的哀痛）她，她在前院。

〔思驚然又從書齋的小門匆忙探出身來。〕

思（滿面笑容，招手）文清，陳奶媽在外面找你呢。你快走了，還不跟她老人家說

兩句話來呀，文清！

〔陳方望着文清，毫無生氣地隨着思懿由書齋小門下。

〔冷冷的鴿哨響。

〔磷磷石道上獨輪水車，單調的輪軸聲。

〔遠處算命瞎子悠緩的銅鈺聲。

〔一兩句遙遠市街上的「酸梅的湯兒來……」

〔榛佇立發癡，驀然坐在一張孤另另的矮凳上嚶嚶隱泣起來。

〔微風吹來，響動着牆上掛的畫。

外面圓兒的聲音（放着風箏，拍手喊）飛呀，飛呀，向上飛呀！

〔陳奶媽帶着小柱兒由大花廳通前院的門走進來。小柱兒目不轉睛地回頭望着半空中的紙鳶，

光迎面射着一張通紅的圓臉。

陳 憐小姐

小柱兒（情不自禁，拍手）奶奶，金魚上天了！金魚上天了！（指着窗外的天空）

惜大叫）哎呀，金魚又從天上摔下來了。金魚——

陳（望見憐方獨自在哭，回首，低聲）別嚷嚷，你出去看去吧！

〔小柱兒喜出望外，三腳兩步走出去。陳奶媽悄悄走到憐方面前。〕

陳（緩緩地）憐小姐，你怎麼啦？

憐（低頭）我——（又低聲抽咽。）

〔半晌。〕

陳（嘆了一口氣，憐惜地把手放在她微微在抽動着的肩上）憐小姐，別哭了，我

走了大半年了，怎麼我回來你還是在哭呀？

憐（抬頭）我真是想大哭一場，奶媽，這樣活着，是幹什麼呀！（撲在桌上哭起來。）

陳（低下頭，眼淚幾乎也流下來）別哭了，我的憐小姐，去年我就勸你多少次了。

(沉痛地)嫁了吧，還是嫁人好。就是給人填房都好。(一面擦着自己的淚水，一面強笑着)我可說話沒輕沒重的，一個大姑娘在姨父家混一輩子成怎麼會事啊。(慄又隱泣起來)好歹嫁了吧，我的慄小姐，人家的家總不是自己的家呀！(慄哭出聲來，陳低聲秘密地)那位袁先生我剛才到前院偷偷相了一下，人倒是——

慄 (抽咽)奶媽，你別說這個。

陳 (溫慈地)是，八字都拿去合了麼？

慄 (懇求她不要再說下去)奶媽。

陳 (搖頭)我們這位大奶奶是不容人的。我看，清少爺，可憐，天天受她的氣，我一想起來，心裏真是總說不出的心疼啊。(憂傷地)哎，世上真是沒有如意的事啊，你看，你跟清少爺，你們這一對——

[瑞貞由養心齋小門匆忙上。]

瑞 慄姨，爺爺叫你。

慄 哦！（忙立起身，擦擦眼睛，就低首向書齋走。）

瑞 爺爺在前面廂房裏，（慄又低頭轉身向通大客廳的門走，瑞看出她在哭，就隨

在後面，低聲）慄姨，你——（慄依然低頭向前走。）

〔後院大奶奶在喊——

後院大奶奶聲 瑞貞！

瑞 （停步應聲）哎！

後院大奶奶聲 （尖厲）你又跑到哪兒去了，瑞貞？

瑞 在這兒！（依然隨着慄後面走。）

慄 （在大客廳門檻上停步）你去吧！

瑞 不，（慄又走，二人走進大客廳內，慄先由通前院的門走出去。）

〔大奶奶由養心齋小門上。

思 瑞貞，你——（瞥見陳奶媽）啊，陳奶媽，（滿臉笑容，指着後院）快去吧，你的

清少爺正到處找你呢！

陳 （喜不自禁）清少爺哪兒？

思 院子裏。

〔陳又非常高興地顛巍巍地由書齋走下。瑞從通大客廳的門悄悄走上來。〕

瑞 媽。

思 （狠狠釘着她）你耳朵聾了！（四下一望）我叫你喊的人呢！

瑞 我——

思 （厲聲）滾死人！瑞低首由她面前走過，切齒）看你那死樣子，（頓足）你怎麼不死啊！

〔瑞默默由書齋小門下。〕

思 （同時走到大客廳喊）霆兒，霆兒！

〔霆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上。

霆 (一臉汗) 媽。

思 (責備, 冷冷地) 媽叫你, 知道麼?

霆 (歎笑) 知道。

思 (氣消了一半) 快穿好袍子馬褂, 給祖先上供去! (霆立刻轉身向書齋走, 思一手拉住他, 異常和藹地) 孩子, 以後你別跟那個袁小姐玩, 野姑娘, 沒規沒矩的。(一半鼓勵, 一半洩憤的樣子) 你要是嫌瑞真不好, 你中學畢了業, 我給你再娶一個。好好唸書, 爲你媽媽掙氣, 將來——

〔霆正聽得不耐煩時, 張順由左邊姑老爺的臥室走出。霆乘機由書齋小門溜下。

左面臥室內 (門開時) 混蛋滾滾! (砰地門隨着關上。)

思 什麼事, 張順?

張 (也氣呼呼地) 大奶奶, 張順想跟您請長假。

思 又怎麼啦？

張 (指手畫脚) 我侍候不了這位姑老爺，一天百事不做，專找着我們當下人的祖宗八代地亂捲。(「罵」的意思。)

思 (憤憤) 他是條瘋狗，跟他一般見識幹什麼？

張 (盛氣難息) 不，您另找人吧，我每天搪賬不必說——

〔突然又由隔壁傳來一聲「混賬！」一個女人喊着說：「你別去別去！」男人暴叫：「撒開手，我要見她！」〕

思 (彷彿感到什麼，立刻低聲) 張順，這邊來說，讓他來喊去。

〔張隨着大奶奶由書齋內小門走出。〕

〔同時幾乎一陣闖進來的是扭持着的姑老爺和姑太太。江泰登時甩開手，曾文彩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手握着一束鈔票，氣呼呼地亂指。〕

〔姑老爺江泰是個專攻「化學」的老留學生，到了北平，就縱情歡樂，儘量享受北平舒適的生活，幾

平和北平土生的公子哥兒的神氣，毫無二致。他有三十七歲，神色帶着幾分潦倒模樣。人看來是很精明的，却彷彿走到社會裏就比不過與他同樣聰明的朋友們。以是他時時刻刻想估些小便宜，而總不斷地在大處吃了人的虧。他心地並不算奸惡，回國後，頗想大大發展一下。他不知爲什麼拋棄本行，洋洋自喜地做了官。做了幾次官都不十分得意，在最後一任裏，他拉下很大的虧空，並且據說有侵吞公款的嫌疑，非常不名譽地下了任。他沒剩多少錢，就和太太寄居在丈人家裏，成天牢騷滿腹，喝了兩杯酒就在丈人家裏使氣。人愈窮，氣愈盛，拍桌罵人，摔碟子，摔碗是常有的事。

（但他也不是沒有可愛的地方，他很直率，肯說老實話，有時也很公平，固然他常欺蔑他的病妻，在太太偶爾高興，開始發兩句和他不同的議論的時候，他總是輕蔑地對她說：『你懂得什麼？』他還有一件長處，北平的飯館戲園各種遊樂的場所他幾乎處處知道門路。而且他最講究吃，他是個有名的饕餮，精於品味食物的美惡，舉凡一切烹調祕方，他都講得頭頭是道，說得有聲有色，簡直像一篇袁子才的小品散文，他也好吹噓，總愛跨顯過去他若何的闊綽豪放，怎樣得到朋友們的崇拜和稱讚，有時說得使人難以置信。

〔通常他是無時無刻不在談着發財的門徑的。但多半是紙上談兵的淡話，只圖口頭上快意，決不想到實行。只有一次，他說要辦實業，想開一個一本萬利的肥皂廠，就在曾家的破花窖裏砌爐舉火，剋日動工，熬開一大鍋黃澄澄的濃湯，但製成時一塊塊膩子軟幾幾的像牛油，原來他的化學教科書不好，那節肥皂的製造方法，沒有寫明白，於是那些鍋兒竈兒就一直扔在破花窖裏，再沒有人提。〕

〔經過這一次失敗後，有一陣他絕口不談發財。但不久躲在房裏又忍不住和他的妻輕輕嘆息說：「總有一天我能發明一種像萬金油似的藥，那我就——」於是連續地他又有許多發財的夢，但始終都是夢，看相批命也不甚靈，命中該交財運的年頭，事實都不如此。最近他纔忽然想起一個巨大的計劃，他要經商，他勸他丈人拿錢到上海做出口生意，並且如果一時手下不便，可以先賣了房子，做爲營利的資本。但他的岳父照例地以爲不可。却又怕他的「姑老爺」的脾氣發作，就對他唯唯否否，弄得他十分不快。〕

〔他身材不高，寬前額，豐滿的鼻翼，一付寬大的厚嘴唇，唇上微微有些黑髭，很漂亮的。他眼神有些浮動，和他舉止說話一樣。〕

〔他穿一套櫻色西服，貨料和剪裁都好，領帶拖在前面。一綰頭髮在頂上翹起來，通身上下都不整齊。〕他的夫人曾文彩有三十四歲，十年前是一位有名嬌滴滴的嫩美人，溫厚嫻靜，婚後數年頗得他丈夫的寵愛。後來一直臥病，容顏頓改，人也憔悴瘦弱，臉色比曾家一般人還要蒼白，幾乎一點也看不出昔日的風韻。她非常懦弱，任何事她都拿不定主意。在舊書房裏讀了幾年書，她簡直是崇拜她的丈夫，總是百依百順地聽她丈夫的吩咐，甘心受着她丈夫最近數年的輕蔑和欺凌。病久了，她進門有些顫抖，唇慘白失色，頭髮微亂，她穿一件半舊藍灰色羽紗旗袍，青緞鞋也有些破舊。

彩（曾文彩簡稱）（哀求他）你這樣去，成什麼樣子？

江（江泰簡稱）（睜圓了眼）給他錢，什麼樣子住房，給房錢，吃飯，給飯錢。

彩（怯弱地）你不要這麼嚷，弄得底下人聽見笑話。

江（憤慨）這有什麼可笑話！給完了錢，我們就搬家。（舉起那鈔票亂甩，怒喊）

我叫你給他錢，你爲什麼不去？（拔步就走）我自己去交給你父親！

彩（死命拉住他，顫抖像一隻將死的蝴蝶）江泰，你給我留點面子，這是我的

娘家！

〔思懿偷偷由書齋小門冒出頭竊聽。〕

江（唾了一口涎水）娘家，我看還不及住旅館有情份呢。（指着後院）老頭死了，你要是拿他一個大錢，我立刻就跟你離婚。

彩（哀訴地）你從哪兒聽的這些閒話？哪個告訴你說嫂嫂嫌我們住在此地，又是誰說你想着你岳父的錢哪？

江（傲慢地）奇怪，我貪這幾個錢？（憤恨）你們家裏的人一個個都是混蛋，小人，沒見過錢的，第一你那個大嫂！

彩（低聲，怯懼地）你喊什麼？她說不定就在隔壁！

江（痛快淋漓）我喊，我就是給她聽，看她怎麼樣？看她敢怎麼樣？我要打死她，我要一槍打死她！

〔大奶奶先真要挺身而出，聽見這麼可怕的恐嚇，又悄悄退回去。〕

彩（嘆息）再怎麼說也是親戚。

江 什麼親戚？（牢騷滿腹）親戚是狗屎！我有錢，我得意的時候，認識我。沒有錢，下了台，你看他們那付鬼臉子！（愈想愈恨）混帳！借我錢，買田產的時候，你問問他們記得不記得？我叫他們累得丟了官，下了台，你問問他們知道不知道？昨天我就跟老頭通融三千塊錢，你看老頭——

彩（連忙）回頭我跟爹說！

江（怒衝衝）你不要去！你少給我丟臉！你以為你父親吃齋唸佛就有人心麼？傷天害理，自己的棺材抬在家裏，漆都漆好了，偏把人家老姑娘坑在家裏，不許嫁人！

彩（弱聲弱氣）你不要這樣胡說！

江 哼，（凶橫地）我問你，他怕死不怕死？

彩（枯笑）老人家哪個不怕死？

江 那麼，他既然知道他要死了，爲什麼屢次有人給憐小姐提婚，他總是東不是西，不是挑剔，反對？

彩 （忠厚地）那也是爲她好。

江 （睜圓眼睛）你胡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自私！一句話，眼不見爲淨，我立刻走！我立刻就滾蛋，滾他媽的蛋！

〔靈由書齋小門上。

選 姑姑，姑丈，爺爺請您們二位敬祖去。

江 我不去。

彩 靈兒，你別聽他的，我們就去。

選 媽說等着姑姑跟姑丈點蠟呢。

江 我不去，我江家的祖宗還沒有祭呢。

彩 （哀懇地）走，把衣服換了，穿上袍子馬褂！

〔黛方由書齋小門上。她手裏拿着一包嬰兒的衣服。〕

黛 (找着) 瑞貞呢!

彩 不在這兒。

黛 表姐夫還不去，姨父都在祖先堂屋等着呢!

彩 (幾乎是乞憐) 看我的份上，你去一蹓吧!

江 (翻翻眼) 你告訴他我沒有工夫侍候。

〔江頭也不同，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下。〕

彩 (追在後面) 江泰，你別走，你聽我說。

〔彩追下。〕

〔黛欲由大客廳走出去。〕

黛 (哀懇地) 黛兒，你別走。

黛 黛姨。

悽 你——（欲說又止）

霆 什麼？

悽 （終於）你爲什麼不跟瑞貞好呢？

霆 （不語）

悽 （沉重）你們是夫妻呀。

霆 （痛苦地）您別提這句話吧。

悽 譬如她是你的妹妹，你忍心成天——

霆 （哀懇地）悽姨！

〔他們覺得有人來，回頭看見瑞貞低着頭彷彿忍着極端的苦痛，匆匆由書齋小門走進。〕

瑞 （抬頭，突然望見霆）哦，你，你在這兒。

悽 （立刻）你們談談吧。（急向大客廳那面走。）

〔前院袁園在叫——〕

圓的喊聲 快來呀，曾霆！

〔霆原來與瑞相對無語，聽見喊聲，立刻搶在憐方的前面，疾步走進大客廳。

憐 霆兒，你——

〔霆不回頭，忙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走出，憐回過頭，臉上罩滿哀傷，慢慢向瑞真走來。

瑞 憐姨！（撲在憐的懷裏哭泣起來。）

憐 （低聲撫慰）不要哭，瑞真。

瑞 （忍不住地抽咽）我，我，我不。

憐 （拉着她）我看你回屋躺一躺去吧。

瑞 （搖頭）不，他母親還叫我侍候開飯呢？

憐 （不安地探問着）你怎麼一早就出去了？

瑞 我有，有點事。

憐 （摸着她的臉，哀憐地）我看你睡一會吧，你的眼通紅的。

瑞（慘悽）不，那他母親更要以為我是裝病了。

慷（同情地）你還吐麼？

瑞 還好，

慷（無意地）瑞貞，還是讓我，我替你說了吧。

瑞（堅決）不，不。

慷 那麼先告訴霆兒吧。

瑞（抑鬱）他懂什麼？他是個孩子。

慷（勸解）可為什麼不說呢？

瑞（搖頭）慷姨，你不明白。

慷（不了解）為什麼呢？（欣悅之色）這又不是什麼怕人曉得的事。

瑞（痛苦地望着慷方）慷姨，我要是能像你一樣，一輩子不結婚多好啊。

慷（哀靜地凝視）你怎麼說些小孩子話？

瑞 (痛心) 慄姨，我們是小孩子啊，到了年底我十八，曾霆才十七呀。我同他糊糊

塗塗叫人送到一處。我們不認識，我們沒有情感，我們在房裏連話都沒有說的。過了兩年了，(痛苦地)可現在，現在又要——

慄 (淳厚地) 那你的爺爺才喜歡呢。

瑞 是呀，慄姨，我就是問爲什麼呀？爲什麼爺爺要抱重孫子，就要拉上我們這兩個可憐蟲再生些小可憐蟲呢？

慄 (安慰) 人家說有了小孩就好了，有了小孩夫妻的情感就會好了的。

瑞 (沉重地搖著頭) 不，慄姨，我不相信，我們不會好的。(肯定) 即便會遷又待我好，我在這樣的家庭也活不下去的。(憎惡地) 我真是從心裏怕看見這些長輩們的臉哪，(拉着慄的手) 慄姨，如果這家裏再沒有你，我早就死了。

慄 (感動地) 不要這麼說話。你還小，生了小孩子大家就高興了。

瑞 (哀愁) 慄姨，怎麼會高興？杜家的賬到現在沒法子還，爺爺都說要賣房子——

憐（低頭）嗯。

瑞 多一個就多一個負擔，會連中學都還沒畢業。

憐（慈愛地笑着）不要像個小大人似的想下去了，活着吃苦不爲着小孩子們，還爲什麼呢？毛毛生下來，我來替你喂。我來幫你，不要怕，真到了沒路可走的時候，我母親還留下一點錢，我們還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

瑞（十分感動）憐姨，你的心真是——

憐（高興得流眼淚）那麼，瑞貞，我一會兒替你說了吧，我替你告訴，先告訴表嫂，她想着要抱孫孫，就不會待你那樣了。

瑞（連忙）不，不，你不懂，我就不願意告訴我這位婆婆。不，不，你千萬誰也不要告訴（激動地）憐姨，只有你，只有你——啊，憐姨，我心裏亂慌慌的，昨天晚上我夢見我的母親又活起來了，我還在家裏當女孩子，（痛苦地）哦，憐姨，我要是永遠不嫁人，永遠不長大多好啊，多好啊！（又抽咽起來）

懷 (撫慰) 不要哭, 不要再流眼淚了。我給你看一點東西吧! (打開哪個包, 露出

美麗的小嬰兒絨線衣服) 瑞貞, 你看能用麼?

瑞 (望着那件玲瓏的小衣服, 說不出話來) 啊?

懷 喜歡麼?

瑞 (顫抖着) 怎麼你連這個都預備了? (雖然有些羞赧, 但也忍不住欣欣笑起

來) 還, 還早的很呢。

懷 做着玩玩, 我也是學着做。

瑞 (一件一件地翻弄, 欣喜地) 好看, 好看, 真好看。(陡然放下衣服) 可懷姨, 你

沒有錢, 你爲什麼花這麼許多錢, 爲着——

懷 (哀矜地) 爲着我愛你, 瑞貞, 你不生氣吧。我們都是無父無母, 看人家眼色過

日子的人。

瑞 (低下頭, 緊緊握住懷的手) 懷姨。(淚泫然流下來。)

憐（哀婉地）你現在快做母親了，要成大人了，爲什麼想不要孩子呢？有了孩子，他就會慢慢待你好的。（手帕輕輕擦着瑞貞眼睫下面的淚水）順着他一點，他還是個小孩呢！（搖頭，哀傷地）唉，你們兩個都是小孩子，十七八歲的人，懂得什麼喲。（慢慢握緊瑞的手，誠摯地）瑞貞，昨天晚上你對我講的話，那是萬萬做不得的。

瑞（低聲）爲什麼要這個小東西呢？（凝視）他是不喜歡我的。

憐（懇切地）瑞貞，他再怎麼不喜歡你，孩子是沒有罪過的，歲數大了，心思就變了，有個小孩家裏再怎麼不好，心裏也就踏實多了。（凝望着她）你真想聽你那個女朋友的話到什麼地方去麼？（悲哀地）哎，哪裏又真是我們的家呀？

瑞（憤慨）我不要家，我不要這個家。

憐（立刻按住她的手，搖頭）不，你小，你不明白沒有家的女人是怎麼過的？（泫然）那心裏頭老是非常地寂寞的。（不能自已）我自小就——（突然又抑

制止住自己的愁苦，急轉，哀痛地）瑞貞，你聽我的話，你決不要做那樣的事，萬
不要打掉那孩子。

瑞 噯。

懷 你剛纔是不是又找那個壞醫生去了？

瑞 （不語）

〔後院文清喊——

文清聲 瑞貞！

懷 你要對我說實話。

瑞 （望她）噯。

文清聲 瑞貞！

懷 那你以後再也不要去。

瑞 （哀痛地）噯！

慄 (沉摯) 你說定了!

[正當瑞貞微微領首的時候，文清低首由書齋小門上。

文 (揚頭突見慄方) 哦，你在這兒! (對瑞) 瑞貞，你給我拿馬褂來。

瑞 是爹!

[瑞貞進了文清的臥室。

[半晌，二人相對無語。

文 (長嘆一聲) 慄方，我要走了，以後，你，你一個人——

[驀然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興高彩烈地跑進來袁圓。

圓 (連喊) 曾伯伯，曾伯伯!

文 (轉身笑着) 什麼?

圓 小柱兒說他奶奶送給你一對頂好看的鴿子。

文 (指那籠子裏的鴿子) 在哪裏。

圓（提起來）噢，怎麼就剩下一個啦？

文（哀痛）那個在半路上飛了。

圓（讚美地指着籠裏的鴿子，天真地）這個有名字不？

文（緩緩點頭）有。

圓（懇切地）叫什麼？

文（沉靜地）牠，牠叫「孤獨。」

圓真好看！（撒嬌似地央求着）曾伯伯，你送給我？

文好。

圓（大喜）謝謝你！你真是個好伯伯！（提着鴿籠跳起就跑）小柱兒！小柱兒！

〔袁圓一路喊着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走出去。〕

〔靜默。天空鴿哨聲。〕

文（費力地）謝謝你送給我的畫。

慄（低頭不語。）

文（慢慢由身上取出一張淡雅的信箋）昨天晚上我作了幾首小東西，（有些羞怯地遞到她的面前）在，在這裏。

慄（接在手中。）

文（溫厚地）回頭看吧。

慄（望着他）一會兒，我不能送行了。

〔思懿突由書齋小門上。〕

思（驚訝）喲，你們在這兒。（對慄）老爺子叫你呢。

慄（仍然很大方地拿着那張紙）哦。（立刻走向書齋。）

思（瞥見她手上的詩箋，忽然眼珠一轉）啊呀，地上還有一張紙！

慄（不覺得回頭）啊？

文（惴惴然）哪兒？（忙在地上尋望。）

思（尖刻笑）哦，就一張（望着憐）原來在手上呢！
外面會老太爺的聲音（蒼老地）憐方哪！
憐
嚷！

〔憐由書齋小門下。〕

思（臉沉下來）你們又在我背後鬧些什麼把戲！

文（惶然）怎麼——沒有。

思 你剛纔給她什麼？

文（推諉）沒有什麼。

思（厲聲）你放屁，你瞞不了我！你說，她手裏拿的是什麼？你說——

文 我——

〔瑞貞由右邊臥室拿着馬褂走出來。〕

瑞 爹，馬褂！（文接下。）

思（對瑞惡煩）快去吧，你的懷姨等着你。

〔瑞由書齋小門下。〕

〔文默默穿馬褂。〕

思（叨叨）我一輩子是大方人，吃大方的虧。我不管你們在我背後鬧些什麼，（百般忍順的模樣）反正這家裏早已不成一個家。『樹倒猢猻散，』房子一賣，你帶你的兒子媳婦一齊去過（『生活』的意思）也好，或者帶你的寶貝懷妹妹過也好，我一個人到城外尼姑庵一進。帶髮修行，四大皆空。（怕他不信）你別以為我在跟你說白話，我早已看好了尼姑庵，都跟老尼姑說好了。

文（明知她說的是一套恐嚇的假話，然而也忍不住氣悶，顫抖地）你這是何苦？你這是何苦？

思（訴苦）我也算替你們會家生兒養女，辛苦了一場，我上上下下對得起你們會家的人！過了八月節，這八月節，我把這家交給姑奶奶，明天我就進廟。（向臥

室走。

〔張順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急進。〕

張 (急促) 大奶奶，那漆棺材的要賬的夥計——

思 叫他們找老太爺去！

張 (狠狠) 可他們非請大奶奶——

思 (眼一翻) 跟他們說大奶奶死了，剛斷了氣！

〔思進了臥室。〕

文 (望着臥室的門)

〔張嘆一口氣由大客廳通前院門下。〕

文 思！ (推臥室門) 開門！開門！你在幹什麼？

思 (氣憤的口氣) 我在上吊！

文 (敲門) 你開門！開門！你心裏在想着什麼？你說呀，你打算—— (回頭一望，低

聲) 爹來了!

〔果然是由書齋小門，瑞貞，懌方和陳奶媽簇擁着曾皓走進來。

〔曾皓，至多看來不過六十五，鬢髮斑白，身體虛弱，腫脹的黃臉上，微微有幾根稀落慘灰的短鬚。一對昏憊而無精神的眼睛，時常流着淚水，只在偶爾振起精神談話時纔約莫尋得出曾家人通有的清秀之氣。他吝嗇，自私，非常怕死，整天進吃補藥，相信一切益壽延年的偏方。過去一直在家裏享用祖上的遺產，過了幾十年的舒適日子。偶爾出門做官，補過幾次缺，都不久掛冠引退，重回到北平關門納福。老境坎坷，現在纔逐漸感到困苦，子女們尤其使他失望。家中的房產，也所剩無幾，自己又無什麼治生的本領，所以心中百般懊惱。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褥禮，以為這是士大夫門第的必不可少的家數，往往故意誇張他在家裏當家長的威嚴，但心中頗怕他的長媳。他曉得大奶奶儘管外表上對他作『奉承』文章，心裏不知打些什麼算盤。他也厭惡他的女婿的囂張橫肆，一年到頭，總聽見他在吵，在出主意，在高談闊論種種營利的勾當。曾老太爺一直不說他有錢的，但現在也不敢說沒有錢。他的家幾乎完全操在大奶奶的手心裏，哭窮固然可以應付女婿，但真要是窮得露了骨，他想得到大奶奶的顏色是很難看的，雖然

到現在爲止大奶奶還不敢對自己的公公當面有若何輕視的表示然而他很怕，擔心有一天子女就會因爲他沒有留下多少財產，做出一種可怕的顏色給他看。

「自然，這也許是他神經過敏，但他確實感到貧窮，對他，一個士大夫家庭中家長的地位都成了莫大的威脅。他有時幾乎不相信時書禮儀對他的子女究竟施了多大的教化和影響。他想最穩妥的方法是「容忍」，然而「容忍」久了也使他氣鬱，所以終不免時爾嘮嘮叨叨，牢騷一發，便不能自止，但多半時間他願裝癡扮騷，隱忍不講，他的需要倒也簡單，除了漆壽木，吃補藥兩點他不讓步外，其餘他儘量使自已不成爲子孫的贅疣。他躲在屋內，寫字讀佛，不見無欲，既省錢，也省力。却有時事情常鬧到頭上來，那麼他就把多年忍住的脾氣發作一下，但也與年壯氣盛時大不相同，連發作的神情都很萎縮。他埋怨一切，他彷彿有一肚子的委曲要控訴，咒罵着子女們的不孝無能，嘆惜着家庭不昌，譏諷着鄰居們的粗野無禮，間或免不了這沒落的士大夫家庭的教養，趣味種種，他惟一留下來的一點驕傲也行將消散。

〔他的自私常是不自覺的。譬如他對憐方，總以自己在護養着一個無告的孤女。事實上憐方哀憐他，沈默地底護他，多少憂煩的事隱瞞着他，爲他遮蔽大大小小無數次的風雨。當他有時覺出她的心有些

搖動時，他便猝然張皇得不能自主，幾乎是下意識地故意慌亂而過份地顯露老人失倚的種種衰弱和苦痛，期想更深地撼動她的情感，成爲他永遠的奴隸。他無時無刻不在想着自己，憐憫着自己，這使他除了自己的不幸外，看不清其他週圍的人也在痛苦。

〔他穿一件古銅色的長袍，肥大寬適。上套着一件憐方爲他縫製的輕軟的馬褂——他是異常地怕冷的——都沒有繫領扣，下面穿着洋式翻口絨鞋，灰緞帶繫着腿。他手裏拿着一串精細的唸珠。

〔憐方和瑞貞扶掖着他，旁邊陳奶媽捧着盞碗。

皓（會皓簡稱）（閉着眼睛，聽什麼，連連點着頭）嗯。

文（不安地）爹。

皓（陷在沉思裏，似乎沒有聽見）

陳（邊說邊笑，大家暫停住步子聽她的話。她很興奮地對憐）我一算可不是有十五年了？（對皓）這付棺材漆了十五年！（驚羨地）哎，這可漆了有多少道

漆呀？

皓（快慰）已經一百多道了。（被他們扶掖向長几那邊走。）

陳（讚歎）怪不得那漆看着有（手一比）兩三寸厚呢！（放下蓋碗。）

〔思由臥室走出，滿面和順的笑容，彷彿忘記剛纔那一件事。〕

思 爹來了。（趕上扶着皓）這邊坐吧，爹舒服點。（把皓又扶到沙發那邊，忙對瑞

貞）少奶奶，把躺椅搬正！（扶皓坐下，思對文）你還不把靠墊拿過來。

文 哦！（到書齋內取靠墊，瑞也跟着拿。）

皓（閉目，摸索着佛珠）慢慢漆吧！再漆上四五年也就勉強可以睡了。

〔瑞貞由書齋內拿來椅墊。〕

思（指着和藹地）掖在背後，少奶奶。（彷彿看瑞貞掖得不好，彎下腰）嚀，我來

吧。（對瑞）你去拿床毛毯，給爹蓋上。

皓（睜眼）不用了。（又閉目養神。）

思（更謙順）您現在覺着好一點了吧。

皓 還好。

文 (走上前) 爹。

皓 (微領首) 嗯。(幾乎是故意驚訝地) 哦，你還沒有走？

思 (望文一眼，對皓) 文清一會兒就要上車了。

皓 (對文) 你給祖先磕了頭沒有？

文 沒有。

皓 (不高興) 去，去，快去，拜完祖先再說。(咳嗽)

文 是，爹。(向書齋小門走)

陳 (又得着一個機會和文清談話) 瞎，清少爺，我再陪陪你。

[文與陳同由書齋小門下]

皓 慷方，你出去把我的痰罐拿過來。

[慷剛轉身舉步向書齋走]

思（立刻笑着說）別再勞累，憐妹妹啦，我屋裏有瑞貞，你給爺拿去。（把蓋碗茶捧給皓）爹，您喝茶吧！

〔瑞貞進思的臥室。

皓（用茶嗽口，憐拿過一個痰桶，皓吐入）口苦的很！（又瞋眼。）

憐 您還暈麼？

皓（望望她，又閉上眼，一半自語地）頭昏口苦，這是肝陰不足啊！所以痰多氣悶！（枯手慢推摩自己的胸口。）

思（慇懃）我看給爹請個西醫看看吧。

皓（睜開眼，煩惡）哪個說的？

思要不叫張順請羅太醫來！

皓（啓目，搖頭）不，羅太醫好用唐朝的古方，那種金石虎狼之藥，我的年紀，體質

——（不願說下去，嘆口氣，閉眼輕咳。）

〔瑞由思露的臥室上，把小痰罐遞與皓，皓又一口黏痰吐進去，把痰桶拿在手中。〕

思 隔壁杜家又派一個賬房來要那五萬塊錢啦。

皓 哦！

思 還有今年這一年漆壽木的錢——

皓 （煩躁）錢！錢！牛馬，牛馬，做一輩子的牛馬，連病中還要操心，當牛馬。

〔思也沉下臉，半晌。〕

懷 （安慰地）今年那壽木倒是漆得挺好的。

皓 （不肯使大奶奶太難看，點頭，微露喜色）嗯，等吧，等到明年春天再漆上兩道川漆，再設法把杜家這筆賬還清楚，我這孽就算做完了。（不覺嘆一口氣，望着瑞貞）那麼運氣好，明年裏頭我再看見重孫——

思 （打起歡喜的笑容）是啊，剛才給祖先磕頭，我還叫瑞貞心裏唸叨着求祖宗保佑她早點有喜，好給爺爺抱重孫呢。

皓（浮腫的面孔泛着欣喜的縐紋）瑞貞，你心裏說了沒有？

瑞（低頭。）

思（推她，尖聲）爺爺問你心裏說了沒有？

瑞（背轉。）

懷（勸慰）瑞貞！

瑞（回頭）說了，爺爺。

皓（滿意地笑）說了就好。

外面曾文彩聲 江泰，江泰！

思（咕嚕着）你瞧這孩子，你哭什麼！

〔由大客廳通前院的門拉拉扯扯地走進來文彩和江泰。〕

彩（央求）江泰！江泰！（拉他走遠。）

江（說着走着，氣憤憤地）好，我來，我來！你別拉着我！

〔大家都回頭望他們，他們走到近前。〕

皓 怎麼啦？

彩 爹！（回頭低聲對江）就這樣跪着磕吧，別換衣服啦。

思 （故意笑着說出來）姑老爺給爹拜節呢。

皓 （探身，手勢要人扶起，以爲他要磕頭）哎，不用了，不用了，拜什麼節喲！

〔江泰狠狠盯了思懿一眼，在皓已經欠起半身的時候，似拜不拜地懶懶鞠了個半躬，自己就先坐下。〕

江 （候皓坐定，四面望一望，立刻）好，我有一句話（指着）我屋旁邊那土牆要塌了，你們想收拾不收拾——

彩 （低聲，急促地）你又怎麼了？

江 （對彩）你別管！（轉對思和皓）你們收拾不收拾？不收拾我就捲鋪蓋滾蛋。

皓 （莫明其妙）怎麼？

思 （輕裏透硬）不是這麼說，姑老爺，我沒有敢說不收拾，不過我聽說爹要賣房

子，做買賣，所以——

皓（挺身不悅）賣房子？

思 賣給隔壁杜家。

皓（微怒）哪個說的？這是哪個人說的？

思（眼向江泰一瞟，冷笑）誰知道誰說的？

江（冒然）我說的！（望着皓，輕蔑的神色）我也不知道哪個說話不算話的人對我說的。

皓（在自己家裏，當着自己的兒婦受這樣搶白，實在有些忍不住）江泰，你這不是對長輩說話的樣子。

江 好，那麼我走。（拔脚就走。）

彩（低聲，幾乎要哭出來）江泰，你還不坐下。

慷（央求地）表姐夫！

〔江被他們暗暗拉着，不甘願地又坐下。〕

〔半晌。沉靜中文清由書齋小門悄悄走進來，站在一旁。〕

皓

〔望了文一眼，顫抖〕好，我說過，我說過，我是爲我這些不肖的子孫纔說的。現在家裏景况不好，沒有一個人能賺錢，〔望文憤憤地〕大兒子第一個就不中用！隔壁那個暴發戶杜家天天逼我們的債，他們硬要買我們的房子，難道我們就聽他們再給一兩萬塊錢，乖乖把房子送給他們麼？〔越說越氣〕這種開紗廠的暴發戶，仗勢欺人，什麼東西都以爲可以拿錢買，他連我這漆了十五年的壽木都托人要拿錢來買，〔氣得發抖〕這種人真是一點書都沒有讀過。難道我自己要睡的棺材都要賣給他？〔望彩〕文彩，你說，〔對文清〕文清，你這個做長子的人也講講，〔文低頭〕你們這做兒子的——

〔由書齋小門走進來陳奶媽。〕

陳

〔高興地〕清少爺！——〔看見大奶奶對她指着皓擺手，嚇得沒有說來，就偷

偷從通大客廳的門走出去。）

皓 這房子是先人的產業，一草一木都是祖上敬德公慘澹經營留下的心血，我們食於斯，居於斯，自小到大都是倚賴祖宗留下這點福氣，吃住不生問題。（拍着那沙發的扶手）你們縱然不知道愛惜，難道我忍心肯把房子買給這種暴發戶，買給這種——

江 （把手一舉）我聲明，不要把我算在裏面，你們房子賣不賣，我從來沒有想過。

皓 （楞一楞繼續憤慨地）這種開紗廠的暴發戶，這種連人家棺木都想買的東西，這種——

〔突然從隔牆隣院襲來震耳的鞭炮聲。〕

皓 （驚吓）這是什麼？（幾乎要起來，彷彿神經受不住這刺激）這是什麼？什麼？

皓 （在鞭炮響聲裏，用力喊出）不要緊，這是放鞭！

皓（掩蓋自己的耳朵，緊張地）關上門，關上門！

〔文與瑞趕緊跑去關上通大客廳的門扇，鞭炮聲略遠，但仍不斷爆響，半天才歇。〕

彩（爆竹聲中倒吸一口長氣）誰家放這麼長的爆竹？

江（冷笑）哼！就是那暴發戶的杜家放的。

皓（搖頭）看着這暴發戶！過一回八月節都要鬧得像嫁女兒——

〔陳奶媽由通大客廳的門上。〕

陳（拍手笑）慄小姐，這一家子可有趣！女兒管爹叫『老猴』，爹管女兒叫『小猴』，屋裏還坐着一個像猩猩似的野東西，老猴畫畫，小猴直要爬到老猴頭上翻筋斗，（笑着前翻後仰）屋裏鬧得要翻了天——

皓（莫明其妙）誰？

陳還不是袁先生跟那位袁小姐，我看袁先生人脾氣怪好的，直傻喝喝地笑——
思陳奶媽，你到廚房看看去，趕快擺桌子開飯，今天老太爺正爲着慄小姐請袁先

生呢？

陳 哦，哦，好好！

〔陳奶媽十分歡喜地由通大客廳的門走下。〕

思 (提出正事) 媳婦聽說袁先生不幾天就要走了，不知道憐妹妹的婚事參覺得——

皓 (搖頭，輕蔑地) 這個人，我看—— (江泰早猜中他的心思，異常不滿地由鼻孔『哼』了一聲，皓回頭望他一眼，氣憤地立刻對那正要走開的憐方) 好，憐方，你先別走。乘你在這兒，我們大家談談。

憐 我要給姨父煎藥去

江 (善意地嘲諷) 咳，我的憐小姐，這藥您還沒有煎夠？ (迭連快說)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憐又勉強坐下。〕

皓 憐方，你覺得怎麼樣？

憐 （低頭不語。）

皓 憐，你自己覺得怎麼樣？不要想到我，你應該替你自己想，我這個當姨父的，恐怕也照拂不了你幾天了，不過照我看，袁先生這個人哪——

思 （連忙）是呀，憐妹妹，你要多想想，不要屢次辜負姨父的好意。以後真是耽誤了自己——

皓 （也搶着說）思懿，你讓她自己想想。這是她一輩子的事情，答應不答應都在她自己，（假笑）我們最好只做個參謀。憐方，你自己說，你以為如何？

江 （忍不住）這有什麼問題？袁先生並不是個可怕的怪物！他是研究人類學的學者，第一人好，第二有學問，第三有進款，這這自然是——

皓 （帶着那種『稍安勿躁』的神色）不，不，你讓她自己考慮。（轉對憐焦急地）憐方，你要知道，我就有你這麼一個姨姪女，我一直把你當我的親女兒一樣看，

不肯嫁的女兒，我不是也一樣養麼？——

思（搶說）就是啊，我的懷妹妹，嫁不了的女兒也不是——

文（再也忍不下去，只好拔起脚就向書齋走——）

思（邪睨着文）咦，走什麼？走什麼？

〔文不顧由書齋小門下。〕

皓
文清怎麼？

思（冷笑）大概他也是想給爹煎藥呢。（回頭對懷又萬分親熱地）懷妹妹，你放心，大家提這件事也是爲着你想。你就在會家住一輩子誰也不能說半句閑話。（陰毒地）嫁不出去的女兒不也是一樣得養麼？何況懷妹妹你父母不在，家裏原底就沒有一個親人——

皓（當然聽出她話裏的根苗，不等她說完——）好了，好了，大奶奶，請你不要說這麼一大堆好心話吧。（思的臉突然罩上一層霜，皓轉對懷）那麼懷方，你自

己有個決定不？

思（著急，對慷）你說呀！

彩（聽了半天，一直都在點頭，突然也和藹地）說吧，慷妹妹，我看——

江（猝然，對自己的妻）你少說話！

〔彩嘿然，慷默然立起，低頭向通大客廳的門走。〕

慷方，你說話呀，小姐。你也說說你的意思呀。

慷（搖頭）我，我沒有意思。

〔慷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皓噯，這種事怎麼能沒有意見呢？

江（耐不下）你們要我說話不？

皓怎麼？

江要我說，我就說。不要我說，我就走。

皓 好，你說呀，你當然說說你的意見。

江 (痛痛快快) 那我就請你們不要再跟愨方爲難，愨方心裏怎麼會事，難道你們看不出來爲什麼要你一句我一句欺負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小姐爲什麼——

思 欺負？

彩 | 江泰。

江 (盛怒) 我就是說你們欺負她，她這些年侍候你們老的少的，活的，死的，老太爺，老太太，少奶奶，小少爺，一直都是她一個人管。她現在已經過了三十，爲什麼還拉着她，不放她，這是幹什麼？

皓 你——

彩 | 江泰！

江 難道還要她陪着一同進棺材，把她燒成灰供祖宗？拿出點良心來！我說一個人

要有點良心。我走了，這兒有封信，（把信硬塞在皓的膝上）你們拿去看吧。

彩

江泰！

〔江氣呼呼地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皓

（滿腹不快）這，這說的是什麼？我，我從來沒聽見這種野話。（同時顫抖地拆開信，露出來鈔票和簡短的信紙。）

〔皓看信時張順拿着碗筷悄悄走進來，瑞貞也走來幫他把方桌靜靜抬出，默默擺碗筷和凳子。〕

皓

（匆促地讀完那短信，氣得臉發了青）這是什麼意思？（舉着那鈔票）他要拿這幾個房租錢給我？（對思）思懿，這是怎麼回事？

思

（冷笑）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又犯了些什麼神經病？

彩

（早已立起，看着那信，惶惑不安，哀訴着）爹，您千萬別介他的意，他心裏不快活，他這幾年——

皓

（憤然）江泰，我不說他，就說女婿是半子吧，他也是外姓人。（對彩）你是我

的女兒，你當然知道我們會家人的脾氣都是讀書第一，從來沒有談過錢的話。好，你們願意住在此地就住下去，不願意住也隨意，也無須乎拿什麼房錢，飯錢，給父親看——

彩 (抽咽) 爹，您就當錯生了我這女兒，你就當——

皓 (氣得顫巍巍) 呃，呃，在我們會家用這種闊女壻架子！

彩 (早忍不下，哧地哭起來) 哦，媽，你爲什麼丟下我死了，我的媽呀！
思 姑奶奶！

〔文彩哭着跑進自己的臥室。〕

皓 (長嘆一聲) 一羣冤孽！說都說不得的。開飯，張順，請袁先生來。

〔張順由通大客廳門下。〕

〔文由書齋小門上。〕

文 爹！

皓 要走了麼？

文 一點鐘就上車。

皓 你的煙戒了？

文 (低頭) 戒了。

皓 確實戒了？

文 (赧然) 確實戒了。

皓 紙煙呢？

文 (低頭) 也不抽了。

皓 (望着他的黃黃的手指) 又說瞎話，(訓責地) 你看，你的手指頭叫紙煙薰成什麼樣子？(搖頭嘆息) 你，你這樣子怎麼能見人做事？

文 (不自覺看看手指) 回，回頭說。

皓 還兒呢？

思（連忙跑到通大客廳門前喊）霆兒！你爺爺叫你。

皓 他在幹什麼？

文 大概陪袁小姐放風箏呢。

皓 放風箏。爲什麼放着照明文選不讀，放什麼風箏？

文 霆兒！

〔霆慌慌張張由通大客廳的門跑上。〕

皓（厲容）跑什麼，哪裏學來這些野相？

霆（又正步）爺爺，袁伯伯正在畫『北京人』說就來。

皓 哦，（對瑞）把酒篩好。

霆 袁伯伯說還想帶一位客人來吃飯。

皓 當然好，你告訴他就一點家常菜，不嫌棄，就請過來。

霆 哦！（立刻就走，走了一半又轉身，顧慮地）不過，爺爺，他是『北京人』。

皓 北京人不更好。（對文又申斥地）你看你管的什麼兒子，到現在這孩子理路還是毫不清楚。

霆 （躊躇）袁伯伯說要他換換衣服？

皓 （煩惡）換什麼衣服，你就請過來吧，你父親一點鐘就要上車的。

〔霆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皓 奇怪，慄方上哪裏去了？

思 大概爲着袁先生做菜呢。

皓 哦。

〔霆在門外大客廳內大喊。〕

霆的聲音 我爺爺在屋裏！我爺爺在屋裏！

圓的聲音 你跑！你跑！

〔砰地通大客廳的門扇大開，霆一邊喊着一邊走進來，圓兒滿頭水淋淋的，提着一個空桶手裏拿着

一串點着了的鞭炮。小柱兒也隨在後面，一手拿着一根燃着的香，一手抱着那隻鴿子。

霆（跑着）爺爺，她——

圓（笑喊）你跑！你跑！看你朝哪裏跑……

〔待霆幾乎躲在皓坐的沙發背後，她把鞭炮扔在他們身下，就聽着一串「噼拍」亂響，霆和皓都嚇得大叫起來。圓大笑，小柱兒站在門口也哈哈不止。〕

皓 你這，這女孩子是怎麼會事？

圓 會爺爺！

皓 你怎麼這樣子胡鬧？

圓（撒嬌）你看，會爺爺，（把溼漉漉的頭髮伸給他看，指霆）他先潑我這一桶水！

外面男人聲音（帶着笑）小猴子，你到那兒去了！

圓（頑皮地）老猴兒！我在這兒呢。

〔圓兒笑着，跳着，由通大客廳的門走出去，小柱兒連忙也跟出去。〕

皓（對思）你看，這種家教怎麼配得上慄方（轉身對霆）剛纔是你潑了她一桶水？

霆（怯懼地）她，她叫我潑她的。

皓 跪下！

思 我看，爺爺——

皓 跪下。（霆只得直挺挺跪下）也叫袁家人看看我們曾家的家教。

〔圓兒拉着她的「老猴兒」人類學者袁任敢興高彩烈地走進來。〕

〔「老猴兒」實在並不老，看去只有四十歲模樣，不過老早就禿了頂，頭頂油光光的只有幾根毛，梳過去，表示曾經還有過頭髮。他身材不高，可是紅光滿面，胸挺腰圓，穿着一身舊黃馬褲，泥污的黑馬靴，配上一件散領櫻色襯衣，活像一個修理汽車的工人。但是他有一付幽默而聰明的眼睛，眼裏時常閃出一種嘲諷的目光，偶爾也洩露着學者們常有的那種凝神入化的神思。嘴角常在微笑，彷彿他不止是研究人類的祖先，同時也嘲笑着人類何以又變得這般墮落。他有一付大耳輪，寬大的前額，襯上一對大耳

朵，陷塌的獅子鼻，有時看來像一個小丑。

〔關於他個人的事，揣測很多，有的人說他結過婚，有的說他根本沒有，圓兒只是個私生女。問起來他總一律神祕地微笑。他一生的生活是研究『北京人』的頭骨，組織學術考察隊到西藏蒙古掘化石，其餘的時間拿來和自己的女兒嬉皮笑臉沒命地優頑，似乎這個女兒也是從化石裏蹦出來的。看他的樣子，真不像懂得什麼叫做男女的情感的事情。

圓（一路上談）爹，小柱兒就給我拿來一根香，我就把鞭點上，爹，我就追，我就照他的腿上——

袁（袁任敢簡稱）（點頭，笑着聽着）嗯，哦——（望見會皓已經立起來歡迎他）會老伯，真是謝謝，今天我們又來吃你來了。

皓過節，隨便吃一點，（讓坐）請袁先生上坐，上坐，上坐。

圓（望見了霆兒突然矮了一截，大喊）爹，你看，你看，他跪在地上呢！

皓別管他，請坐吧！

袁（望着霆兒大驚）怎麼？

皓 我這小孫兒年幼無知，說是在令嬾頭上潑了一桶水——

袁（歉笑）哎呀，起來吧，起來吧，那桶水是我遞給他潑的——

皓（驚愕）你——

思（忍不住）起來吧，霆兒，謝謝袁老伯！

霆（立刻站起）謝謝袁老伯。

袁（對霆）對不起，對不起，下次你來潑我！

皓 袁先生的客人呢？

圓（驚呼）爹，『北京人』還在屋裏呢。

袁（粗豪地）我以爲他已經來了。

〔圓兒說完撒『鴨子』就跑出去。〕

皓（十分客氣）啊，快請進來。（立起走向通大客廳的門。）

袁 您叫我們的時候，我正在書，我原來要他換好了衣服來的，可（指寔）他說您——

皓 （又客氣地）我就說吃便飯，換什麼衣服，真是太客氣了，太客氣了。

袁 是啊，所以我就沒有——

〔圓兒由通大客廳的門——這門已關上的——跳出來。〕

圓 （彷彿通報貴賓大喊）『北京人』到！

〔大家都莫明其妙地站住。〕

皓 啊。（對着門，滿臉笑容）請，請（話猶未了——）

〔驀然門開，如一個巨靈自天而降，陸地出現了這個『猩猩似的野東西』。〕

〔他約莫有七尺多高，熊腰虎背，大半裸身，披着半個獸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兩眼爛爛發光，嵌在深陷的眼眶內，塌鼻子，大嘴，下巴伸出去有如人猿，頭髮也似人猿一樣低低壓在黑而濃的粗眉上。深褐色的皮膚下，筋肉一粒一粒凸出有如棕色的棗栗。他的巨大的手掌似乎輕輕一扭便可握斷了任何敵人。〕

的顛頭。他整個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豐滿的生命和人類日後無窮的希望，都似在這個人身內藏著。

〔曾家的人——除了瑞貞——都有些驚嚇。

皓（沒想到，幾乎吓昏了）啊！（退後。）

袁（忙走上前介紹）這是曾老太爺。

北京人（點頭）

皓 這位是——

袁（笑着）這是我夥伴，最近就要跟我們一塊到蒙古去的。

〔北京人』走到台中，森森然望着皓和皓的子孫們。

圓（同時，指着）曾爺爺，他是人類的祖先。曾爺爺，你的祖先就是這樣！

袁（笑着）別胡扯，圓兒！（對皓）曾老伯，您不要生氣！四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倒
是這樣。要殺就殺，要打就打，喝鮮血，吃生肉，不像現在的北京人這麼文明。

皓（驚懼）怎麼這是北京人！

袁（有力地）真正的『北京人』（忽然笑起來）哦，曾老伯，您不要鬧糊塗了，

這是假扮的，請來給我們研究隊畫的。他原來是我們隊裏一個頂好的機器工匠，因為他的體格頭骨有點像頂早的『北京人』——

皓（清醒了一點）哦，哦，那麼請坐吧！（硬着頭皮對『北京人』）請坐吧。

袁對不起，他是個啞吧，不會說話。（這時大家均按序入座，低聲）他脾氣有點暴躁，說打人就打人，還是不理他好。

皓（毛骨聳然）哦，哦，（忙對瑞貞靈兒）瑞貞，你們這邊點坐，這邊點坐！

〔『北京人』了無笑容地端坐在上首，面對觀眾。〕

〔張順端進來一碗熱茶，擱好卽下。〕

皓（舉杯）今天一則因為過節，二則也因為大小兒要離開家，一直沒跟袁先生領教，也就乘這個機會跟袁先生多敘敘，來，請，請（望『北京人』）呃，令友——

袁 多謝！

北京人（望一望，一飲而盡，大家驚訝。）

袁 我聽說會大先生非常懂得喝茶的道理——

〔外面爭吵聲。〕

皓 瑞貞，你看看，這是誰吵什麼？

圓（對瑞）我替你看去！

〔思對文耳語，文站起執酒壺，思懿隨後向皓身邊走來。圓早放下筷子由通大客廳的門跑下。〕

思（持杯）媳婦給爹敬酒。

皓（仍坐）不用了。

思（恭順的樣子）文清跟爹辭行啦。

文（低聲）爹，跟您辭行！

〔文跪下三叩首，瑞貞和雲兒都立起，「北京人」與袁任敢瞪眼，互相望着，外面在他們一個端坐一

個跪叩的時候，又譏諛地怒罵起來。

外面三四個人誚罵聲。（你一句，我一句）你們給錢不給錢。大八月節，等了一大

清早上了。這麼大門口也不是白蓋的。有錢還再欠賬，沒有錢，你欠的什麼賬，別

丟人……

皓 這是什麼？

思 隔壁人家吵嘴吧。

皓 （安下心，對袁等）請，請哪！（『北京人』又獨自喝下一盅，皓對建與瑞，和鶴

地）你們也該給你們父親送行哪（於是——）

〔瑞復立起來，執酒壺，到文面前，斟酒。

思 （非常精明練達的樣子，教他們說）說爹一路平安。

瑞 （同時呆板地）爹一路平安。

思 說以後請您老人家常寫家信。

【**霆瑞**】（同時呆滯地）以後請您老人家常寫家信。

思（又教他們）兒子，兒媳婦不能常侍候你老人家了。

【**霆瑞**】（又言不由衷地）兒子，兒媳婦不能常侍候你老人家了。

〔說完了就要同坐。〕

思（連忙）磕頭啊，傻孩子！（很得意地望望袁任敢。）

〔**霆**與**瑞**雙雙跪下三叩首。文立起，「北京人」與袁瞪眼對望着，呼地又喝了一盞酒，袁爲他斟滿，他

又喝空。沈靜的磕頭中，外面又開始兜風——

外面咒罵聲（還是你一嘴我一嘴，逐漸兇橫）你們過的什麼節？有錢過節，沒有

錢跟我們這小買賣人打什麼哈哈。五月節的賬到現在還沒有還清，現在還一

個『文』兒（『錢』的意思）不給。不到一千塊錢就這麼爲難哪。

張順的聲音（一面勸着）你們別在這兒嚷嚷，走走！走走！老太爺在這兒……

外面咒罵聲（譏諷地）老太爺就兇了，這擺的什麼闊氣。沒有錢，還不跟我們一

樣！破落戶！（一直吵下去，不斷——）

〔袁在敢也回頭諦聽。〕

皓 這究竟是什麼？

思 別是隔壁的——

〔外面爭吵聲中，榛忙由通大客廳的門疾步進來。〕

皓 是誰？

榛 （喘息着，閃爍其詞）沒有誰。

思 （奸笑）袁先生，我介紹一下，這是榛小姐！（袁立起，思又轉對榛）袁先生！

〔由通大客廳的門陳奶媽圍着一個舊圍裙，端一大盤菜急急慌慌走進來，後隨着小柱兒，一手抱着鴿子，一手拉着他祖母的衣裾。〕

陳 （邊說邊走，煩躁地）別拉着，小柱兒，討厭，別拉着我！（把菜放在桌上幾乎燙

熟了手，連甩手）好燙！

憐（低聲）表嫂！

思（舉筷）袁先生，這碗菜是憐小姐——（憐拉她的衣裾，思回頭對憐）啊？

皓（舉箸）請請！

憐（同時惶惑）漆，漆棺材的——他，他們——

〔門驀地大開，那一羣矮胖兇惡的小商人甲乙丙丁擠進來。張順還在抵擋，圓兒也夾在後面。〕

張不成，不成，屋裏有客！

甲乙丙丁（同時闖進來，兇橫的野狗似地亂吠）你別管，我們要錢，不是要命——

老太爺——大奶奶——老太爺，你有錢就拿出來——沒有錢——

皓下去混賬！

思（同時厲聲）回頭說，滾出去！

〔文彩也從臥室裏走出來，驚望。〕

甲乙丙丁（逼上前來混雜地）我們爲什麼滾？——欠錢還賬，沒錢就別造這個

孽——我們是小買賣人——五月節的賬都還沒清——別甩臭架子——還錢，還錢！（皓氣得發了呆，思冷笑，會家的人都癱了一般，甲乙吼叫更逼近）別不言語，別裝傻，（甲喊）你有錢漆棺材！（乙喊）沒有錢漆的什麼棺材（丙喊）我們家也有父有母，死了情願拿蘆蓆一捲！（甲喊，指着會家的人）也不肯這麼坐着挺屍！

〔袁與「北京人」一直望着他們這時——〕

袁（大吼一聲）出去！

甲（嚇住）怎麼？

袁（笑）我給你錢！

甲乙丙丁（固執）我們找（指皓）——

北京人（慢慢立起，一個巨無霸似的人猿，森然怒視，猙獰然沉重地向外揮手。）

甲乙丙丁（倒吸一口氣）好，給錢就得！給錢就得！（倉皇退出。）

〔北京人笨重地跨着巨步，跟着出去。圓也出去，袁隨在後面。〕

蓬
（焦急）袁伯伯！

袁
（點頭微笑，搖搖手，頗有把握的樣子。）

〔袁走出。〕

皓
怎，怎麼回事？

〔突然聽見外面一掌打在肉堆上的聲音，接着一句驚愕的「你怎麼打人！」接着東西摔破，一片亂糟糟叫喊，咒罵，揍打呼痛的響聲。〕

〔屋裏人嚇成一團。〕

皓
關門！關門！

〔思趕緊跑去關門。〕

圓的聲音
（彷彿在觀戰，狂喊助威）好，再一拳！再一拳！打得好！向後邊擡腳，腳踢！對，捶！再一捶！對呀！咬，用勁，再一拳！（最後勝利的大叫）好啊！（突然安靜下

來。

還 (忍不住走到門口，想開門外看。)

思 (低聲，緊張地) 別去，你要找死啊？

〔大家都屏息靜聽。袁任敢頭髮微亂，擄起袖管，滿面浮着笑容，走進來。〕

袁 (慢慢地又把袖管擄下來。)

〔「北京人」更變野可怖，臉上流着鮮血，跨着巨步，若無其事地走進來。後面袁圓滿面崇拜的神

色，跟着這個可怖的英雄。

皓 (低聲) 都，都走了。

袁 打跑了！

圓 (突然站在椅上，把「北京人」的巨臂舉起來) 我們的「北京人」打的！

〔「北京人」轉過頭，第一次溫和地露出微笑，大家竦然望着他。曾皓癡坐如同得了癱瘓。〕

思 (突然打破這沉悶，快意地笑着) 快吃吧。(對袁) 這兩碗菜是(指着) 慷

小姐下廚房特爲袁先生做的！（不覺對文笑了一下。）

〔大家又開始入座。〕

（閉幕）

第二幕

當天夜晚，約有十一點鐘的光景，依然在曾宅小客廳裏。

曾宅的近週，沉寂若死，遠遠在冷落的胡同裏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兩下寂寞的銅鈺，彷彿正緩步踱回家去。間或也有女人或者小孩的聲音，還是在遠遠寥落的長街上淒涼地喊着漫長的叫賣聲。

屋內紗燈罩裏的電燈，暗暗的投下一個不大的光圈，四壁的字畫古玩，都隱隱的隨着翳入黑暗裏。牆上的墨竹也更顯得模糊，有窗帷的地方都密密地拉嚴。從舊紗燈裏一個寬縫露出一道燈光，正射在那通大客廳的門上。那些白紙糊的榻子門，每扇都已關好。從頭至地，除了每個榻扇下半截有段極短的木質雕飾外，現在是整個成了一片雪白而巨大的紙幕。榻扇與榻扇的隙間洩進來一絲微光，紙幕上似乎有淡漠的人影隱約浮動。偶爾聽見裏面（大客廳）有人輕咳和談話的聲音。

靠左牆長條案上放着幾隻蠟台，有一隻插着半截殘燼的洋蠟。屋正中添了一個矮兒子，几上擱了

一個小小的紅泥火爐，非常潔淨。爐上座着一把小洋鐵水壺，爐火融融，在小爐口裏閃爍着。水在壺裏呻吟，像裏面纏困着一個小人兒在哀哭。旁邊有一張纖巧的紅木桌，上面放着小而精緻的茶具。圍爐坐着蒼白臉的文清，他坐在一張矮凳上出神。對面移過來一張小沙發，陳奶媽坐在那裏，正拿着一把剪刀爲坐在小凳上的小柱兒剪指甲。小柱兒打着盹。

書齋內有一盞孤另另的暗燈，燈下望見曾懸懨懨地獨自低聲誦讀秋聲賦。
讀書在深巷的盡頭有打更的聲音。

陳 (一面剪着，一面唸叨) 真的，清少爺，你明天還是要走嗎？

文 (領首)。

陳 我看算了吧，既然誤了一輪車，就索性在家裏等兩三天，看袁先生跟倩小姐這段事有了眉目再走。

文 (搖首)。

陳 你說袁先生今天看出來不？

文（低着頭勉強回答）我沒留神。

陳（笑着）我瞧袁先生看出來了，吃飯的時候他老望着憐小姐這邊看。

文（望着奶媽，彷彿不明白她的話）

陳清少爺，你說這件事——

文（不覺長嘆一聲）

陳（望、清一下，又說不出）

〔小柱兒一蹙頭，突由微盹中醒來，打一個呵欠，嘴裏不知道說了句什麼，又昏昏忽忽地打起盹。〕

陳（剪着小柱兒的指甲）唉，我也該回家的。（指小柱兒）他媽還在盼着我們

今天晚上回去呢。（小柱兒頭又往前一蹙，她扶住他說）別動，我的肉，小心奶

奶剪着你！（憐愛地）唉，這孩子也真是累乏了，走了一早晨，又跟着這位袁小

姐玩了一天，鄉下的孩子不比城裏的孩子，餓了就吃，累了就睡，真不像——

（望着書齋內的震兒，憐惜地，低聲）孫少爺，孫少爺！

靈（一直在低誦）『……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文 讓他讀書吧，一會兒他爺爺要問他的。

〔深巷的更聲。〕

陳 這麼晚了還唸書！大八月節的，哎，打三更了吧。

文 嗯。可不是打三更了。

陳 鄉下孩子到了這個時候都睡了大半覺了。（剪完了最後一個手指）好啦，起來睡去吧，別在這兒受罪了。

小柱子（擦擦眼睛）我不，我不想睡。

文（微笑）不早了，快十一點鐘啦。

小（小柱子簡稱）（抖擻精神）我不睏。

陳 (又是生氣，又是愛) 好，你就一晚上別睡。(對文) 真是鄉下孩子進城，什麼都新鮮，你看他就捨不得睡覺。

〔小柱兒由口袋取出一塊花生糖放在嘴裏，不覺又把身旁那個括打嘴抱起來看。〕

陳 唉，這個八月節晚上，又沒有月亮。——怎麼回子事？大奶奶怎麼又不肯出來。

(叫) 大奶奶！(對文) 她這陣子在屋裏幹什麼？(立起) 大奶奶，大奶奶！

文 別，別叫她。

陳 清少爺，那你就進去吧。

文 (搖頭，哀傷地低聲獨自吟起陸游的釵頭鳳)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

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陳 (嘆一口氣) 哎，這也是冤孽，清少爺，你是前生欠了大奶奶的債，今生該她來

磨你。可，可到底怎麼啦，她這一晚上，一句話也沒說，——她要幹什麼？

文 誰知道？她說胃裏不舒服，想吐。

陳（回頭瞥見小柱兒又閑不住手，開始摸那紅木矮几的茶壺，叱責地）小柱兒，

你放下，你屁股又癢癢啦！（小柱兒又規規矩矩地放好，陳轉對文）也怪，姑老

爺不是嚷嚷今天晚上就要搬出去麼？怎麼現在——

文 哎，他也不過是說說罷了。（忽然口氣裏帶着怨情）他也是跟我一樣，我不說

話，一輩子沒有做什麼。他吵得兇，一輩子也沒有做什麼。

〔文彩由書齋小門走進，手裏拿着一隻沒點的蠟燭和一付筷子，一碟從稻香村買來的清醬肉，醬黃豆，雜香之類的小菜。〕

彩（倦怠地）奶媽，你還沒有睡！

陳 沒有，怎麼姑老爺又要喝酒了？

彩（掩飾）不，他不是我。

文 你——哎，別再讓他喝了把。

彩（嘆了一口氣，放下那菜碟子和筷子）哥哥，他今天晚上又對我哭起來了。

陳 姑老爺？

彩 (忍不住掏出手帕，一眼眶的淚) 他說他對不起我，他心裏難過，他說他這一輩子都完了。我看他那個可憐樣子，我就覺得是我累的他。哎，是我的命不好，才叫他虧了款，丟了事。(眼淚流下來) 奶媽，洋火呢？

陳 讓我找——

文 (由紅木几上拿起一盒火柴) 這兒！

〔陳接下，走起替文彩點上洋蠟。〕

彩 (由桌上拿起一個銅蠟台) 他說悶得很，他想夜裏喝一點酒。你想，哥哥，他心裏又這麼不快活，我——

文 (長噓一聲) 喝吧，一個人能喝酒也是好的。

陳 (把點好的蠟燭遞給彩) 老爺子還是到十一點就關電燈麼？

彩 (把燭按在燭台裏) 欸。(體貼地) 給他先點上蠟好。別待會兒喝了一半燈

抽冷子滅了，他又不高興。

陳 我幫你拿吧。

彩 不用了。

〔彩拿着點燃的蠟燭和筷子茶碟走進自己的房裏。〕

陳 (搖頭) 唉，做女人的心腸總是苦的。

〔彩放下東西，又忙忙自臥室走出。〕

彩 江泰呢？

陳 剛進大客廳。

文 大概正跟袁先生閑談呢。

彩 (已走到火爐旁邊) 哥哥，這開水你要不？

文 (搖頭，倦怠地) 文彩，小心你的身體，不要太辛苦了。

彩 (悲哀地微笑) 不。

〔彩提着開水壺由臥室下。文清又把一個宜興泥的水罐放在爐上，慢吞吞地撥着火。〕

霆（早已拿起書本，立起）爹，我到爺爺屋裏去了。

文（低頭放着他的泥罐）去吧。

陳（走上前）孫少爺！（低聲）你爺爺要問你爹，你可別說你爹沒有走成。

小（正好好坐着，忽然回頭，機靈地）就說老早趕上火車走了。

陳（好笑）誰告訴你的？

小（小眼一擠）你自個兒告訴我的。

陳這孩子！（對霆）走吧，孫少爺你啃完書，就回屋睡覺去。老爺子再要上書，就說

陳奶媽催你歇着呢！

霆（向書齋走）

文（霆兒！

霆，幹嘛，爹？

文（關心地）你這兩天怎麼啦？

霆（閃避）沒有怎麼，爹。

〔霆由書齋小門快快下。〕

陳（看霆走出去，讚嘆的樣子，不覺回首指着小桂兒）你也學學人家，人家比你也就大兩歲，唸的書比你吃的飯米粒還要多。你呢，一頓就四大碗乾飯，肚子裏

儘裝的是——

小（突然）奶奶，你聽，誰在叫我呢？

陳放屁，你別當我耳朵聾，聽不見。

小真的，你聽呵，這不是袁小姐——

陳哪兒？

小你聽。

陳（諦聽）人家袁小姐幫他父親畫畫呢。

小（故意捉弄他的祖母）真地，你聽！『小柱兒！小柱兒！』這不是袁小姐，你聽！『小柱兒，你給我喂鴿子來！』（突然滿臉頑皮的笑容）真的，奶奶，她叫我喂鴿子。
（立刻撒『鴨子』就向大客廳跑。）

陳（追在後面笑着）這皮猴又想騙你奶奶。

〔小柱兒連笑帶跑，正跑到那巨幕似的榻扇門前。按着曾宅到十一點就得滅燈的習慣，突然全屋黑暗。在那繚白而寬大的紙幕上由後面轟地現出一個體巨如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裏的人顯得渺小而萎縮。只有那微弱的小爐裏的火照着人們的臉。〕

小（望見，嚇得大叫）奶奶，（跑到奶奶懷裏。）

陳 哎喲！這是什麼？

文（依然偎坐在小爐旁）不用怕，這是『北京人』的影子。

裏面袁任敢的沉重的聲音，這是人類的祖先，這也是人類的希望。那時候的人要愛就愛，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們整年儘着自己的

性情，自由地活着，沒有禮教來拘束，沒有文明來細綁，沒有虛偽，沒有欺詐，沒有陰險，沒有陷害，沒有矛盾，也沒有苦惱，吃生肉，喝鮮血，太陽曬着，風吹着，雨淋着，沒有現在這麼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猛地搥扇打開了一扇，大客廳裏的煤油燈灑進一片光，江泰拿着一根點好的小半截殘蠟，和袁任敢走進來。江泰穿一件洋服坎肩，袁任敢還是那件櫻色襯衣，袖口又撩起，口裏叨着一個烟斗，冒出一縷縷的濃烟。〕

江（有些微醺，應着方才最後一句話，非常贊同地）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

文（立起，對奶媽）點上蠟吧。

陳（走去點蠟。）

在大客廳裏的袁圓（同時）小柱兒，你看。

小（抽個空兒跑進大客廳。他順手關了搥扇門，那一片巨大的白幕上又踞伏着那小山一樣的『北京人』的巨影。）

江（興奮地放下蠟燭，咀嚼方才那一段話的意味，不覺連連地）而他們是非常快活的。對！對！袁先生，你的話真對，簡直是不可更對。你看看我們過的什麼日子？成天垂頭喪氣，要不就成天胡發牢騷，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業沒有發展，愁精神上沒有出路，愁活着沒有飯吃，愁死了沒有棺材睡，成天的希望，希望，而永遠沒有希望，譬如（指文清）他——

文 別再發牢騷，叫袁先生笑話了。

江（肯定）不，袁先生是個研究人類的學者，他不會笑話我們人的弱點的。坐，袁先生！坐坐，坐着談。（他與袁圍爐坐下，由紅木几上拿起一枝香烟，忽然）
咦，剛才我說到那裏了？

袁（微笑）你說（指着）譬如他吧！

江 哦，譬如他吧，哦（對文，苦惱地）我真不喜歡發牢騷，可你再不讓我說幾句，可
我，我還有什麼？我活着還有什麼？（對袁）好，譬如他，我這位內兄，好人，一百二

十分的好人，我知道他就有情感上的苦悶。

文 你別胡說啦。

江（點笑）啊，你瞞不過我，我又不是傻子。（指文對袁爽快地）他有情感上的苦悶，他希望有一個滿意的家庭，有一個真了解他的女人共處一生。（興奮地）這點希望當然是自然的，對的，合理的，值得同情的，可是在二十年前他就發現了一個了解他的女人。但是他就因為胆小，而不敢找她；找到了她，又不敢要她。他就讓這個女人由小孩而少女，由少女而老女，像一朵花似的把她枯死，悶死，他忍心讓自己苦，人家苦，一直到今天，現在這個女人還在——

文（忍不住）你真喝多了！

江（笑着搖手）放心，沒喝多，我只講到這點為止，決不多講。（對袁）你想，讓這麼個女人，成天在這樣一個家庭裏朽掉，像老墳裏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爛，成天就知道嘆氣，做夢，忍耐，苦惱，懶，懶得動也不動，愛不敢愛，恨不敢恨，哭不

敢哭，喊不敢喊，這不是墮落，人類的墮落。那麼，（指着自己）就譬如我——

（劃地一聲點着了烟，邊吸邊講）讀了二十多年的書——

袁（叨着烟斗，微笑）我就猜着你一定還有一個『譬如我』的。

江（滔滔不絕）自然，我決不儘批評人家，不說自己。譬如我吧，我愛錢，我想錢，我

一直想發一筆大財，我要把我的錢，送給朋友用，散給窮人花。我要像杜甫的詩說的蓋起無數的高樓大廈，叫天下的窮朋友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學，研究美術，研究文學，研究他們每個人所喜歡的，爲中國爲人類謀幸福。可是，袁先生，我的運氣不好，處處倒霉，碰釘子，事業一到我手裏就莫名其妙地弄得一塌糊塗。我們成天在天上計劃，而成天在地下妥協。我們只會嘆氣，做夢，苦惱，活着只是給有用的人糟塌糧食，我們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一句話，你說的，（指着自己的胸）像我們這樣的才真是（指那『北京人』的巨影）他的不肖的子孫！

袁（一直十分幽默地點着頭，此時舉起茶杯微笑）請喝茶！

江（接下茶杯）對了，譬如喝茶吧，我的這位內兄最講究喝茶。他喝起茶來，要洗手，漱口，焚香，靜坐。他的舌頭不但嚐得出這茶葉的性情，年齡，出身，做法，他還分得出這杯茶用的是山水，江水，井水，雪水還是自來水，燒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茶對我們只是解渴的，可一到他口裏，就會有無數的什麼雅啦，俗啦的這些個道理。然而，這有什麼用？他不會種茶，他不會開茶葉公司，不會做出口生意，就會一樣，『喝茶！』喝茶喝得再怎麼精，怎麼好，還不是喝茶，有什麼用？請問，有什麼用？

〔文彩由臥室出。〕

彩 泰！

江 我就來！

陳（走去推他）快去吧，姑老爺！

江（立起，仍捨不得就走）譬如我吧——

陳 別老『譬如我』『譬如我』地說個沒完了，袁先生都快嫌你嘮叨了。

江 喂，袁博士，你不介意我再發揮幾句吧。

袁 (微笑) 哦，當然不，請『發揮』

江 所以譬如——(彩又走來拉他回屋，他對彩幾乎是懇求地) 文彩，你讓我說，你就讓我說說吧！(對袁) 譬如我吧，我好吃，我懂得吃，我可以引你到各種頂好的地方去吃。(頗為自負，一串珠子似地講下去) 正陽樓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掛爐鴨，同和居的烤饅頭，東興樓的烏魚蛋，致美齋的燴鴨條。小地方哪，像灶溫的爛肉麵，穆家寨的抄疙瘩，金家樓的湯爆肚，都一處的炸三角，以至於——

彩 走吧！

江 以至於月盛齋的醬羊肉，六必居的醬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遠齋的酸梅湯，三妙堂的合碗酪，思德元的包子，沙鍋居的白肉，杏花春的花雕，這些個地方沒有一個掌櫃的我不熟，沒有一個掌灶的，跑堂的，站櫃台的我不知道，然而有什麼

用？我不會做菜，我不會開館子，我不會在人家外國開一個頂大的李鴻章雜碎，賺外國人的錢。我就會吃，就會吃！（不覺談到自己的痛處，捶胸）我做什麼就失敗什麼。做官虧款，做生意賠錢，讀書對我毫無用處。（痛苦地）我成天住在丈人家裏混，好說話，好牢騷，好批評，又好罵人，簡直管不住自己，專說人家不愛聽的話。

彩

（插嘴）泰！

江

（有些抽噎）成天叫人家看着我不快活，不成材，背後罵我是個廢物，呵，文彩，我真是一個大廢物，我從心裏覺得對不起你！（突然不自禁的哭出）累贅你！

彩

（連叫）泰，泰，別難過，是我不好，我累了你。

陳

進去吧，又喝多了。

江

（搖頭）我沒有，我沒有，我心裏難過，我心裏難過啊——

〔陳與彩扶江泰由臥室下。〕

文（嘆口氣）您喝杯茶吧。

袁 我已經灌了好幾大碗涼開水了，我今天午飯吃多了，曾先生，我有一件事拜託
你——

文 是——

袁 我——

〔懷方一手持一床毛毯，一手持蠟燭，由書齋小門上。〕

袁 懷小姐。

懷（點頭。）

文 爹睡着了？

懷（搖頭。）

文 袁先生，您的事？

〔江又由臥室走出，手裏握着半瓶白蘭地。〕

江（笑着）袁先生進來喝兩杯不？

袁不，（指巨影）他還在等着我呢！

江（舉瓶）好白蘭地，文清，你——

文（不語，望了望憐方）

江（莫名其妙）哦，怎麼你們三位——

陳奶媽在臥室內 姑老爺！

江（搖頭，嘆了口氣）唉，沒有人理我，沒有人理我的。

〔江泰由臥室下。〕

文 袁先生，你方才說——

圓在屋內的聲音 爹爹！你快來看，「北京人」的影子，我剪好了。

袁（望望憐與文）回頭說吧。（幽默而又懂事地）沒有什麼事，我的小孩子叫

我呢。

〔這打開那巨幕一般的門扇走進去。跟着洩出一道光，又關上，白紙幕上依然映現出那個巨大無比的「北京人」的黑影。〕

〔寂靜，遠處更鏗聲。〕

文 (期待地) 奶媽把紙條給你了?

愫 (默默點頭。)

文 (低聲) 我，我就想再見你一面，我好走。

愫 (無意中望着文的臥室的門。)

文 (指門) 她關上門睡覺呢。(低頭。)

愫 (坐下。)

文 (突然) 愫方!

愫 (又立起。)

文 怎麼?

慄 姨父叫我拿醫書來的。

〔陳奶媽由文彩臥室走出。〕

陳 慄小姐，您來了。（立刻向書齋小門走。）

文 奶媽上哪兒去？

陳 （掩飾）我去瞧瞧孫少爺書背完了不？

〔陳由書齋小門下，遠遠又是兩下淒涼的更鑼聲。〕

文 慄方，明天我一定走了，這個家（頓）我不想再回來了。

慄 （肯定地）不回來是對的。

文 嗯，我決不回來了，今天我想了一晚上，我真覺得是我，是我誤了你這十幾年。害了人，害了己，都因為我總在想，總在想着有一天，我們——（望見慄蹙起眉頭，輕輕撫摸着前額）慄方，你怎麼了？

慄 （疲倦地）我累的很。

文（惻然）可憐，慄方，我不敢想，我簡直不敢再想你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你就像

那隻鴿子似的，孤孤單單地困在籠子裏，等等，等到有一天——

慄（搖頭）不，不要說了！

文（傷心）爲什麼，爲什麼我們要東一個，西一個苦苦地這麼活着爲什麼我們

不能長兩個翅膀，一塊兒飛出去呢？（搖着頭）啊，我真是不甘心哪！

慄（幽鬱）這還不夠麼？要怎麼樣才甘心呢！

文（突然）慄方，你跟我一道到南方去吧！（立刻眉梢又有些躊躇）走吧！

慄（搖頭，哀傷地）還提這些事嗎？

文（悔痛，低頭緩緩地）要不你就，你就答應今天早上那件事吧。

慄（楞住）爲——爲什麼？

文（望着慄，嘴角痛苦地拖下來）這次我出去，我一輩子也不想回來的。慄方，我

就求你這一件事，你就答應我吧。你千萬不要再在這個家裏住下去。（懇切地）

想想這所屋子除了啃我們字畫的耗子還有什麼？（憐的眼睛悲哀地癡視着他）你心裏是怎麼打算？等着什麼？你別再不說話，你對我說呀。（驀然鼓起勇氣，冒然）憐方，你，你還是嫁，嫁了吧，你趕快也離開這個牢吧。我看袁先生人是可托的，你——

憐（緩緩立起。）

文（也立起哀求）你究竟怎麼打算，你說呀。

憐（向書齋小門走。）

文（沉痛地）你不能不說就走，『是』『不是』你要對我說一句啊。

憐（轉身）文清！（手裏遞給他一封信，緩緩的走開，文清昏惑地把信接在手裏。）

〔陳奶媽由書齋小門愈上。〕

陳（迫切地）老爺子來了，就在後面。（推着文清）進去，進去，省得麻煩。進去……

文 奶媽，我——

〔陳奶媽嘴裏嘮嘮叨叨地把文清推着進到他的臥室裏，憐方呆立在那裏。〕

〔曾皓由書齋小門上，他穿一件棉袍，圍着一條絨圍巾，拖着駁鞋，扶拐杖，提着一個小油燈走進。〕

皓（看見憐方，急切地）我等你好半天了——（對陳）剛才誰進去了？

陳大奶媽。

皓（望見那紅泥火爐）怎麼，誰又在這裏燒茶了？

陳姑老爺，他剛才陪着袁先生在這裏品茶呢。

皓（藐笑）哧，這兩個人懂得什麼品茶！（突然望見門上的巨影）這是什麼？

陳袁先生畫那個「北京人」呢。

皓（鄙夷地）什麼「北京人」，簡直是鬧鬼。

陳老爺子，回屋睡去吧。

皓不，我要在這兒看看，你睡去吧。

憐奶媽，我給你把被鋪疊好了。

陳 噫，噫。（感動）哎，憐小姐，你——（欣喜）好，我看看去。

〔陳由書齋小門下。皓開始每晚照例的巡視。〕

憐 （隨着皓的後面）姨父，不早了，睡去吧，還看什麼？

皓 （一面在角落裏探找，一面說）祖上辛辛苦苦留下來的房子，晚上火燭第一要小心，小心。（忽然）你看那地上冒着烟，紅紅的是什麼？

憐 是烟頭。

皓 （警惕）你看這多危險！這一定是江泰幹的。總是這樣，烟頭總不肯滅掉。

憐 （拾起烟頭，預備扔在火爐裏。）

皓 這麼長一節就不抽了，真是糟塌東西！（回頭嗅聞）憐方，你聞聞彷彿有什麼香味沒有？

憐 沒有。

皓 剛才沒有人來過麼？

慄 沒誰。

皓 (嗅聞) 怪的很,彷彿有雅,雅片烟的味道。

慄 別是您,今天水烟抽多了。

皓 滾,老了,連鼻子都不中用了。(突然)究竟文清走了沒有?

慄 走了。

皓 你可不要騙我。

慄 是走了。

皓 唉,走了就好。這一個大兒子也夠把我氣壞了,烟就戒了許多次,現在他好容易

把烟戒了,離開了家——

慄 不早了,睡去吧。

皓 (坐在沙發裏怨訴) 他們整天的騙我,上了年紀的人活着真是沒意思。兒孫不肖,沒有一個孩子替我想。(悽慘地) 家裏沒有一個體卹我,可憐我,心疼我。

我牛馬也做了幾十年了，現在倒個個人都盼我早死。

悽 姨父，您別這麼想。

皓 我曉得，我曉得。（怨恨地）我的大兒媳婦第一個不是東西，他就知道想法弄我的錢。今天正午我知道是她故意引這幫流氓進門，存心給我難堪。（切齒）你知道她連那壽木都不肯放在家裏。父親的壽木，這種不孝的人，這種沒有一點心肝的女人，她還是書香門第的閨秀，她還是——

〔外面風雨襲來，樹葉颯颯地響着。〕

皓 她自己還想做人的父母，她——

悽 （由書齋小窗諦聽）雨都下下來了，姨父，睡吧，別再說了。

皓 （搖頭）不，我睡不着。老了，兒孫不肖，一個人真可憐，半夜連一個侍候我的人都沒有。（痛苦的摸着腿）啊！

悽 怎麼了？

皓（微呻）痛啊，腿痛的很！

〔外面更鑼聲。〕

悽（拿來一個矮凳放好他的腿，把毛毯蓋上，又拉過一個矮凳坐在旁邊，爲他輕

輕捶腿）好點吧？

皓（呻吟）好好，脚冷得像冰似的。悽方，你把我的湯婆子灌好了沒有？

悽灌好了。

皓（回憶）你姨媽生前頂好了，晚上有點涼，立刻就給我生起炭盆，熱好了黃酒，總是老早把我的被先溫好——（似乎突然記起來）我的湯婆子，你放在哪裏了？

悽（捶着腿）已經放在你的被裏了。（呵欠。）

皓（快慰）啊，老年人心裏沒有什麼。第一就是溫飽，其次就是順心。你看，（又不覺牢騷起來）他們哪一個是想順我的心？哪一個不是陰陽怪氣？哪一個肯聽

我的話，肯爲着老人家想一想？（望見憐方沉沉低下頭去）憐方，你想睡了麼？

憐 （由微盹中驚醒）沒有。

皓 （同情地）你真是累了，昨天一夜沒有睡，今天白天又侍候我一天，也難怪你現在累了。你睡去吧。（語聲中帶着怨望）我知道你現在聽不下去了。

憐 （擦擦眼睛，微微打了一個呵欠）不，姨父，我不要睡，我是在聽呢。

皓 （又忍不住埋怨）難怪你，他們都睡了，老運不好，連自己的親骨肉都不肯陪着，嫌我煩厭——

憐 （低頭）不，姨父，我沒有覺得，我沒有——

皓 （嘮叨）憐方，你不要騙我，我也曉得。他們就是不在你的面前說些話，我也知道你早就耐不下去了。（呻吟）哎喲，我的頭好昏哪。

憐 沒，並沒有人在我面前說什麼。我，我剛才只是有點暈了。

皓 （絮絮叨叨）你年紀青青的，陪着我這麼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你心裏委曲，我

是知道的。(長嘆)唉，跟着我有什麼好處？一個錢沒有，眼前固然沒有快樂可言，以後也說不上有什麼希望。(嗟怨)我的前途就，就是棺材，棺材，我——

(捶着自己的腿)啊！

悽

(捶重些，只好再解釋)真的，姨父，我剛纔就是一陣子有點暈了。

皓

(一睜眼淚，望着悽)你瞞不了我，悽方，(一半責怨，一半訴苦)我知道你心

裏在怨我，你不是小孩子——

悽

姨父，我是願意侍候您的。

皓

(搖手)悽方，你別捶了。

悽

我不累。

皓

(把她的手按佳)不，別。你讓我對你說幾句話。(嘮叨)我不是想苦你一輩

子。我是在替你打算，你真的嫁了一個可靠的好人，我就是再沒有人管，(悽不

覺把手抽出來)我也覺得心安，覺得對得起你，對得起你的母親，我——

慄 不，姨父。（緩緩立起。）

皓 可是——（突然陰沉地）你的年紀說年青也不算很——

慄 （低首痛心）姨父，您別說了，我並沒有想離開您。

皓 （狠心地）你讓我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一個老姑娘嫁人，嫁得再好，也不過給人做個填房，可是做填房如果遇見前妻的子女好倒也罷了，萬一碰見儘是些不好的，你自己手上再沒有錢，那種日子——

慄 （實在聽不下去）姨父，我真是沒有想過——

皓 （苦笑）不過，給人做填房總比在家裏待一輩子要好得多，我明白。

慄 （哀痛）我，我——

皓 （絮煩）我明白，一個女人歲數一天一天地大了，高不成，低不就，人到了三十歲了，（一句比一句狠重）父母不在，也沒有人做主，孤孤單單，沒有一個體己的人，真是有一天，老了，沒有人管了，沒有孩子，沒有孩子，沒有親戚，老，老得像

我——

懷 (悲哀而恐懼的目光，一直低聲唸着)不，不，(到此地突然大聲哭起來)姨

父，您爲什麼也這麼說話，我並沒有想離開您老人家呀。

皓 (苦痛地)我是替你想啊，替你想啊！

懷 (抽咽)姨父，不要替我想吧，我說過我是一輩子也不嫁人的呀！

皓 (長嘆一聲)懷方，你不要哭，姨父也活不長了。

(幽長的胡同內又有算命的瞎子寂寞地敲着銅鈺走過去。)

皓 這是什麼？

懷 算命的瞎子回家了。(默默擦着淚水。)

皓 不要哭啦，我也活不了幾年了，我就是再麻煩你，也拖不了你幾年了。我知道思

懿，江泰他們心裏都盼我死，死了好分我的錢，懷方，只有你是一個忠厚孩子！

懷 您，您不會的。(低泣起來)爲什麼您老是這麼想，我今天沒有冒犯您老人家啊！

皓（撫着慄的手）不，你好，你是好孩子，可他們都以為姨父是有錢的，（慄又緩緩把手抽回去）他們看着我臉上都貼的是鈔票。我的肚子裏裝的不是做父母的，心腸都裝的是洋錢元寶啊，（咳）他們都等着我死，哎，上了年紀的人活着真沒有意思啊，（撫摩自己的頭）頭也這麼痛。（想立起。）

慄（扶起他）睡去吧。

皓（坐起，在袋裏四下摸索）可我早就沒有錢。我的錢早為你的姨母出殯，修墳，修補房子，為着每年漆我的壽木早用光了。（從袋裏取出一本紅色的銀行存摺）這是思懿天天想偷看的銀行存摺。（遞在她的眼前）你看這裏還有什麼？慄方，可憐我死後連給你都沒留多少錢（立起）——

慄（哀痛她）姨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您的錢哪！

〔瑞由書齋小門上。〕

瑞 爺爺藥煎好了，在您屋裏。

皓
哦。

〔更聲。深巷的犬吠聲。〕

皓
走吧。（瑞貞和憐方扶着他向書齋小門走。）

〔霆拿着一本線裝書由書齋小門走進。〕

霆
爺爺抄完了，您還講吧？

皓
（搖頭）不早了，（轉頭對瑞）瑞貞也不要來了，你們倆個都回屋睡去吧。

〔憐方扶皓由書齋小門下，瑞呆望着那爐火。霆走到那巨影的下面，望了一望，又復逡巡踱回。〕

霆
（找話說）媽媽沒有睡麼？

瑞
大概睡了吧。

霆
（猶疑）你怎麼還不睡？

瑞
我剛給爺爺煎好藥，（忽想嘔吐，不覺坐下。）

霆
（有點焦急）你坐在這裏幹什麼？

瑞 (手摸着胸口) 沒有什麼。(失望地) 要我走麼?

霆 (耐下) 不, 不。

(淅瀝的雨聲, 淒涼的「硬麵餛飩」的叫賣聲。

霆 (望着窗外) 雨下大了。

瑞 嗯, 大了。

(深巷中淒寂而沉重的聲音喊着: 「硬麵餛飩!」

霆 (寂寞地) 賣硬麵餛飩的老頭兒又來了。

瑞 (抬頭) 餓了麼?

霆 不。

瑞 (立起) 你, 你不要回屋去睡麼?

霆 我, 我不。你累, 你回去吧。

瑞 (低頭) 好。(緩緩向書齋小門走。)

霆 你哭，哭什麼？

瑞 我沒有。

霆 （忽然同情地，一句一頓）你要錢，——媽今天給我二十塊錢，——在屋裏枕頭上——你拿去吧。

瑞 （絕望地嘆息）嗯。

霆 （憐矜的神色，微微帶着勉強）你，你要不願一個人回屋，你就在這裏坐會兒。不，我是要回屋的。（霆打了半個噴嚏，又忍住，瑞回頭）你衣服穿少了吧？

霆 我不冷。（瑞又向書齋小門走，霆忽然記起）哦，媽剛才說——

瑞 媽說什麼？

霆 媽說要你給她捶腿。

瑞 嗯，（轉身向文清臥室走。）

霆 （突然止住她）不，你不要去。

瑞 (無神地) 怎麼!

霆 (希望得着同感) 你恨, 恨這個家吧?

瑞 我?

霆 (追問) 你?

瑞 (抑鬱地低下頭來)

霆 (失望, 低聲) 你去吧。

[瑞走了一半, 忽然回頭。

瑞 (一半希冀, 一半羞心)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霆 什麼事?

瑞 (有些赧然) 我, 我最近身上不大舒服。

霆 (連忙) 你爲什麼不早說?

瑞 我, 我有點怕——

霆 (爽快) 怕什麼，你怎麼不舒服？

瑞 (聳嘴) 我常常想吐，我覺得——

(懵懂) 啊，就是吐啊，(立刻叫) 媽！

(立刻止住他) 你幹什麼？

霆 媽屋裏有八卦丹，吃點就好。

瑞 (埋怨地) 你！

霆 (莫明其妙) 怎麼，說吧，還有什麼不舒服？

瑞 (失望) 沒有什麼，我我——(向臥室走)

霆 你又哭什麼？

瑞 (止步) 我，我沒有哭。(突然抬頭望霆，哀傷地) 霆，你一點不知道你是個大

人麼？
霆，我們是——

霆 (急促地解釋) 我們是朋友。你跟我也說過我們是朋友，因為我們結婚不是

自由的。你的女朋友說的對，我不是你的奴隸，你也不是我的奴隸。我們頂多是朋友，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各走各的路，你，你自己也相信這句話是嗎？

瑞（忽然堅決地）噯，我相信！

〔由右面大奶奶臥室內——〕

思懿的喊聲 瑞貞，瑞貞！

霆 媽叫你。

瑞（楞一楞，轉對霆）那麼，我去了。

霆 噯。

〔瑞走入右面臥室。〕

霆（抬頭望望那巨大的猿人的影子，鼓起勇氣，走到那巨影的前面，對着那榻扇

門的隙縫，低聲）袁圓！袁圓！

〔瑞又從大奶奶臥室走出。〕

霆 (有些狼狽) 怎麼你——

瑞 媽叫我找懷姨。

〔瑞由書齋小門下，霆有些猶豫，嘆一口氣，又——

霆 袁圓！袁圓！

〔榻扇門打開，洩出一道燈光，袁圓走出來。圓頭插着花朵，身披着鋪在地下的獸皮，短褲赤腿，上身幾乎一半是裸露着，一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剪成人猿模樣的馬糞紙，笑嘻嘻地招呼着霆。

圓 咦，你又來了？

霆 你，你這是——

圓 (不覺得) 我在剪『北京人』的影子呢，(舉着那『猿人』的紙模) 你看！

霆 (望着圓，目不轉睛) 不，不，我說你的衣服穿得太少，你，你會凍着的。

圓 (忽然放下那紙模和剪刀，又着腰) 你看我好看不？

霆 (昏惑) 好看。

圓 (背着手) 能夠吃你的肉不?

霆 (爲她的神采所奪, 不知所云地) 能。

圓 (進前) 能夠喝你的血不?

霆 (噤嚅) 能。

圓 (大叫一聲由身後邊取出一把可怕的玩具斧頭, 揚起來, 跳在霆兒的面前長

嘯) 『呵, 喝, 呵!』 (儼然是個可怕的母猴)

霆 (吓糊塗) 你要幹什麼?

圓 (笑起來) 我要殺人, 你怕不怕我像不像 (指影) 他?

霆 (驚異) 你要像他, —— 這個野東西?

圓 (一把拉着霆) 走, 進去看看。

霆 (妬嫉地) 不, 我不, 我不去。

圓 (讚美地) 進去看看, 他真是一身都是毛, 毛—— (拉霆到門前)

不，不。

圓 走進去！

〔榻扇門忽然開了一扇，小柱兒也被袁家父女幾乎剝成精光，裝扮成一個小「原始人」模樣走出來。他一手拿着一封信，臂上搭着自己的衣服，一手抱着袁圓叫他去餵的鴿子，露出一種不知是笑是哭的那份尷尬樣子。門立刻關上，紙幕上又映出那個巨影。

霆 啊，這是怎麼？

圓 (嘻笑) 這是他(指影)的弟弟小「北京人」。

小 (愁氣) 袁小姐 (舉着信) 你的信，你掉在地上的信。

圓 信？

霆 (猛然由他手裏把信搶過來，低頭。)

小 (圓眼一睜，大叫) 你搶什麼？

圓 (對小解釋) 這是他寫的信，(輕輕把小柱兒的手按下) 小柱兒，別生氣，我

喜歡你。

小 (天真地) 我也喜歡你!

霆 (申斥) 小柱兒!

小 (睜圓了眼) 怎麼噠。

圓 (回頭對霆, 委婉地) 會霆, 我也喜歡你, (走到兩個中間) 趕明兒個我們三個人老在一塊玩, 好不好?

小 (粗率) 好。

圓 會霆, 你呢?

霆 (婉轉對小柱兒) 你, 你睡去吧!

小 (莽衝) 你去睡, 我不睡!

(陳奶媽已由書齋小門上。

陳 (聽見) 哪個說不睡?

小（驚怯回頭）奶奶。

陳（纔看清楚小柱兒的模樣，吃驚）你這是幹什麼，小柱兒，你怎麼把衣裳都脫了？

小（指圓）她叫我脫的。

陳袁小姐你怎麼教他脫衣裳？

（很自然地）一個人爲什麼要穿那麼多衣服呢？

圓（衝到她面前，明明要發一頓脾氣，但想不到圓依然在傻笑，只好毫無辦法地）我的袁小姐！（又氣又惱地）我看你怎麼了啊！（轉身拉着小柱兒）走，睡覺去。

小（一邊走一邊回頭乞援）袁小姐！袁小姐！

圓（萬分同情）去吧，（搖頭嘆氣）玩不成了。

小奶奶！（眼淚幾乎流出來）

陳 走，還玩呢！

小 不，奶奶等等，還有（舉着那鴿子）袁小姐的「孤獨」。

陳 什麼「鼓肚」？

小 （舉起鴿子點指。）

圓 （跑過來）我的鴿子，我的「孤獨」！（一手由小柱兒手裏取過來那鴿子）可憐的小柱兒，明天我帶你玩，帶你去爬山浮水，你帶我去放牛，耕地，打野鳥。這會兒你就跟你這狠心的奶奶睡覺去吧！（望着小柱兒眼淚汪汪，隨着奶奶倒退一步）哦，我的可憐的小「北京人」！（突然拉轉小柱兒搖着他，在他臉上清脆而響亮的吻了一下。）

陳 （怒）袁小姐（對小柱兒）快走！

〔陳奶媽立刻拉起小柱兒，像逃避魔鬼似的，忙忙由書齋小門下。〕

建 （憤憤）你，你怎麼這樣子？

圓（莫名其妙）我不能親小柱兒麼？

霆（難忍）袁圓，你明天不帶他？

圓 爲什麼不帶他？

霆（說不出理由，只好重覆）不帶他。

圓（眼一霎）那麼我們帶他，（指影）帶這個大「北京人」

霆（搖頭）不，也不帶他。

圓（頭一歪）爲什麼連他也不帶？（突然想起一件事）啊，會霆，我告訴你一個

秘密，大秘密。（抱着鴿子跑到巨影下面的台階前）你過來。

霆（拿着蠟燭跑過來）什麼？（圓拉着他並坐在台階上。這兩個小孩就在那巨

大無比的「北京人」的黑影下低低交談起來。）

圓（低聲）我爸爸剛纔問我是「北京人」好玩，你好玩。

霆（心跳）他怎麼問這個？他知道我——

圓 你別管，爸爸就是這樣。（輕輕點着他的頰，笑着）我就說你好玩。

霆 （喜不自禁）真的？

圓 （肯定）當然。

霆 （連忙）我，我寫的（略舉信）這信，你看見了？

圓 （興奮地）你別插嘴哪，後來，爸又問我：『你愛哪一個？』

霆 （緊張）你，你怎麼說？

圓 （揚頭問）你猜我怎麼說？

霆 我，（羞赧）我猜，猜不出。

圓 （伶俐地）我說我不知道。

霆 （鬆了一口氣然而欣愉地）你答得真好。

圓 後來他就問我『你大了願意嫁給那一個？』（昂首指着那巨影）是這個樣

子的『北京人，』還是曾家的孫少爺？

霆（惶惑，也仰起頭來，那『北京人』的影子也轉了轉身，彷彿低頭望着這兩個

小孩，霆不覺嚇了一跳，低聲，恐怖）嫁給這個『北京人』還是——

圓（點頭）就是他，還是（一手指點着他的心口）你

霆 你——說——呢？

圓 我說，（吻了一下那『孤獨』）——你不要生氣，我說（直截了當）我要嫁

給他，嫁給這個大猩猩！

霆 爲，爲什麼？

圓（崇拜地）他大，他是條老虎，他一拳能打死一百個人。

霆（想不到）可，可我——

圓 你呀，（帶着輕蔑地）你是呀——（猛然跳起來，站在台階上，大叫起來）耗

子啊！

霆（也跳在一旁，震抖地）什麼什麼？

圓 (向牆邊指) 那兒, 那兒!

霆 哪兒? 哪兒?

圓 啊, 進去了! (緊張地) 剛才一個 (比着) 那麼點的小耗子從我脚背上『出溜』一下穿過去。

霆 (放下心, 笑着) 哦, 耗子啊! 你這麼怕, 我們家裏多的是!

圓 (忽有所得) 啊, 我想起來了, (高興地拍手) 你呀, 就是這麼一個小耗子! (拍他的肩) 小耗子!

霆 (不快) 我, 我想——

圓 你想什麼?

霆 (冒然) 你不, 你不喜歡我麼?

圓 嗯, 我喜歡你, 當然喜歡你! (不覺又吻一下那『孤獨』) 你就是他! (指着那鴿子) 你聽話, 你是這鴿子, 你是我的『小可憐』! (坐在階上又吻起那『孤獨』)

霆 (十分感動，隨着坐在階上) 那麼你看了我這封長信——

圓 (又閃來一個念頭，忽然立起) 會霆，你想，那個小耗子，再下小耗子，那個小小耗子有多小啊！

霆 (痛苦地) 袁家妹妹，你怎麼只談這個？我的信你看完了，(低頭，又立刻抬起) 你，你的心(低頭)——

圓 (懵懂地摸着自己) 我的心——

霆 (突然) 你讀了我給你的詩，我信裏面的詩了麼？

圓 (點頭，天真地) 唸了！

霆 (欣喜) 唸了？

圓 (點頭) 嗯，我爸爸說你的字比我寫得好。

霆 (驚嚇) 你給你父親看了？

圓 (忽然聰明起來) 你別紅臉，我的小小可憐，爸爸說你就寫了兩個白(別)字，

比我好。

霆 那麼，我給你的詩，你也——

圓 (點頭) 嗯。我看不懂，我給爸爸看了，叫他講給我聽！

霆 (更驚) 他講給你聽？

圓 (不懂) 怎麼？

霆 沒什麼。你父親，他，他講給你聽沒有？

圓 (搖頭) 沒有，他就說不像活人作的。古，古的很。(抱歉地) 他說，他也看不懂。

霆 那麼他還說什麼？

[瑞真和憐方由書齋小門上。剛要走，書齋，瑞真突然瞥見霆和圓。不由已的停住脚，哀傷地呆立在書齋裏，憐方手裏握着一件嬰兒的絨線衣服，也默然佇立。]

圓 (躊躇) 他說(冒然) 他叫我以後別跟你一塊兒玩了。

霆 (昏惑) 以後不跟你在——

圓 (安慰) 不理他, 明天我們倆還是一塊兒放風箏去。

霆 (低語) 可, 可是爲什麼?

圓 (隨口) 慄姨剛才找我爸爸來了。

霆 (吃驚) 幹什麼?

圓 她說你的太太已經有了小毛毛了。

霆 (晴天裏的霹靂) 什麼?

圓 她說你就快成父親了。(好奇地) 真的麼?

霆 (落在霧裏) 我?

圓 我爸爸等慄姨走了, 就跟我說, 叫我以後別跟你玩了。

霆 (依然暈眩) 當父親?

圓 (忽然) 我十五, 你十幾?

霆 (發癡) 十七。

圓（想引起他的笑顏）啊，十七歲你就要當父親了。（拍手）十七歲的小父親——你想（忽然拉着他的手）小耗子再生下小小耗子多好玩啊。你說多——

霆（突然嗚嗚地哭起來。）

圓別哭，會霆，我們還是一塊玩，不聽我那個壞爸爸的話。（低聲）你別哭，明天我給你買可可糖，我們一塊放風箏，不帶小柱兒，也不帶「北京人。」

霆（哭）不，不，我不想去。

圓別哭了，你再哭，我生氣了。

霆（依然痛苦着）

圓會霆，別哭了，你看，我把我的鴿子都送給你。（把「孤獨」在他的面前舉起。）

霆（推開）不。（又抽噎。）

圓那我就答應你，我一定不嫁給「北京人，」行不行？

霆（搖頭）不，不，我想哭啊！

圓（勸慰地）真的，我不騙你，等我長大一點，就大一點點，我一定嫁給你，一定！

霆（搖頭）不，你不懂！（低聲嗚咽，慢慢把信撕碎。）

圓（天真地）你信上不是說要我嗎？要我嫁給——

巨影後袁任敢的聲音 圓兒！圓兒！

圓（低聲）我爸爸叫我了，明天見，我明天等你一塊放風箏，釣魚，好吧？

巨影後袁任敢的聲音 圓兒！圓兒！

圓來了，爸。（忙回頭在霆的臉上輕輕吻了一下）會霆！我的可憐的小耗子！（霆

抬頭，望着她跑走。）

〔圓兒打開柵扇門，跑進門又倏的關上。〕

〔斜風細雨，深巷裏傳來蒼涼的「硬麵饅頭」的叫賣聲。〕

霆（又撲倒哭泣起來）

〔瑞貞緩緩由書齋走出來，襟方依然在書齋內發癢。〕

瑞 (走到靈的身後，略彎身，輕輕拍着他的肩膀，哀憐地) 不要哭了，袁小姐走了。

靈 (抬頭) 悽 悽姨的話是真的？

瑞 (望着他，深深一聲嘆氣)

靈 (大慟，怒憤地) 哦，是哪個人硬要把我們倆個拖在一起，(立起) 我真是想

(頓足) 死啊！

[靈向書齋小門跑去。

悽
兒！

[靈頭也不同，奪門而出。

瑞 (呆呆跌坐在凳子上)

悽 (走過來) 瑞！

瑞 悽姨！

悽 (撫着她的頭髮) 你，你別——

瑞 (猛然抱着憐方) 我也真是想死啊!

憐 (溫和地) 瑞貞，我的妹妹。

瑞 (忍不住一面流淚，一面怨訴着) 憐姨，你爲什麼要告訴袁家伯伯呢？爲什麼

要叫袁家小姐不跟他來往呢？

憐 (悲哀地) 瑞貞，我太愛你，我看你苦，我實在忍不下去了。(昏惑地) 我不知

道我怎麼跑去說的，我像個傻子似的跑去見了袁先生。我幾乎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我又昏昏糊糊跑出來了。瑞貞，如果霆兒從這以後能夠——

瑞 (沉痛) 你真傻呀，憐姨，他是不喜歡我的。你看不出來？他是一點也不喜歡我的！

憐 (哀傷地) 不，他是個孩子，他有一天就會對你好的。唉，瑞貞，等吧，慢慢地等吧，

日子總是有盡的。活着不是爲着自己受苦，留給旁人一點快樂，還有什麼更大的道理呢？等吧，他總會——

瑞 (立起搖頭，沉緩地) 不，憐姨，我等不下去了。我要走，我已經等了兩年了。

外面會皓聲 慄方！慄方！

慄 你上哪裏去？

瑞 （癡望）我那女朋友告訴我，有這麼一個地方，那裏——

慄 （哀緩地）可是你的孩子，（把那小衣服遞在瑞的眼前。）

瑞 （接着看着）那孩子，（長嘆一聲，不覺把衣服擲落地上。）

〔由書齋小門露出曾皓的上半身。〕

皓 （舉着蠟炬）慄方，湯婆子漏了，一床上都是水。

〔慄方與曾皓由書齋小門下。〕

〔思懿拿着帳本由自己的臥室走出，瑞連忙從地上拾起小衣服藏起。〕

思 （瞥見慄方的背影）慄小姐！慄小姐！（對瑞）那不是你的慄姨麼？

瑞 噫。

思 怎麼看見我又走了？

瑞 爺叫她有事。

思 (厲聲) 去找她來,說你爹找她有事。

〔端低頭由書齋小門下。遠處更聲。文清由臥房走進,思走到八仙桌前數錢。〕

文 (焦急地) 你究竟要怎麼樣?

思 (翻眼) 我不要怎麼樣。

文 你要怎麼樣?你說呀,說呀!

思 (故意作出一種忍順的神色) 我什麼都看開了。人活着沒有一點意思。早晚

棺材一蓋,兩眼一瞪,什麼都是假的。(走向自己的臥室。)

文 你要幹什麼?

思 (回頭) 幹什麼?我拿帳本交帳。

〔思走進屋內。〕

文 (對門) 你這是何苦,你這是何苦?你究竟想怎麼樣?你說呀!

〔思拿着帳本又由臥室走進。〕

思 (翻眼) 我不想怎麼樣？我只要你日後想着我這個老實人待你的好處。明天一見亮，我就進尼姑巷，我已經托人送信了。

文 哦，天哪，請你老實說了吧？你的真意思是怎麼會子事？我不是外人，我跟你相處了二十年，你何苦這樣？何苦這樣？

思 (拿巾方纔素合文內言，帶着朝蕊) 哼，她當我這麼好欺負，在我眼前就敢信啊！詩啊地給你遞起來。(突然很惡地) 還是那句話，我要你自己當着我的面把她的信原樣退給她。

文 (閃避地) 我，我明天就會走了。

思 (嚴厲) 那麼就現在退給她。我已經替你請她來了。

文 (驚恐) 她，她來幹什麼？

思 (譏刺地) 拿你寫給她的情書啊！

文（苦悶地叫了一聲）哦！（就想回轉身跑到臥室。）

思（厲聲）敢走！（文停住腳，思切齒）不會偷油的耗子，就少在貓面前做饒相。

這一點點顏色我要她——

〔驀地大堂廳裏的燈熄滅，那巨影也突然消失，袁圓換了睡衣，抱着那『孤獨』舉着蠟，打開一扇門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張紙條。

圓（活潑地）喲，（遞信給文）曾伯伯，我爸爸給你的信（轉對思指着）你們倆還沒不睡，我們都要睡了。

〔圓轉身就跳着進了屋，門倏地關上。

文（讀完信，長嘆一聲）嗯。

思 怎麼？

文（遞信給她）袁先生說他的未婚妻就要到。

思 他有未婚妻？

文 嗯，他請你替他找所好房子。

思 （讀完，嘲諷地）哼，這麼說，我們的憐小姐這次又——

〔憐方拿着蠟燭由書齋小門上。

憐 （低聲）表哥找我？

文 我——

思 是，憐妹。（把信遞給文）怎麼樣？

文 哦。（想走。）

思 （厲聲）站住！你真的要逼我撒野？

文 （哀懇地）憐方，你走吧，別聽她。

憐 （回頭望思，想轉身。）

思 （對憐）別動！（對文陰沉地）拿着還給她。（文屈服地伸手接下。）

憐 （痛苦地望着文清，僵立不動。）

思（猶笑）這是懷妹妹給文清的信吧？文清說當不起，請你收回。

（顫抖地伸出手把文清手中的信接下。）

文（低頭。）

〔靜寂。〕

〔懷妹妹地由書齋小門走出。〕

文（回頭望懷方走出門，忍不住倒坐在沙發上哽咽。）

思（低聲，狠惡地）哭什麼，你爹死了？

文（搖頭）你不要這麼逼我，我是活不久的。

思（長嘆一聲）隔壁杜家的帳房晚上又來逼帳了，老頭拿住銀行摺子，一個錢也不拿出來。文清，我們看誰先死吧，我也快叫人逼瘋了。

〔思忙忙由書齋小門下。〕

〔文清失神地站起來，緩緩地向自己的臥室走，那邊門內砰然一聲，像是木杖擲在門上的聲音，文彩〕

喊着由她的臥室跑出。

彩 (低聲, 恐懼地) 哥哥!

文 怎麼?

彩 他, 他又發酒瘋了?

文 (無力地) 那我, 我怎麼辦?

彩 (急促) 哥哥, 怎麼辦, 你看怎麼辦?

[突然屋內又有摔東西的聲音, 和猶猶然罵人的聲音。]

彩 (拉着文的臂) 你聽他又摔東西了。

文 (捧着自己的頭) 唉, 讓他摔去得了。

彩 (心痛地) 他, 他瘋了, 他要打我, 他要離婚——

文 (慘笑) 離婚?

江泰在屋內的聲音 (拍桌) 文彩! 文彩!

彩 哥哥。

江泰在屋內的聲音（拍桌大喊）文彩！文彩！文彩！

彩（拉着他）哥哥，你聽！

文 你別拉着我吧！

彩（焦急）他這樣會出事的！會出事的！哥哥！

文 放開我吧，我心裏的事都翻不清啊！

〔文掙開手跟蹤步入自己的臥室內。〕

〔彩向自己的臥室走了兩步，突然門開，跌進來醉醺醺的江泰，一隻腳穿着拖鞋，那一隻是光着。〕

江（不再是剛才那樣苦惱可憐的樣子，倚着門口，瞪紅了眼睛）你滾到那裏去了？你認識不認識我是江泰，我叫江泰，我叫你，叫你，你怎麼不來？

彩（苦痛）我，我——

江 我住在你們家裏不是不花錢的。我在外面受了一輩子人家的氣，在家裏還要

受你們會家人的氣麼？我要喝就得買，要吃就得做——誰欺負我，我就找誰

——走——（拉着彩的手）找他去！

彩（攔住他）你要找誰呀？

江會皓，你的爹，他對不起我，我要找他算帳。

彩明天，明天，父親睡了。

江那麼現在叫他滾起來。（走）

彩（拖住）你別去！

江你別管！

彩（忽然靈機一動，回頭）呵呀，你看，爹來了！

江哪兒？

彩這兒！

〔彩順手把江拳又推進自己的臥室內，立刻把門反鎖上。〕

江泰在屋內的聲音（擊門）開門！開門！

彩 哥哥！（連忙向臥室的門跑）哥哥！

江泰在屋內的聲音（捶門）開門！開門！

〔文彩走到文清臥室門口，掀開門簾。〕

彩（似乎看見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啊，天，你怎麼還抽這個東西呀！

文清在屋內的聲音（長嘆）別管我吧，你苦我也苦呵！

江泰在屋內的聲音（大吼叫）文彩！（亂捶門）開門，我要燒房子啦！我要燒房

子，我要點火啦，我——（砰通一聲彷彿全身跌倒在地上。）

彩（同時一面跑向自己的臥室，一面喊着）天啊，江泰，你醒醒吧，你還沒有鬧夠，

你別再吓死我了！（開了門。）

〔文彩立刻進了自己的臥室，把門推嚴，裏面只聽得江泰呻吟的聲音。〕

〔立刻書齋小門上來曾皓，披着一件薄薄的夾袍，提着燈籠，由櫺方扶掖着，顛巍巍地打着寒戰。〕

皓（慌張地）出了什麼事？什麼事？（低聲對憐）你，你讓我看看是誰，是誰在吵。你快去給我拿棉袍來。

（憐方由書齋小門下。江泰還在屋內低微地哼哼。皓瞥見文清臥室的燈光，悄悄走到他的門前，掀開簾子望去。）

文清在屋內的聲音（啞啞）誰？

皓 誰（不可想像的打擊）你，沒走？

（文清嚇昏了頭，昏沉沉地竟然拿着烟槍走出來。）

皓 你怎麼又，又——

文（低頭）爹，我——

皓（驚愕得說不出一句話，搖搖晃晃向文清身邊來，文清嚇得後退，逼到八仙桌旁，皓突然對文清跪下，痛心）我給你跪下，你是父親，我是兒子。我請你再不要抽，我給你磕響頭，求你不——（一壁就要磕下去。）

文（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罪惡，扔下烟槍）媽呀！

〔文清推開大客廳的門扇跑出，同時曾皓突然中了痰厥，癱在沙發近旁。〕

〔同時憐方由書齋小門拿着棉袍忙上。〕

憐（驚嚇）姨父！姨父！（扶他靠在沙發上）姨父，你怎麼了，姨父，你醒醒！姨父！

皓（睜開一半眼，細弱地）他，他走了麼？

憐（顫抖）走了。

皓（咬緊了牙）這種兒子怎麼不（頓足）死啊？不（頓足）死啊！（想立起，舌

頭忽然有些彈）我舌頭——麻——你——

憐（顫聲）姨父，你坐下，我拿參湯去，姨父！

〔皓口張目瞪不能應聲，憐慌忙由書齋小門跑下。〕

文彩在屋內的聲音（哭泣）江泰！江泰！

江泰在屋內的聲音（大吼）滾開呀，你！

文彩在屋內的聲音 | 江泰！

〔江泰猛然打開門，回身就把門反鎖上。〕

文彩在屋內的聲音 | 你開門，開門！

江 | (在燭光搖曳中，看見了曾皓坐在那裏，像入了定，江泰憤憤地) 啊，你在這兒打坐呢！

皓 | (目瞪口呆。)

江 | 你用不着這麼斜眼看我，我明天一定走了，一定走了，我再不走運，養自己一個老婆總還養得起。(怨憤) 可我走以前，你得算帳，算帳。

文彩在屋內的聲音 | (急喊) 開門！開門！你在跟誰說話？江泰！(捶門) 開門，江泰，開門！(一直在江泰說話的間隔中喊着)

江 | 你欠了我的，你得還，我一直沒說過，你不能再裝聾賣傻，我爲了你才丟了我的官，爲了你才虧了款。人家現在通緝我。我措了名聲，我一輩子出不了頭，這是你

欠我這一筆債，你得還，你不能不理！你得還，你得給，你得再給我一個出頭日子。你不能再這樣不言語。那我可——喂，（大聲）你看清楚沒有？我叫江泰，叫江泰認清楚！你的女婿，你欠了我的債！會皓，會皓，你聽見沒有？

文彩在屋內的聲音（嚇住）開門！開門！（一直大叫）爹爹！別理他！他說胡話，他

瘋了。爹爹呀！開門，江泰（夾在江泰的長話當中）開門！爹爹！

江會皓，你給不給，你究竟還不還？我知道你有的是存款，金子，銀子，股票，地契，（忽然懇切地）哦，借給我三千塊錢，就三千，我做了生意，我一定要還你，還給你利息，還給你本，你聽見了沒有？我要加倍還給你，江泰在跟你說話，會老太爺，你留着那麼多死錢幹什麼？你老了，你歲數不小了。你的棺材都預備好了，漆都漆了幾百遍了，你——

文彩在屋內的聲音（同時捶門）開門！開門！

（思懿拿着會皓方纔拿出過的紅面存摺，氣憤憤地由書齋小門竄上，望了望會皓，就走到文彩的臥

室前開門。

江（并未察覺有人進來，冷靜地望着會皓，低聲，厭惡地）你笑什麼？你對我笑什麼？（突然凶猛地）你怎麼還不死啊？還不死啊！（瘋了似地走到會皓前面，推搖那已經昏厥過去的老人的肩膀。）

〔彩滿面淚痕，驚地由臥室跑出來。〕

彩（拖着江泰，力竭聲嘶地）你這個鬼！你這個鬼！

江（一面被文彩向自己的臥室拉，一面依然激動地嚷着）你放開我，放開我，我要殺人，我殺了他，再殺死我自己呀。

〔文彩終於把江泰拖入內房，門霍地關上，憐方捧着一碗參湯由書齋小門急上。思懿依然陰沉沉地立在那裏。〕

憐（餵皓參湯）姨父！姨父！喝一點，姨父！

〔靈由書齋小門跑上。〕

遽 怎麼了？

悽 (餵不進去) 爺爺不好了，趕快打電話，找羅太醫。

遽 怎麼？

悽 中了風！姨父！姨父！

[露由大客廳門跑下，同時陳奶媽倉皇由書齋小門上，一邊還穿着衣服。]

陳 (顫抖地) 怎麼了老爺子？老爺子怎麼了？

悽 (急促地) 你扶着他的頭，我來灌。(老人喉嚨裏的痰湧上來。)

陳 (扶着他) 不成了，痰湧上來了。——牙關咬得緊，灌不下。

悽 姨父！姨父！

[文清由大客廳門上。]

文 (步到老人的面前，愧痛地連叫着) 爹爹！爹爹！我錯了，我錯了。

[文彩由自己的臥室跑出來。]

彩（抱着老人的腿）爹爹，我的爹！

懷 姨父，姨父！

陳 老爺子！老爺子！

思（突然）別再吵了，別等醫生來，送醫院去吧。

懷（昂首）姨父不願意送醫院的。

思（對陳奶媽）叫人來！

〔陳由大客廳門下。〕

彩（立刻匆促地）我到隔壁杜家借汽車去。

〔陳由大客廳跑下。〕

懷 姨父，姨父！

文（哽咽）怎麼了？（『怎麼辦』的意思）怎麼了？

思 哼，怎麼了？（氣憤地）你看，（把手裏會皓的紅面摺子扔在他的眼前）這怎

麼了？

〔陳奶媽帶着張順由大客廳門上。大客廳的盡頭燃起燈光，雪白的榻扇的紙幕突然又現出一個正在行動的巨大猿人的影子，沉重地由遠而近向觀衆方向走來。〕

思
（指張順）只有他？

陳
還有！

〔門條地打開，混身長凶猛的黑毛的「北京人」像一座小山壓在人的面前，赤着脚沉甸甸地走進來，後面跟着曾超。〕

思
（對張順）立刻抬到汽車上。

〔張順對「北京人」做做手勢，「北京人」對他看了一眼，就要抱起曾超。〕

愨
（忽然一把拉住曾超）不能進醫院，姨父眼看着就不成了。（老人說不出話，眼睛苦痛地望着。）

〔「北京人」望着愨方停住手。〕

思 (拉開憐方，對張順) 抬! (張順就要動手。)

〔「北京人」輕輕推開張順，一個人像抱起一隻老羊似的把曾皓舉起，向大客廳走。〕

霆 (哭起) 爺爺!

思 別哭了。

文 (跟在後面) 爹，我錯了。

〔「北京人」走到門檻上。老人的蒼白的手忽然緊緊抓着那門扇，堅不肯放。〕

霆 (回頭) 走不了，爺爺的手抓着門不放。

思 用勁抬! (張順連忙走上前去。)

憐 (哀痛地) 他不肯離開家呀。(大家又在猶疑。)

思 抬，抬! 救人要緊，聽我的話還是聽她的話? 抬!

〔張順推着「北京人」硬向前走。〕

憐 他的手，他的手。

思 (對霆) 把手掰開。

霆 我怕。

思 笨，我來。

文 爹爹！

霆 (恐怖的指着) 爺爺的手，爺爺的手！

(思強自掰開他的手)

文 (憤極) 你這個鬼！你把父親的手都弄出血來了。

思 抬！(低聲，狠惡地) 房子要賣，你願意人死在家裏？

(大家隨着「北京人」由大客廳門走出，只有文清留在後面)

(木梆聲)

(蒼涼的「硬麵饅頭」聲)

(屋裏醉人一聲痛苦的呻吟)

〔文清進屋立刻走出。他拿着一件舊外衣和一個破帽子，臂裏挾一軸畫，長嘆一聲，緩緩地由通大客廳的門走出，順手把門掩上。〕

〔暗風挾着秋雨吹入，門又悄悄自啓，四壁燭影幢幢，牆上的畫軸也被刮起來颯颯地響着。〕

〔遠處一兩聲淒涼的更鐘。〕

（幕徐落）

第

三

卷

第一景

在北平陰曆九月梢尾的早晚，人們已經需要加上棉絨的寒衣。深秋的天空異常肅穆而爽朗。近黃昏時，古舊一點的庭園就有成羣成陣像一片片墨點子似的老鴉在老態龍鍾的榆錢樹的樹巔上來回盤旋，此呼彼和，噪個不休。再晚些，暮色更深，烏鴉也飛進了自己巢。在蒼茫的廳霧裏，傳來城牆上還未歸營的號手吹着的號聲。這來自遙遠，孤獨的角聲打在人的心坎上說不出的熨貼而又淒涼，像一個多情幽靈獨自追念着那不可喚回的渺若煙雲的已往，又是惋惜，又是哀傷，那樣充滿了怨望和依戀，在薄寒的空氣中不住的振抖。

天漸漸的開始短了，不到六點鐘，石碑樓後面的夕陽在西方一抹淡紫的山氣中隱沒下去。到了夜半就囁囁的刮起西風，園裏半枯的樹木颯颯的亂抖。趕到第二天一清早，陽光又射在屋頂輝煌的琉璃瓦上，天朗氣清，地面上罩一層白霜，院子裏，大街的人行道上都鋪滿了頭夜的西風刮下來的黃葉。氣候

着實的涼了，大清早出來，人們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氣裏凝成乳白色的熱氣，向菜市買來的菜蔬躑巧就結上一層薄薄的冰凌，在屋子裏坐久了不動就覺得有些凍腳，窗紙邊的蒼蠅拖着遲重身子飛飛就無力的落在窗臺上。在往日到了這種天氣，比較富貴的世家如同曾家這樣的門第，家裏早舉起了炕火，屋內暖洋洋的，繞着大廳的花榻扇與寬大的玻璃窗放着許多盆盛開的菊花：有綠的，白的，黃的，寬瓣的，細瓣的，都是名種，它們有的放在花架上，有的放在地上，還有在糊着藍紗的榻扇前的紫檀花架上的紫色千頭菊懸崖一般的倒吊下來，這些都絢爛奪目的在眼前羅列着。主人高興時就在花前飲酒賞菊，邀幾位知己的戚友，吃着熱氣騰騰的羊肉火鍋，或猜拳，或賦詩，酒酣耳熱，顧盼自豪。真是無上的氣概，無限的享受。

像往日那般歡樂和氣概於今在曾家這間屋子裏已找不出半點痕跡，慘澹的情況代替了當年的盛景。現在這深秋的傍晚——離第二幕有一個多月——更是處處顯得零落衰敗的樣子，榻扇上的藍紗都退了色，有一兩扇已經撕去了換上普通糊窗子用的高麗紙，但也泛黃了。榻扇前地上放着一盆白菊花，枯黃的葉子，花也乾的垂了頭。靠牆的一張舊紅木半圓桌上放着一個深藍色大花瓶，裏面也插了

三四朵快開敗的黃菊。花瓣兒落在桌子上，這敗了的垂了頭的菊花在這衰落的舊家算是應節令。許多零碎的擺飾都淡了起來，牆上也只掛着一幅不知甚麼人畫的山水，裱的綾子已成灰暗色，下面的軸子只剩了一個。牆壁的紙已開始剝落。牆角倒懸那張七弦琴，琴上的套子不知拿去作了甚麼，橙黃的繩子仍舊沉沉的垂下來，但顏色已不十分鮮明，蜘蛛在上面織了網，又從那兒斜斜的織到屋頂。書齋的窗紙有些破了補上，補上又破了的。兩張方凳隨便的放在牆邊，一張空着，一張放着一個作針線的簸籬。那扇八角窗的玻璃也許久沒打磨過，灰塵塵的。窗前八仙桌上放一個茶壺兩個茶杯，桌邊有一把靠椅。

一片淡淡的夕陽透過窗子微弱地洒在桌子上的菊花瓣上，同織滿了蛛網的七弦琴的繩子上，暗澹澹的，忽然又像迴光返照一般的明亮起來，但接着又暗下去。外面一陣陣的噪着老鴉。獨輪水車的輪聲又在單調地「孜孜妞妞孜孜妞妞」的滾過去，太陽下了山，屋內漸漸的昏暗。

開幕時姑奶奶坐在靠椅上繖着毛線坎肩，她穿着一件舊黑洋縐的駝絨袍子，黑絨鞋。面色焦灼，手不時的停下來，似乎在默默的等待着什麼。離她遠遠地在一張舊沙發上歪歪的靠着江泰，他正在拿着一本麻衣神相，十分入神地讀，左手還拿了一面用紅頭繩纏攏的破鏡子，翻翻書又照照自己的臉，放下

鏡子又仔細研讀那本線裝書。

半响。

陳奶媽拿着拈了一半的鞋底子打開書齋的門走進來。她的頭髮更斑白，臉上彷彿又多了些縐紋，因為年紀大了怕冷，她已經穿上一件灰布的薄棉襖，青洋緞套褲扎着腿。看見她來，文彩立刻放下手裏的毛線活計站起來。

彩（非常關心地低聲問）怎麼樣啦？

陳（聽見了話又止了步回頭向窗外佇聽。文彩滿蓄憂愁的眼睛望着她，等待她的回話。陳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沒有走，人家還是不肯走。

彩（失望的嘆息了一聲，又坐下拿起毛線坎肩低頭緩緩的織着。）

〔江泰略回頭，看了這兩個婦人一眼，顯着厭惡的神氣又轉過身讀他的「麻衣神相」〕

陳（長長的噓出一口氣四面望了望，提起袖口擦抹一下眼角，走到方凳子前坐下，迎着黃昏的一點微光默默的拈起鞋底。）

江（忽然搓頓着兩隻脚，混身寒瑟瑟的。）

（抬起頭望江）脚冷嗎？

江（心煩）唔！（又翻他的相書，彩又低下頭織毛線。）

〔半晌。〕

彩（斜覷江泰一下再低下頭織了兩針，實在忍不住了）泰！

江（若有所聞，但仍然看他的書。）

彩（又溫和的）泰，你在幹什麼？

江（不理她。）

〔陳看江一眼，不滿意地轉過頭去。〕

彩（放下毛線）泰，幾點了，現在？

江（拿起鏡子照着，頭也不同）不知道。

彩（只好看看外邊的天色）有六點了吧？

江（放下鏡子，回過頭，用手指了一下，冷冷地）看鐘！

彩 鐘壞了。

江（翻翻白眼）壞了拿去修！（又拿起鏡子。）

彩（怯弱地）泰，你再到客廳看看他們現在怎麼樣啦，好麼？

江（煩躁地）我不管，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你們會家的事也太複雜，我沒法管。

彩（懇求）你再去看一下，好不好？看看他們杜家人究竟想怎麼樣？

江 怎麼樣？人家到期要會家還錢，沒有錢要你們府上的房子，沒有房子要會老太

爺的壽木，那漆了幾十年的楠木棺材。

彩（無力地）可這壽木是爹的命，爹的命！

江 你既然知道這件事這麼難辦，你要我去幹什麼？

陳（早已停下針在聽，插進嘴）算了，就讓大奶奶一個人對付他們去吧，反正錢

是沒有，房子要住——

江 那棺材——

彩 爸捨不得！

江 (瞪瞪文彩) 明白啦？(又拿起鏡子。)

彩 (低頭嘆息，拿出手帕抹眼淚。)

〔半晌。外面烏鴉噪聲，水車「孜孜扭扭」滾過聲。

陳 (拍着鞋底，時而把針放在斑白的頭髮上擦兩下，又使勁把針札進鞋底。這時

她停下針，抬起頭嘆氣) 我走咯，走咯！明天我也走咯，可憐今天老爺子過的是甚麼喪氣生日！唉，像這樣活下去倒不如那天晚上……(忽然) 要是往年祖老太爺做壽的時候，家裏請客唱戲，院子裏，客廳裏擺滿了菊花，上上下下都開着酒席，哪兒哪兒都是拜壽的客人，几裏噶拉兒(「角落」) 滿世界都是壽桃，壽麵，紅壽帳子，哪像現在——

彩 (一直在沉思着眼前的苦難，呆望着江泰，幾乎沒聽見陳奶奶的話，此時打起

精神對江泰又溫和地提起話頭，泰，你在幹甚麼？

江（翻翻眼）你看我在幹甚麼？

彩（勉強的微笑）我說你一個人照甚麼？

江（早已不耐煩，立起來）我在照我的鼻子！你聽清楚，我在照我的鼻子！鼻子！鼻子！（拿起鏡子和書走到一個更遠的椅子上坐下。）

彩 你不要再叫了吧，爹這次性命是檢來的。

江（總覺文彩故意跟他爲難，心裏又似惱怒却又似毫無辦法的樣子，連連指着她）你看你！你看你！每次說話的口氣，言外之意總像是我那天把你父親氣病了似的。你問問現在誰不知道是你那位令兄，令嫂——

彩（只好極力辯解）誰這麼疑心哪？（又低首下心，溫婉地）我說，爹今天剛從醫院回來，你就當着給他老人家拜壽，到上屋看看他，好吧？

江（還是氣鼓鼓地）我不懂，他既然不願意見我，你爲甚麼非要我見他不可？就

算那天我喝醉啦，說錯了話得罪了他，上個月到醫院也望了他一踏，他都不見我，不見我——

彩

（解釋）唉，老人家現在心緒不好！

江

那我心緒就好？

彩

（困難地）可現在爹回了家，你難道就一輩子不見他？就當作客人吧，主人回

來了，我們也該去問聲好，何況你——

江

（理曲却氣壯，走到她的面前又指又點）你，你，你的嘴怎麼現在學得這麼刁？這麼刁？我，我躲開你好不好？

〔江堵氣拿着鏡子由書齋小門走出去。〕

彩

（難過地）江泰？

陳

唉，隨他——

〔江又匆匆進來在原處亂找。〕

江 我的麻衣神相呢？（找着）哦，這兒。

〔江又走出。〕

彩 江泰！

陳 （十分同情）唉，隨他去吧，不見面也好。看見姑老爺老爺子說不定又想起清少爺，心裏更不舒服了。

彩 （無可奈何，只得嘆了口氣）您的鞋底拈好了吧？

陳 （微笑）也就差一兩針了。（放下鞋底，把她的銅邊老花鏡取下來，揉揉眼睛）鞋倒是做好了，人又不在了。

彩 （勉強掙出一句希望的話）人總是要回來的。

陳 （頓了一下，兩手提起衣裾擦淚水，傷心地）嗯，但——願？

彩 （淒涼地）奶媽，您明天別走吧，再過些日子，哥哥會回來的。

陳 （一月來的煩憂使她的面色失了來時的紅潤。她顫巍巍搖着頭，乾巴巴的瘡

嘴激動得一抽一抽的。她心裏實在捨不得，而口裏却固執地說：「不，不，我要走，我要走的。」（立起把身邊的針線什物往簸籬裏收，一面揉揉她的紅鼻頭）「說等吧，也等了一個多月了，願也許了，香也燒了，還是沒音沒信，可憐我的清少爺跑出去就穿了一件薄夾袍——」（向外喊）「小柱兒！小柱兒！」

彩 小柱兒大概幫袁先生細行李呢。

顧 （驚慌裏取出一塊小包袱皮，包着那雙還未完全做好的棉鞋）「要，要是有一天他回來了，就趕緊帶個話給我，我好從鄉下跑來看他。」（又不覺眼淚汪汪的）「打，打聽出個下落呢，姑小姐就把這雙棉鞋掄好給他寄去——」（回頭又喊）「小柱兒！」——（對彩）「就說大奶媽給他做的，叫他給奶媽捎個信。」（閃出一絲笑容）「那天，只要我沒死，多遠也要去看他去。」（忍不住又抽咽起來。）

彩 （走過來撫慰着老奶媽）「別，別這麼難過！他在外面不會怎麼樣。」（勉強的苦笑）「三十六七快抱孫子的人，哪會——」

陳（淚眼婆娑）多大我也看他，是個小孩子，從來也沒出過門，連自己吃的穿的，都不會料理的人——（一面喊一面走向通大客廳的門）小柱兒，小柱兒！

小柱兒的聲音 嚷，奶奶！

陳 你在幹甚麼哪？你還不收拾收拾睡覺，明兒格好趕路。

小柱兒的聲音 慄小姐叫我幫她餵鴿子呢。

陳（一面向大客廳走，一面嘮叨）唉，慄小姐也是孤零零的可憐，可也白糟塌糧食，這時候這鴿子還餵個甚麼勁兒？

〔陳由大客廳門走出。〕

彩（一半對着陳奶媽說一半是自語，喟然）餵也是看在那愛鴿子的人！

〔外面又一陣烏鴉噪，她打了個寒戰，正拿起她的織物，——〕

〔江泰嚙然由書齋小門上。〕

江（忘記了方纔的氣焰，像在黃昏天背上沾濕了雨一般，說不出的又是喪氣，又

是惱怒，又是悲哀的神色，連連的搖着頭）沒辦法，沒辦法！真是沒辦法！這麼大的一所房子，走東到西的沒有一塊暖和地方。到今兒格還不生火，腳凍得要死。你那位令嫂就懂得弄錢，你的父親就知道他的棺材。我真不明白這樣活着有甚麼意義，有甚麼意義？

彩 別埋怨了，怎麼樣日子總是要過的。

江 悶極了，我也要革命！（從似乎是開玩笑又似乎是發脾氣的口氣而逐漸激憤的喊起來）我也反抗，我也打倒，我也要學瑞貞那孩子交些革命黨朋友，反抗，打倒，打倒，反抗！都滾他媽的蛋，革他媽的命！打一切都給他一個推翻！而，而——（突然摸着自己的口袋，不覺挖苦挖苦自己，慘笑出來）我這口袋裏，就剩下一塊錢——（摸摸又眨眨眼）不，連一塊錢也沒有——（翻眼想想，低聲）

看了相！

彩

江泰，你這——

江（忽然搖頭，『如喪考妣』的樣子，長嘆一聲）要是我能發明一種像『萬金油』似的藥多好啊！多好啊！

彩（哀切地）泰，不要再這樣胡思亂想，順嘴裏扯，你這樣會弄成神經病的。

江（像沒聽見她的話，驀地又提起精神）文彩，我告訴你，今天早上我逛市場，又看了一個相。那個看相的也說我現在正交鼻運，要發財，連誇我的鼻子生得好，飽滿，藏財。（十分認真地）我剛纔照照我的鼻子，倒是生得不錯！（直怕文彩駁斥）看相大概是有點道理，不然怎麼我從前的事都說的挺靈呢？

彩 那你也該出去找朋友啊！

江（有些自信）嘿！我一定要找，我要找我那些闊同學。（彷彿用話來喚起自己的行動的勇氣）我就要找，一會兒我就去找！我大概是要走運了。

彩（鼓勵地）江泰，只要你肯動一動你的腿，你不會不發達的。

江（不覺高興起來）真的嗎？（突然）文彩，我剛纔到上房看你爹去了。

彩（也提起高興）他，他老人家跟你說甚麼？

江（黠巧地）這可不怪我，他不在屋。

他又出屋了？

江 噫，不知道他——

（陳奶媽由書齋小門上。）

陳（有些惶惶）姑小姐，你去看看去吧。

彩，怎麼？

陳 唉！老爺子一個人拄着個棍兒又到廂房看他的壽木去了。

彩 噫——

陳（哀痛地）老爺子一個人站在那兒，直對着那棺材流眼淚……

江 懷小姐呢？

陳 大概給大奶奶在廚房蒸甚麼湯呢。——姑小姐，那棺材再也給不得杜家，您先

去勸勸老爺子去吧。

彩 (泫然) 可憐, 爹, 我, 我去—— (向書房走)

江 (譏誚地) 別, 文彩, 你先去勸勸你那好嫂子吧。

彩 (一本正經) 她正在跟杜家人商量着推呢?

江 哼, 她正在跟杜家商量着送呢。你叫她發點良心, 別儘想把押給杜家的房子留下來, 等她一個人日後賣好價錢, 你父親的棺材就送不出去了。記着, 你父親今天出院的醫藥費都是人家懷小姐拿出來的錢。你嫂子一個躲在屋子裏吃雞, 當着人裝窮, 就知道賣嘴, 你忘了你爹那天進醫院以前她咬你爹那一口啦, 哼, 你們這位令嫂啊——

[恩銘由書齋小門上]

陳 (聽見足步聲, 回頭一望, 不覺低聲) 大奶奶來了。

江 (默然, 走在一傍)

〔思懿面色陰暗，蹙着眉頭，故意顯得十分爲難又十分哀慟的樣子，她穿件咖啡色起黑花的長袖絨旗袍，靠胳膊肘的地方有些磨光了，領子上的鈕扣沒扣，青禮服呢鞋。〕

彩（怯弱地）怎麼樣，大嫂？

思（默默走向沙發那邊去）

〔半响。〕

陳（關切而又膽怯地）杜家人到底肯不肯？

思（仍默然坐在沙發上）

彩大嫂，杜家人——

思（猛然撲在沙發的扶手上，有聲有色的哭起來）文清，你跑到哪兒去了？文清，你跑了，扔下這一家子，叫我一個人撐，我怎麼辦得了啊？你在家，我還有個商量，不在家，誰見這種難人的事，我一個婦道還有甚麼注意啣！

〔江泰冷冷地站在一旁望着她。〕

陳（受了感動）大奶奶，您說人家究竟肯不肯緩期呀？

思（鼻涕眼淚抹着，抽咽着，數落着）你們想，人家杜家開紗廠的，鬼靈精！到了我們家這個時候，「牆倒衆人推」，還會肯嗎？他們看透了這家裏沒有一個男人，（江泰鼻孔哼了一聲）老的老，小的小，他們不乘火打劫，逼得你非答應不可，怎麼會死心啊！

彩（絕望地）這麼說，他們還是非要爹的壽木不可？

思（直拿手帕擦着紅腫的眼，依然抽動着肩膀）你叫我有甚麼法子，錢，錢我們拿不出，房子，房子我們要住，一大家子的人張着嘴要吃。那壽木，杜家老太爺想了多少年，如今非要不可，非要——

江（靠着自已臥室的門框冷言冷語地）那就送給他們得啦。

陳（驚愕）啊，送給他們？

思（不理江泰）並且人家今天就要——

彩（倒吸一口氣）今天？

思 嘿，他們說杜家老太爺病得眼看着就要斷氣，立了遺囑，點明——

江（替她說）要會家老太爺的棺材！

彩（立刻）那爹怎麼會肯？

陳（插嘴）就是肯，誰能去跟老太爺子說？

彩（緊接）並且爹剛從醫院回來。

陳（岔進）今天又是老爺子的生日——

思（突然又噎起來）我，我就是說啊！文清，你跑到哪兒去了？到了這個時候，叫我怎麼辦啊？我這公公也要顧，家裏的生活也要管，我現在是『忠孝不能兩全』

文清你叫我怎麼哪！

〔在大奶奶的哭嚎聲中，書齋的小門打開，曾皓拄着拐杖，巍巍然地走進來。他穿着藏青「線春」的絲棉袍子，上面罩件黑呢馬褂，黑氈鞋。面色黃枯，形容慘沮，但在他走路的样子看來，似乎已經恢復了健

康。他儘量保持自己僅餘那點尊嚴，從眼裏看得出他在絕望中再做最後一次掙扎，然而他又多麼厭惡眼前這一幫人。

〔大家回過頭都立起來。江泰一看見就偷偷沿牆溜進自己的屋裏。〕

彩 爹，（跑過去扶他。）

皓 （以手揮開，極力提起虛弱的嗓音）不要扶，讓我自己走。（走向沙發。）

思 （慇懃勸）爹，我還是扶您回屋躺着吧。

皓 （坐在沙發上對大家）坐下吧，都不要客氣了。

皓 （四面望望）江泰呢？

彩 他——（忽然想起）他在屋裏，（慚愧地）等着爹，給爹賠不是呢。

皓 老大還沒有信麼？

思 （慘淒淒地）有人說在濟南街上碰見他，又有人說在天津一個小客棧看見

他——

彩 哪裏都找到了，也找不到一點影子。

皓 那就不要找了吧。

彩 （打起精神安慰老人家）哥哥這次實在是後悔啦，所以這次在外面一定要創一番事業纔——

皓 （搖首）「知子莫若父」他沒有志氣，早晚他還是會——（似乎不願再提起他，忽然對彩）你叫江泰進來吧。

彩 （走了一步，中心愧怍，不覺轉身又向着父親）爹，我們真沒臉見爹，真是沒——

皓 唉，去叫他，不用說這些了。（對思）你也把寔兒跟瑞貞叫來。

〔彩至臥室前叫喚，思由書齋門走下。〕

彩 江泰，江——

〔江泰立刻悄悄溜出來。〕

江（出門就看見會皓正在望着他，不覺有些慚愧）爹，您——

皓（揮揮手）坐下，坐下吧。（江坐。皓對奶媽關心地）你告訴懷小姐，剛從醫院

回來，別去廚房再辛苦啦，歇一會去吧。

〔陳奶媽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彩（一直在望着江，示意，一等陳奶媽轉了身，低聲）你還不站起來給爹賠個罪！

江（似立非立）我，我——

皓（搖手）過去的事我們不提了，不提了。

〔江又坐下。靜默中，思懿領着露兒與瑞貞由書齋小門上。瑞貞穿着一件灰底子小紅花的布夾袍，

兒的袍子上罩上一件藍布大褂。

皓（指指椅子，他們都依次坐下，除了瑞貞立在文彩的背後。皓哀傷地望了望）

現在坐中大概就缺少老大，我們曾家的人都在這兒了。（望望屋子，微微咳了一下）這房子是從你們的太爺爺敬德公傳下來的，我們累代是書香門第，父

慈子孝，沒有叫人說過一句閒話。現在我們家裏出了我這種不孝的子孫——

思（有些難過）爹——

〔大家肅然相望，又低下頭。〕

皓 敗壞了曾家的門庭，教出一羣不明事理，不肯上進，不知孝順，連守成都做不到的兒女——

江（開始有些煩惡。）

彩（抬起頭來慚愧地）爹爹，你——

皓 這是我對不起我的祖宗，我沒有面目再見我們的祖先敬德公！（咳嗽，瑞貞走過來捶背。）

江（不耐，轉身連連搖頭，又唉聲嘆息起來，唧噥着）哎，哎，真是這時候還演甚麼戲？演甚麼戲？

彩（低聲）你又發瘋了！

皓（徐徐推開瑞貞）不要管我。（轉對大家）我不責備你們，責也無用。（滿面絕望可憐的神色，而聲調是恨恨的）都是一羣廢物，一羣能說會道的廢物。

（忽然來了一陣勇氣）江泰，你，你也是——

〔江似乎略有表示。〕

彩（怕他發作）泰，（江嘿然，又不做聲。）

皓（一半是責備，一半是發牢騷）成天地想發財，成天的做夢，不懂得一點人情世故，同老大一樣，白讀書，不知什麼害了你們，都是一對——（不覺大咳，自己捶了兩下。）

彩 唉，唉！

江（只好無奈何地連連出聲）這又何必呢，這又何必呢！

彩 爹爹！

皓 思懿，你是有兒女的人，已經做了兩年的婆婆，並且都要當祖母啦。（強壓自己

的憤怒)我不說你,錯誤也是我種的根,錯也不自今日始。(自己愈說愈凄慘)將來房子賣了以後,你們儘管把我當作死了一樣,這家裏沒有我這個人,我,我——(泫然欲泣。)

彩 (忍不住大哭)爹,爹!

思 (早已變了顏色)爹,我不明白爹的話。

皓 (沒有想到)你,你——

彩 (憤極)大嫂,你太欺侮爹了。

思 (反問)誰欺侮爹了?

彩 (老實人也逼得出了聲)一個人不能這麼沒良心。

思 誰沒良心?誰沒良心?天上有雷,眼前有爹,妹妹,我問你,誰?誰?

霆 (同時苦痛地)媽?

彩 (被她的氣勢所奪,氣得發抖)你,你逼得爹沒有一點路可走了。

江（無可奈何地）不要吵了，小姑子，嫂嫂們。

彩 你逼得爹連他老人家的壽木都要搶去賣，你逼得爹——

皓（止住她）文彩！

思（譏誚地）對了，是我逼他老人家，吃他老人家，（說說立起來）喝他老人家，成天在他老人家裏吃閒飯，一住就是四年，還帶着自己的姑爺——

霆（在旁一直隨聲勸阻，異常着急）媽，您別——媽，您——媽——

江（也突然冒了火）你放屁，我給了錢！

皓（急喘，鎮止他們）不要喊了！

思（同時）你給了錢？你纔——

皓（在一片吵聲中頓足怒喊）思懿，別再吵！（突然一變幾乎是哀號）我，我就

要死了！

（大家頓時安靜，只聽見思懿哀哀低泣。）

〔天開始暗下來，在肅靜的空氣中，黛方由大客廳門上她穿着深米色的嗶嘰夾袍，面龐較一個月前略瘦，因而她的眼睛更顯得大而有光彩，我們可以看出在那裏面含着無限鎮靜和平，與堅定的神色。她右手持一盞洋油燈，左臂抱着兩軸畫。看見她進來，瑞貞連忙走近，替她接下手裏的燈，同時低聲彷彿在她耳旁微微說了一句話。黛方默默領首，不覺悲哀地望望眼前那幾張沉肅的臉，就把兩軸畫放進那隻磁缸裏，又回身匆忙地由書齋門下。瑞貞一直望着她。

皓（嘆息）你們這一羣廢物，啊！到現在還有甚麼可吵的？

瑞 爺爺回屋歇歇吧！

皓（感動地）看看瑞貞同霆兒還有甚麼臉吵？（慨然）別再說啦，住在一起也沒有幾天了。思懿，你去跟杜家的管事說，說叫——（有些困難）叫他們把那壽木抬走，先先（凄慘地）留下我們這所房子吧。

彩 爹！

皓 杜家的意思剛纔黛方都跟我說了。

彩 哪個叫懷表妹對您說的？

思 (挺起來) 我！

皓 不要再計較這些事情啦！

江 (遲疑) 那麼您還是送給他們？

皓 (點頭)。

思 (不好開口，却終於說出) 可杜家人說今天就要。

皓 好好，隨他們，讓牠給有福氣的人睡去吧。(思就想出去說，不料皓回首對江)

江 泰，你叫他們趕快抬，現在就抬！(無限的哀痛) 我，我不想明天再看見這晦

氣的東西！(低頭不語，思只好停住脚)。

江 (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爹！(走了兩步又停住)。

皓 去吧，去說去吧！

江 (驀然回頭，走到皓的面前非常善意地) 爹，這有甚麼可難過的呢？人死就死

了睡個漆了幾百道的棺材又怎麼樣呢？（原是語調裏帶着同情而又安慰的口氣，但逐漸忘形，改了腔調，又按他一向的習慣，對着會皓滔滔不絕地說起來）這種事您就沒有看通，譬如說，您今天死啦，睡了就漆一道的棺材，又有甚麼關係呢？

彩（知道他的話又來了）江泰！

江（回頭對彩嫌厭地）你別吵！又轉臉對皓，和顏悅色，十分認真地勸解）那麼您死啦，沒有棺材睡又有甚麼關係呢。（指着，點着）這都是一種習慣！一種看法！（說得逐漸高興，漸次忘記了原來同情與安慰的善意，手舞足蹈地對着會皓開了講）譬如說，（坐在沙發上）我這麼坐着好看，（靈機一動）那麼，這麼（忽然把條腿翹在椅背上）坐着，就不好看麼？（對思）大嫂，（陶醉在自己的言詞裏，喝得微醺之後，幾乎忘記方纔的齟齬）我這是比方啊！（指着）你穿衣服好看，你不穿衣服就不好看麼？

思 姑老爺！

江 (繼續不斷) 這都未見得，未見得！這不過是一種看法！一種習慣！

皓 (插嘴) 江泰！

江 (不容人插嘴，流水似地接下去) 那麼譬如我吧，(坐下) 我死了，(回頭對文彩，不知他是玩笑，還是認真) 你就給我火葬？燒完啦，連骨頭末都要扔在海裏，再給牠一個水葬，痛痛快快來一個死無葬身之地！(彷彿在堂上講課一般) 這不過也是一種看法，這也可以成爲一種習慣！那麼，爹，您今天——

皓 (再也忍不住，高聲攔住他) 江泰！你自己願意怎麼死，怎麼葬，都任憑尊便。

(苦澀地) 我大病剛好，今天也還算是過生日，這些話現在大可不必——

江 (依然和平地，並不以爲忤) 好好，好好，您不贊成！無所謂，無所謂！人各有志！——

其實我早知道我的話多餘，我剛纔說着的時候，心裏就唸叨着，「別說啊！別說啊！」(抱歉地) 可我的嘴總不由得——

思（一直似乎在悲戚着）那姑老爺就此打住吧。（立起）那麼爹我（不忍說出的樣子，擦擦自己的眼角）就照您的吩咐跟杜家人說吧？

皓（絕望）好，也只有這一條路了。

思 唉！（走了兩步。）

彩（痛心）爹呀！

江（忽然立起）別，你們等等，一定等等！

〔江泰三脚兩步跑進自己的臥室，思也停住了脚。〕

皓（莫明其妙）這又是怎麼？

〔張順由通大客廳大門上。〕

張 杜家又來人說，陰陽生看好那壽木要在今天下半夜寅時以前抬進杜公館，他們問大奶奶——

彩 你——

〔江泰拿着一頂破呢帽，提着手杖，匆匆地走出來。〕

江（對張興高彩烈）你叫他們杜家那一批混賬王八旦，再在客廳等一下，你就說錢就來，我們老太爺的壽木要留在家裏當劈柴燒呢！

彩 你怎麼——

江（對皓，熱烈地）爹，您等一下，我找一個朋友去。（對彩）常鼎齋現在當了公安局長，找他一定有辦法。（對皓，非常有把握地）這個老朋友跟我最好，這點小事一定不成問題。（有條有理）第一，他可以立刻找杜家交涉，叫他們以後不準再在此地無理取鬧。第二，萬一杜家不聽調度，臨時跟他通融（輕藐的口氣）這幾個大錢也決無問題，決無問題。

彩（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泰，真的可以？

江（敲敲手杖）自然自然，那麼，爹，我走啦（對思揚揚手）大嫂，說在頭裏，我担保，準成（提步就走）。

思（一陣風暴使她也有些昏眩）那麼爹，這件事——

彩（欣喜）爹！

〔江跨進大通客廳的門檻一步，又匆匆回來。〕

江（對彩，匆忙地把手一伸）我身上沒錢！

彩（連忙由衣袋裏拿出一小捲鈔票）這裏！

江（一看）三十……

〔江由大通客廳的門施施走出。〕

皓（被他擦得頭昏眼花，現在纔喘出一口氣）江泰這個東西是怎麼回事？

彩（一直是崇拜着丈夫的，現在惟恐人不相信，於是極力對皓）爹，您放心吧，他平時不怎麼亂說話的。他現在說有辦法，就一定有辦法。

皓（將信將疑）哦！

思（管不住）哼，我看他——（忽然又制止了自己，轉對會皓，不自然地笑着）

那麼也好，爹，這棺木的事……

皓（像是得了一點希望的安慰似的，那樣嘆息一聲）也好吧，『死馬當做活馬醫，』就照他的意思辦吧。

張（不覺也有些喜色）那麼，大奶奶，我就對他們——

思（半天在抑壓着自己的愠怒，現在不免顏色難看，惡聲惡氣地）去，要你去幹甚麼？

〔思懿有些氣汹汹地向大客廳快步走去。〕

皓（追說）思懿，還是要和和氣氣對杜家人說話，請他們無論如何要等一等。
思 嚷！

〔思懿由通大客廳的門下，張順隨着出去。〕

彩（滿臉欣喜的笑容）瑞貞，你看你姑父有點瘋魔吧，他到了這個時候纔——

瑞（心裏有事，隨聲應）嗯，姑姑。

皓（又燃起希望，緊接着彩的話）唉！只要把那壽木留下來就好了！（不覺回顧）
| 霆兒，你看這件事有望麼？

霆（也隨聲答應）有，爺爺。

皓（點頭）但願家運從此就轉一轉。——嗯，都說不定的。（想立起，瑞貞過來扶）
你現在身體還好吧？

瑞好，爺爺。

皓（立起，望瑞，感慨地）你也是快當母親的人嘍！（文彩示意，叫霆兒也過來扶）
祖父，霆默默過來。皓望着孫兒和孫兒媳婦，忽然抱起無窮的希望）我瞧你們
這一對小夫妻總算相得的，將來看你們兩個撐起這個門戶吧。

彩（對霆示意，叫他應聲）霆兒！

霆（又應聲，望望瑞貞）是，爺爺。

皓（對着會家第三代人，期望的口氣）這次棺木保住了，房子也不要賣，明年開

了春，我爲你們再出門跑跑看，爲着你們的兒女我再當一次牛馬！（用手帕擦着眼角）唉，只要祖先保佑我身體好，你們誠心誠意爲我禱告吧！（向書齋走）

彩（過來扶着曾皓，湊着興會）是啊，明年開了春，爹身體也好了，瑞貞也把重孫子給您生下來，哥哥也——

（書齋小門打開，門前現出懋方。她像是剛剛插完——花，水淋淋的手還拿着兩三朵插剩下的菊花。）

懋（一隻手輕輕掠開掉在臉前的頭髮，溫和地）回屋歇歇吧，姨父，您的房間收拾好啦。

皓（快慰地）好好！（一面對文彩點首應聲，一面向外走）是啊，等明年開了春吧！——瑞貞，明年開了春，明年——

（瑞貞扶着他到書齋門口，望着懋方回頭暗暗地指了指這間屋子。懋方會意，點點頭，接過曾皓的手臂扶着他出去，後面隨着文彩。）

（靈兒立在屋中未動，瑞貞望他，又從書齋門口默默走回來。）

瑞 (低聲) ！

霆 (幾乎不敢望她的眼睛，悲戚地) 你明天一早就走麼？

瑞 (也不肯望他，低沉的聲音，遲緩而堅定地) 嗯。

霆 是跟袁家的人一路？

瑞 嗯，一同走。

霆 (四面望望，在口袋裏掏着甚麼) 那張字據我已經寫好了。

瑞 (凝視霆) 哦。

霆 (掏出一張紙，不覺又四面看一下，低聲讀着) 「離婚人謝瑞貞會霆，我們幼年結婚，意見不合，實難繼續同居，今後二人自願脫離夫妻——」

瑞 (心酸) 不要再唸下去了。

霆 (遲疑一下，想着彷彿是應該辦的手續，聳嘴) 那麼簽字，蓋章——

瑞 回頭在屋裏辦吧。

霆 也，也好。

瑞 (衷心哀痛) 霆，真對不起你，要你寫這樣的字據。

霆 (說不出話，從來沒有像今天對她這般依戀) 不，這兩年你在我們家也吃夠了苦。(忽然) 那個孩子不要了，你告訴過懷姨了吧？

瑞 (不願提起的回憶) 噯！她給孩子做的衣服我都想還給她了。怎麼？

霆 我想家裏有一個人知道也好。

瑞 (關切地) 霆，我走了以後，你幹什麼呢？

霆 不知道。(寂寞地) 學校現在不能上了。

瑞 (同情萬分) 你不要失望啊。

霆 不。

瑞 (安慰) 以後我們可以常通信的。

霆 好。(淚流下來)

〔外面圓兒嚷着「瑞貞！」〕

瑞 (酸苦) 不要難過, 多少事情是要拿出許多痛苦纔能買出一個「明白」呀。
霆 這「明白」是真難哪!

〔圓兒吹着口哨, 非常高興的樣子由通大客廳的門走進。她穿着灰, 藍, 白三種顏色混在一起的毛織品的裙子, 長短正到膝蓋, 上身是一件從頭上套着穿的印度紅的薄薄的短毛衫, 兩隻腿仍舊是光着的, 腳上穿着一雙白帆布運動鞋。她像是剛在忙着收拾東西, 頭髮有些亂, 兩腮也紅紅的, 依然是那樣活潑可喜。她一手舉一隻鳥籠, 裏面關着那個鴿子「孤獨」, 一手提着那個大金魚風箏, 許多地方都撕破了, 臂下還夾着用馬糞紙絞好的二尺來長的「北京人」的剪影。〕

圓 (大聲) 瑞貞, 我父親找了你好半天哪, 他問你的行李——

瑞 (忙止住她, 微笑) 請你聲音小點, 好吧?

圓 (只顧高興, 這時纔忽然想起來, 兩面望一下, 伸伸舌頭, 立刻警住喉嚨, 滿臉頑皮相, 全用氣音嘶出, 一頓一頓地) 我父親——問你——同你的朋友們——

行李——收拾好了沒有？

瑞（被她這種神氣惹得也笑起來）收拾好了。

圓（還是嘶着喉嚨）他說——只能——送你們一半路，——還問——（噓出一口氣，恢復原來的聲音）可整扭死我了。還是跟我來吧，我父親還要問你一大堆話呢。

瑞（爽快地）好，走吧。

圓（並不走，却抱着東西走向會霆，「煞有介事」的樣子）會霆，你爹不在家，（舉起那隻破舊的「金魚」紙鳶）這個破風箏還給你媽（紙鳶靠在桌邊，又舉起那鴿籠）這鴿子交給悽小姐（鴿籠放在桌上，這纔舉起那「北京人」的剪影，笑嘻嘻地）這個「北京人」我送你做紀念，你要不要？

霆（似乎早已忘記了一個多月前對圓兒的情感，點點頭）好。

圓（眨眨眼，像是心裏又在轉甚麼頑皮的念頭）明天天亮我們走了，就給你攔

在（指着通大客廳的門）這個門背後（對瑞）走吧，瑞貞！

〔圓兒一手持着那剪影，一手推着瑞貞的背向通大客廳的門走出。〕

〔這時思懿也由那門走進，正撞見她們。瑞貞望着婆婆楞了一下，就被圓兒一聲「走」推出去。〕

〔露望她們出了門，微微嘆了一聲。〕

思（斜着眼睛回望一下，走近露）瑞貞這些日子常不在家，總是找朋友，你知道她在幹些甚麼？

露（望望她，又搖搖頭）不知道。

思（嫌她自己的兒子太不精明，但也毫無辦法，抱怨地嘆口氣）哎，媳婦是你的呀，孩子，我也生不了這許多氣了！（忽然）他們呢？

露到上房去了。

思（訴說，委屈地）露兒，你剛纔看見媽怎麼受他們的氣了。

露（望望他的母親，又低下頭。）

思 (掏出手帕) 媽是命苦,你爺摔開我們跑了,你媽成天受這種氣,都是爲了你們哪!(擦擦淚潤濕了的眼。)

霆 媽,別哭了。

思 (撫着霆) 以後甚麼事都要告訴媽!(埋怨地) 瑞貞有肚子要不是媽上個月看出來,你們還是不告訴我的。(指着) 你們倆個是存的甚麼心哪!(關切地) 我叫瑞貞喝的那付安胎的藥她喝了沒有?

霆 沒有。

思 不,我說的前天我從羅太醫那裏討來的那個方子。

霆 (心裏難過,有些不耐) 沒有喝呀!

思 (勃然變色) 爲甚麼不喝呢?(厲聲) 叫她喝,要她喝,她再不聽話,你告訴我,看我怎麼灌她喝!她要覺得她自己不是會家的人,她肚子裏那塊肉可是會家的。現在爲她肚子裏那孩子,甚麼都由着她,她倒越說越來了。(忽然又低聲)

霆兒，你別糊塗，我看瑞貞這些日子是有點邪，鬼鬼祟祟，交些亂朋友——（更低聲）我怕她拿東西出去，夜晚前後門我都下了鎖，你要當心啊，我怕——

〔懷方端着一個藥罐由通書齋小門進。

懷 （溫婉地）羅太醫那方子的藥煎好了。

思 （望望她。）

懷 （看她不說話，於是又——）就在這兒吃麼？

思 （冷冷地）先攔在我屋裏的小炭爐上溫着吧！

〔懷端着藥由霆兒面前走過，進了思懿的屋子。

霆 （望望那藥罐裏的藥湯，詫異而又不大明白的神色）媽，怎麼羅太醫那個方

子您，您也在吃？

思 （臉色略變，有些尷尬，但立刻又鎮靜下來，含含糊糊地）媽，媽現在身體也不好，（找話說）這幾天倒是虧了你懷姨照顧着——（但立時又改了口氣，

咳了一聲，不過孩子，（臉上又是一陣暗雲，很惡地）慄姨這個人哪，（搖頭）她呀，她纔是——

〔漆方由臥室出。〕

慄
表嫂，姨父正叫着你呢！

思
（似理非理，點了點頭。回頭對寔）寔兒，跟我來。

〔寔兒隨着思懿由書齋小門下。〕

〔天更暗了。外面一兩聲雁叫，淒涼而寂寞地掠過這深秋漸晚的天空。〕

慄
（輕輕嘆息了一聲，顯出一點疲乏的樣子。忽然看見桌上那隻鴿籠，不覺伸手把牠舉起，凝望着那裏面的白鴿，——那個名叫「孤獨」的鴿子，——眼前似子浮起一層溼潤的憂愁，却又愛撫地對那鴿子微微露出一絲淒然的笑容——）

〔這時端貞提着一隻裝滿嬰兒衣服的小籐箱，把籐箱輕輕放在另外一張小桌上，又悄悄地走到櫥

方的身篋。

瑞 (低聲) 憐姨!

憐 (略驚, 轉身) 你來了! (放下鴿籠)

瑞 你看見我攔在你屋裏那封長信麼?

憐 (點頭) 呢。

瑞 你不怪我?

憐 (悲哀而慈愛地笑) 不——(忽然) 真地要走了麼?

瑞 (依依地) 唉。

憐 (嘆一口氣, 並非勸止, 只是捨不得) 別走吧!

瑞 (頓時激奮起來) 憐姨, 你還勸我忍下去?

憐 (彷彿在回憶着甚麼, 臉上浮起一片光彩, 緩慢而堅決地) 我知道, 人總該有忍不下去的時候。

瑞（眼裏閃着期待的神色，熱烈地握着她的蒼白的手指）那麼，你呢？

悽（煥發的神彩又收斂下去，淒淒地望着瑞貞，哀靜地）瑞貞，不談吧，你走了，我會

更寂寞的。以後我也許用不着說甚麼話，我會更——

瑞（更緊緊握着她的手，慢慢推她坐下）不，不，悽姨，你不能這樣，你不能一輩子這樣！（迫切地懇求）悽姨，我就要走了，你爲甚麼不跟我說幾句痛快話？你爲甚麼不說你的——（曖曖的暮色裏瞥見憐方含着淚光的大眼睛，突然抑止住自己。）

悽（緩緩地）你要我怎麼說呢？

瑞（不覺聳嘴）譬如你自己，你，你——（忽然）你爲甚麼不走呢？

悽（落漠地）我上哪裏去呢？

瑞（興奮地）可去的地方多的很。第一，你就可以跟我們走。

悽（搖頭）不，我不。

瑞（坐近她的身旁，親密地）你看見了我給你的書了麼？

懷看了。

瑞說的對不對？

懷對的。

瑞（笑起來）那你爲甚麼不跟我們一道走呢？

懷（聲調低徐，却說得斬截）我不

瑞爲甚麼？

懷（凄然望望她）不！

瑞（急切）可爲甚麼呢？

懷（想說，但又——這次只靜靜地搖搖頭。）

瑞你應該說出個理由啊，你！

懷（異常困難地）我覺得我，我在此地的事還沒有了。（『了』字此處作『完結』）

講。

瑞 我不懂。

憐 (微笑立起) 不要懂吧，說不明白的呀。

瑞 (追上去，索性——) 那麼你爲甚麼不去找他？

憐 (有一絲惶惑) 你說——

瑞 (爽朗) 找爹找他去！

憐 (又鎮定下來，一半像在沉思，一半像在追省，呆呆望着前面) 爲甚麼要找呢？

瑞 你不愛他嗎？

憐 (低下頭)

瑞 (一句比一句緊) 那麼爲甚麼不想找他？你爲甚麼不想(爽快)地憐姨，我現在不像從前那樣呆了。這些話一個月前我決不肯問的。你大概也知道我曉得。(沉重) 我要走了，此地再沒有第三個人，這屋子就是你同我。憐姨，告訴我，你

爲甚麼不找他，爲甚麼不？

悽 (嘆一口氣) 見到了就快樂麼？

瑞 (反問) 那麼你在這兒就快樂？

悽 我，我可以替他——(忽然覺得澀澀地說不出口，就這樣頓住。)

瑞 (急切) 你說呀，我的悽姨，你說過你要跟我好好談一次的。

悽 我，我說——(臉上逐漸閃耀着美麗的光彩，蒼白的面頰，泛起一層紅暈。話說

得由開始的暗澀而終於暢適。衷心的感動使得她的聲音都有些顫抖)——

他走了，他的父親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愛的字畫我

管；他愛的鴿子我喂；連他所不喜歡的人我都覺得該體貼，該喜歡，該愛，爲着——

瑞 (插進，逼問悽——悽話略頓，但語氣並未停止) 爲甚麼……？

悽 (顫動地) 爲着他所不愛的也都還是親近過他的！(二氣說完，充滿了喜悅。連自

己都驚訝這許久關在心裏如今纔形諸語言的情緒原是這般難以置信的。)

瑞（倒吸一口氣）所以你連靈的母親，我那婆婆，你都拚出你的性命來照料，照護。

悛（苦笑）你爹走了，她不也怪可憐嗎？

瑞（笑着但幾乎流下淚）真地悛姨，你就忘了她從前，現在，待你那種——

悛（哀矜地）爲甚麼要記得那些不快活的事呢？如果爲着他，爲着一個人，爲着他——

瑞（忍不住插嘴）哦，我的悛姨，這麼一個苦心腸，你爲甚麼不放在大一點的事上去？你爲甚麼處處忘不掉他？把你的心徧徧放在這麼一個廢人身上，這麼一個無用的廢——

悛（如同刺着她的心一樣，哀懇地）不要這麼說你的爹呀。

瑞（分辯）爺爺不也是這麼說他？

悛（心痛）不，不要這麼說，沒有人明白過他啊。

瑞（喘一口氣，哀痛地）那麼你就這樣預備一輩子不跟他見面啦？

悽 (突然慢慢低下頭去)

瑞 (沉摯地) 說呀, 悽姨!

悽 (低到幾乎聽不見) 嗯。

瑞 那當初你爲甚麼讓他走呢?

悽 (似乎在回憶, 整調裏充滿了同情) 我, 我看他在家裏苦, 我替他難過呀。

瑞 (不覺反問) 那麼他離開了, 你快樂?

悽 (低微) 嗯。

瑞 (嘆息) 唉, 兩個人這樣活下去是爲甚麼呢?

悽 (哀靜的臉上掠過一絲笑的波紋) 看見人家快樂, 你不也快樂麼?

瑞 (深刻的關心, 緩緩地) 你在家裏就不惦着他?

悽 (低下頭)

瑞 他在外面就不想着你?

悽 (眼淚默默流在蒼白的面頰上)

瑞 就一生，一生這樣孤獨下去——兩個人這樣苦下去？

悽 (凝神) 苦苦也許；但是並不孤獨的。

瑞 (深切感動) 可憐的悽姨，我懂，我懂，我懂啊！不過我怕，我怕爹也許有一天會回來。他回來了，甚麼又跟從前一樣，大家還是守着，苦着，看着，望着，誰也喘不出一口氣，誰也——

悽 (打了一個寒戰，驀然堅決地搖着頭) 不，他不會回來的。

瑞 (固執) 可萬一他——

悽 (輕輕擦去眼角上的淚痕) 他不曾，他死也不會回來的，(低頭望着那塊濕了的手帕，低聲緩緩地) 他已經回來見過我！

瑞 (吃了一驚) 爹走後又偷偷回來過？

悽 嗯。

瑞 (詫異起來) 哪一天?

悽 他走後第二天。

瑞 (未想到, 噓一口氣) 哦!

悽 (憐憫地) 可憐, 他身上一個錢也沒有。

瑞 (猜想到) 你就把你所有的錢都給了他?

悽 不, 我手邊的錢都給他了。

瑞 (略略有點輕蔑) 他收下了。

悽 (溫柔地) 我要他收下了。(回憶) 他說他要成一個人, 死也不再回來, (感

動得不能自止地說下去) 他說他對不起他的父親, 他的兒子, 連你他都提了又提。他要我照護你們, 看守他的家, 他的字畫, 他的鴿子。他說着說着就哭起來, 他還說, 他還說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淚珠早已落下, 却又忍不住笑起來)

瑞貞, 他還像個孩子, 哪像個連兒媳婦都有的人哪!

瑞 (嚴肅地) 那麼從今以後你決心爲他看守這個家? (以下的問答幾乎是沒有停頓, 一氣接下去)

悽 (又沉靜下來) 嗯。

瑞 (追問) 成天陪着快死的爺爺?

悽 (默默點首) 嗯。

瑞 (逼望着她) 送他的終。

悽 (躲開瑞的眼睛) 嗯。

瑞 (故意這樣問) 再照護他的兒子?

悽 (望瑞, 微微縐眉) 嗯。

瑞 侍候這一家子老小?

悽 (固執地) 嗯。

瑞 (幾乎是生了氣) 還整天看我這位婆婆的臉子?

愴（不由得輕輕地打了一個寒戰）喔——

瑞（反激）一輩子不出門？

愴（又鎮定下來）

瑞不嫁人？

愴

瑞（迫問）受氣？

愴（低沉）

瑞（逼近）吃苦？

愴（凝視）

瑞（狠而重）到死？

愴（低頭，用手摸着前額，緩緩地）到——死！

瑞（暴發，哀痛地）可我的好愴姨，你這是爲甚麼呀？

悻 (抬起頭) 爲着——

瑞 (質問的神色) 噫, 爲着——

悻 (困難地) 爲着,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忽然臉上顯出異樣美麗的笑容)
爲着, 這纔是活着呀!

瑞 (逼出一句話來) 你真地相信爹就不會回來麼?

悻 (微笑) 天會塌麼?

瑞 你真準備一生不離開會家的門, 這個牢, 就爲着這麼一個夢, 一個理想, 一個
人——

悻 (悠悠地) 也許有一天我會離開——

瑞 (迫待) 甚麼時候?

悻 (笑着) 那一天, 天真地能塌, 啞吧都急得說了話!

瑞 (無限的憫切) 悻, 把一個自己的快樂完全放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危險的,

也是不應該的。(感慨)過去我是個傻子，慄姨你現在還——

[室內一切漸漸隱入在昏暗的暮色裏，烏鴉在窗外屋簷上叫兩聲又飛走了。在瑞貞說話的當兒由遠遠城牆上斷續送來未歸營的號手吹着的號聲，在淒涼的空氣中寂寞地蕩漾，一直到閉幕。

慄 不說吧，瑞貞。(忽然揚頭望着外面)你聽，這遠遠吹的是甚麼？

瑞 (看出她不肯再談下去)城牆邊上吹的號。

慄 (諦聽)淒涼的很哪!

瑞 (點頭)嗯，天黑了過去我一個人坐在屋裏就怕聽這個，聽着就好像活着總是灰慘慘的。

慄 (眼裏湧出淚光)是啊，聽着是淒涼啊!(猛然熱烈地抓着瑞貞的手，低聲)可瑞貞，我現在突然覺得真快樂呀!(撫摸自己的胸)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來了一樣。(興奮地)活着不就是這個調子麼?我們活着就是這麼一大段又淒涼又甜蜜的日子啊!(感動地流下淚)叫你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

不住要笑啊！

瑞（拿手帕替憐擦淚，連連低聲喊）憐姨，你怎麼真地又哭了？憐姨你——

憐（傾聽遠遠的號聲）不要管我，你讓我哭哭吧！（淚光中又強自溫靜地笑出

來）可我是在笑啊！瑞貞，——（瑞貞不由得淒然地低下頭，用手帕抵住鼻端。

憐方又笑着想扶起瑞貞的頭）——瑞貞，你不要爲我哭啊！（溫柔地）這心

裏頭雖然是酸酸的，我的眼淚明明是因爲我太高興啦！——（瑞貞抬頭望她

一下，忍不住更抽咽起來。憐撫摸瑞的手，又像是快樂，又像是傷心地那樣低低

地安慰着，申訴着）——別哭了，瑞貞，多少年我沒說過這麼多話了，今天我的

心好像忽然打開了，又叫太陽照暖了似的。瑞貞，你真好！不是你，我不會這麼

快活；不是你，我不會談起了他，談得這麼多，又談得這麼好！（忽然更興奮地）

瑞貞，只要你覺得外邊快活，你就出去吧，出去吧！我在這兒也是一樣快活的。別

哭了，瑞貞，你說這是牢嗎？這不是呀，這不是呀，——

瑞（抽咽着）不，不，慄姨，我真替你難過！我怕呀！你不要這麼高興！你的臉又在發燒，我怕——

慄（懇求似的）瑞貞，不要管吧！我第一次這麼高興哪！（走近瑞放着小箱子的桌旁）瑞貞，這一箱小孩兒的衣服，你還是帶出去。（哀憫地）在外面還是儘量幫助人吧！把好的送給人家，壞的留給自己。甚麼可憐的人我們都要幫助，我們不是單靠吃來活着的啊！（打開那箱子）這些小衣服你用不着，就送給那些沒有衣服的小孩子們穿吧。（忽然由裏面抖出一件雪白的小毛線斗蓬）你看這件斗蓬好看吧？

瑞 好，真好看。

慄（得意地又取出一頂小白帽子）這個好玩吧？

瑞 嗯，真好玩。

慄（欣喜地又取出一件黃綢子小衣服）這件呢？

瑞 (也高起興來，不覺拍手) 這纔真美哪!

儀 (更快樂起來，她的臉更顯出美麗而溫和的光彩) 不，這不算好的，還有一件

(忍不住笑，低頭朝箱子裏——)

[淒涼的號聲，仍不斷地傳來，這時通大客廳的門緩緩推開，暮色昏暗裏顯出曾文清。他更蒼白瘦弱，穿一件舊的夾袍，臂裏挾着那軸畫，神色慘沮疲憊，低着頭蹣跚踱進來。

[儀方背向他，正高興地低頭取東西。瑞貞面朝着那扇門——

瑞 (一眼看見，像中了夢魘似的，喊不出聲來) 啊，這——

儀 (壓不下的歡喜，兩手舉出一個非常美麗的大洋娃娃，金黃色的頭髮，穿着粉紅色的紗衣服。她滿臉是笑，期待地望着瑞) 你看! (突然看見瑞貞的蒼白緊張的臉，顫抖地) 誰?

瑞 (呆望) 我看，天，天塌了。(突然回身，蓋上自己的臉。)

儀 (回頭望見文清，文清正停頓着，彷彿看不大清楚似地向她們這邊望) 啊!

〔文清當時低下頭，默默走進了自己的屋裏。〕

〔他進去後，思懿就由書齋小門跑進。〕

思
（驚喜）是文清回來了麼？

愰
（啞啞）回來了！

〔思立刻跑進自己的臥室。〕

〔愰方呆呆地楞在那裏。〕

〔遠遠的號聲隨着風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幕徐落——落後即起，表示到第二景經過相當的時間。）

第二景

離第三幕第一景有十個鐘頭的光景，是黎明以前那段最黑暗的時候。一盞洋油燈扭得很大，照着屋子裏十分明亮。那破金魚紙薦早不知扔在甚麼地方了。但那隻鴿籠還孤零零地放在桌子上，裏面的白鴿子動也不動，把頭偎在自己的毛羽裏，似乎早已入了睡。屋裏的空氣十分冷，半夜坐着，人要穿上很厚的衣服纔耐得住。遭秋盡冬來的寒氣。外面西風正緊，院子裏的白楊樹響得像一陣陣的急雨，使人壓不下一種悲涼淒苦的感覺。破了的窗紙也被吹的抖個不休。遠遠偶爾有更鏗聲，在西風的呼嘯中，間或傳來遠遠深巷裏賣「硬面饅頭」的老人叫賣聲，被那忽急忽緩的風，蕩漾得時而清楚，時而模糊。

這一夜曾家的人多半沒有上床，在曾家的歷史中，這是一個最慘痛的夜晚。曾家老太爺整夜都未闔上眼，想着那漆了又漆，朝夕相處有多少年的好壽木，再隔不到幾個時辰就要拱手讓給別人，心裏真比在火邊炙烤還要難忍。

杜家人說好要在「寅時」未盡——就是五點鐘——以前「迎材」把壽木抬到杜府。因此杜家管事只肯等到五點以前，而江泰從頭晚五點跑出去交涉借款到現在還未歸來。曾文彩一面焦急着丈夫的下落，同時又要到上房勸慰父親。一夜晚隨時出來，一問再問，到處去打電話，派人找，而江泰依然是毫無蹤影，其餘的人看到老太爺這般焦灼，也覺得不好不陪。自然有的人是誠心誠意，望着江泰把錢借來，好把杜家這羣狼虎一般的管事們趕走。有的呢，只不過是嘴上孝順，倒是怕江泰歸來，萬一借着了錢，把一筆生意打空了。同時在夜晚，曾家也有的人，暗地在房裏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流着眼淚，又懷着喜悅，抱着哀痛的心腸或光明的希望，追惜着過去，憧憬未來，這又是屬於明日的「北京人」的事，和在棺木裏打滾的人們不相干的。

在這間被淒涼與寒冷籠住了的屋子裏，文清癡了一般的坐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他換了一件深灰色枕綢舊棉袍，兩手插在袖管裏不作聲。倦怠和絕望交替着在眼神裏，眉峯間，嘴角邊浮移，終於沉悶地聽着遠處的更鑼聲，風聲，樹葉聲，和偶爾纔肯留心到的身旁思懿無盡無休的言語。

思懿換了一件藍毛噶的薄棉袍，大概不知已經說了多少話，現在似乎說累了，正期待地望着文清。

答話。她一手拿着一碗藥，一手拿着一隻空碗，兩隻碗互相倒過來倒過去，等着這碗熱藥涼了好喝，最後一口把藥喝光，就拿起另一杯清水漱了漱口。

思（放下碗，又開始——）好了，你也算回來了。我也算對得起會家的人了。（冷笑）總算沒叫我們那姑奶奶猜中，沒叫我把他哥哥逼走了不回來。

〔文清厭倦地抬頭來望望她。〕

思（斜眼看着文清，似乎十分認真地）怎麼樣這件事——我可就這麼說定了？（彷彿是不了解的神色）咦，你怎麼又不說話呀？這我可沒逼你老人家啊！

文（嘆息，無可奈何地）你，你究竟又打算幹甚麼吧？

思（睜大了眼，像是又遭受不白之冤的樣子）奇怪，順你老人家的意思這又不對了。（做出那「把心一橫」的神氣）我呀，做人就做到家！今天我們那位姑奶奶當着爹，當着我的兒女，對我發脾氣，我現在都爲着你忍下去！剛纔我也找她，低聲下氣地先跟她說了話，請她過來商量，大家一塊兒來商量商量——

文（忍不住，抬頭）商量甚麼？

思 噢，商量我們說的這件事啊？（認定自己看穿了文清的心思，譏刺地）這可不是小孩子見糖，心裏想，嘴裏說不要。我這個人頂喜歡痛痛快快的，心裏想要甚麼，嘴裏就說甚麼。我可不愛要吃羊肉又怕膻氣的男人。

文（厭煩）天快亮了，你睡去吧！

思（當做沒聽見，接着自己的語氣）我剛纔就爽爽快快地跟我們姑奶奶講——

文（驚愕）啊！你跟妹妹都說了——

思（嘔嘔嘴）怎麼這不能說？——

〔文彩由書齋小門上。她仍舊穿着那件駝絨袍子，不過加上了一件咖啡色毛衣。一夜沒睡，形容更顯憔悴，頭髮微微有些蓬亂。〕

彩（理着頭髮）怎麼哥哥，快五點了，你現在還不回屋睡去？

文（苦笑）不。

彩（轉對思，焦急地）江泰回來了沒有？

思 沒有。

彩 剛纔我彷彿聽見前邊下鎖開門。

思（冷冷地）那是杜家派的槓夫，抬壽木來啦。

彩 唉！（心裏逐漸襲來失望的寒冷，他打了一個寒戰，蜷縮地坐在那張舊沙發裏）

哦，好冷！

思（諦聽，忍不住故意地）你聽，現在又上了鎖了！（提出那問題）怎麼樣？（雖然稱呼得有些硬澀，但臉上却堆滿了笑容）妹妹，剛纔我提了那件事……

彩（心裏像生了亂草——茫然）甚麼？

思（諂媚地笑着瞟了文清一眼）我說把倩小姐娶過來的事。

彩（想起來，却又不知思懿肚子裏又在弄甚麼把戲，只好苦澀地笑了笑）這不大合適吧。

思（非常豪爽地）這有甚麼不合適的呢？（親熱地）妹妹，您可別把我這個做

嫂子的心看得（舉起小手指一比）這麼『不釘點兒』！大！我可不是那種成天要守着男人纔能過日子的人。『賢慧』這兩個字今生我也做不到，這一點度量我還有。（又謙虛地）按說呢，這並談不上甚麼度量不度量，表妹妹嫁表哥，親上加親，這也是天公地道，到處都有的事。

彩（老老實實）不，我說也該問問慳表妹的意思吧。

思（尖刻地笑出聲來）咳，這還用的着問？她還有甚麼不肯的？我可是個老實人，愛說一個痛快話，慳表妹這番心思，也不是我一個人看得出來。表妹呢，到到地地是個好人，我不愛說虧心話。那麼，（對文清似乎『懇切』的樣子）『表哥，』你現在也該說句老實話了吧？親姑奶奶也在這兒，你至少也該在妹妹面前，對我講一句明白話吧。

文（望望文彩，仍低頭不語）

思（追問）你說明白了我好替你辦事啊！

彩（彷彿猜得出哥哥的心思，替他說）我看這還是不大好吧。

思（眼珠一轉）這又有甚不大好的？妹妹，你放心，我決不會委屈懷表妹，只有比從前親，不會比從前遠！（益發表現自己的慷慨）我這個人最爽快不過，半夜裏我就把從前帶到曾家的首飾翻了翻，也巧，一翻就把我那付最好的珠子翻出來，這就算是我替文清給懷表妹下的定（說着由小桌上拿起一對從古老的簪子上拆下來的珠子，遞到文彩面前）妹妹，你看怎麼樣？

彩（只好接下來看，隨口稱讚）倒是不錯。

思（逐漸說得高興）我可急性子，連新房我都替文清看定了。一會袁家人上火車一走，空下屋子我就叫裱糊匠趕緊糊。大家湊個熱鬧，幫我個忙，倒不了兩三天，妹妹也就可以吃喜酒啦。我呀，甚麼事都想到啦——（望着文清似乎是嘲弄，却又像是讚美的神氣）我們文清心眼兒最好，他就怕虧待了他的懷表妹。

我早就想過；以後啊，（索性說個暢快）哎，說句不好聽的話吧，以後在家裏就是『兩頭大』，（粗鄙地大笑起來）我們誰也不委屈誰！

彩（心裏焦煩，但又不得不隨着笑兩聲）是啊，不過我怕總該也問一問爹吧？

〔張順由書齋小門上，似乎剛從床上被人叫起來，睡眼朦朧的，衣服都沒穿整齊。〕

張（進門就喘）大奶奶！

思（不理張順，裝做沒聽清楚彩的話）啊？

彩我說該問問爹吧。

思（更有把握地）欸，這件事爹還用着問？有了這麼個好兒媳婦，（話裏有話）

侍候他老人家，不更『名正言順』啦嗎？（忽然）不過就是一樣，在家裏愛怎

麼稱呼她，就怎麼稱呼。出門在外，她還是稱呼她的『慳小姐』好，不能也『奶

奶，太太』的叫人聽着笑話。——（又一轉，瞥了文清一眼）其實我倒無所謂，

這也是文清的意思，文清的意思。（文清剛要說話，她立刻轉過頭來問張）張

順，甚麼事？

張 老太爺請您。

思 老太爺還沒有睡？

張 嗯——

思 (對張) 走吧，嘍！

(思鑿急匆匆由書齋小門下，後面隨着張順。)

彩 (望着思走出去，纔站起來，走到文清面前非常同情的聲調，緩緩地) 哥哥，你還沒有吃東西吧？

文 (望着她，搖搖頭，又失望地出神。)

彩 我給你拿點棗泥酥來。

文 (連忙搖手，煩躁地) 不，不，不，(又倦憊地) 我吃不下。

彩 那麼哥哥，你到我屋裏洗洗臉，睡一會好不好？

文（失神地）不，我不想睡。

彩（想問又不好問，但終於——）她，她這一夜晚爲甚麼不讓你到屋子裏去？

文（慘笑）哼，她要我對她賠不是。

彩 你呢？

文（絕望但又非常堅決的神色）當然不！（就闔上眼。）

彩（十分同情，却又毫無辦法的口氣）唉，天下哪有這種事：丈夫剛回來一會兒，

好不到兩分鐘，又這樣沒完沒了地——

〔外面西風呼呼地吹着，陳奶媽由書齋小門上。她的面色也因爲一夜的疲倦而顯得蒼白，眼睛也有些凹陷。她披着一件大棉襖，打着呵欠走進來。〕

陳（看着文清低頭閉上眼靠着，以爲他睡着了，對着文彩，低聲）怎麼清少爺睡着着了？

彩（低聲）不會吧。

陳（走近文，文依然闔着眼，不想作聲。陳看着他，憐憫地搖搖頭，十分疼愛的，壓住嗓子回頭對彩）大概是睡着啦。（輕輕嘆一口氣，就把身上披的棉襖蓋在他的身上。）

彩（聲音低而急）別，別，您會凍着的，我去拿（向自己的臥室走）——

陳（以手止住文彩，嘶着聲音，匆促地）我不要緊得啦，姑小姐，您還是到上屋看看老爺子去吧！

彩（焦灼地）怎麼啦？

陳（心痛地）叫他躺下他都不肯，就在屋裏坐着又站起來，站起來又坐下，直問姑老爺回來了沒有？姑老爺回來了沒有？

彩（沒有了主意）那怎麼辦？怎麼辦呢？江泰到現在一夜晚沒有個影，不知道他跑到——

陳（搖頭）唉，真造孽！（把彩拉到一個離文清較遠的地方，怕吵醒他）說起可

憐！白天說說把壽木送給人家容易，到半夜一想，這守了幾十年的東西一會兒就要讓人拿去，——您想，他怎麼會不急！怎麼會不——

〔張順由書齋小門上。〕

張 姑奶奶！

陳 （忙指着似乎在沉睡着的文清，連連搖手。）

張 （立刻把聲音放低）老太爺請。

彩 唉！（走了兩步回頭）慳小姐呢？

陳 剛給老爺子捶完腿。——大概在屋裏收拾甚麼呢！

彩 唉。

〔文彩隨着張順由書齋小門下。〕

〔外面風聲稍緩，樹葉落在院子裏，打着滾，發出沙沙的聲音，更鏗聲漸漸地遠了，遠到聽不見。隔巷又

傳來賣「硬面饅饅」蒼涼單沉的叫賣聲。

〔陳奶媽打個呵欠，走到文清身邊。〕

陳 (低頭向文清，看他還是閉着眼，不覺微微叫出，十分疼愛地) 可憐的清少爺！

〔文清睜開了眼，依然是絕望而厭倦的目光，用手撐起身子——〕

陳 (驚愕) 清少爺，你醒啦？

文 (彷彿由懨懨的昏迷中喚醒，緩緩抬起頭) 是您呀，奶媽！

陳 (望着清，不覺擦着眼角) 是我呀，我的清少爺！(搖頭望着他，疼惜地) 可憐，真瘦多了！你怎麼在這兒睡着了？

文 (含含糊糊地) 嗯，奶媽。

陳 唉，我的清少爺，這些天在外面真苦壞啦！(擦着淚) 憐小姐跟我沒有一天不惦記着你呀。可憐，憐小姐——

文 (忽然抓着陳奶媽的手) 奶媽，我的奶媽！

陳 (忍不住心酸) 我的清少爺，我的肉，我的心疼的清少爺！你，你回來了還沒見

着憐小姐吧？

文（說不出口，只緊緊地握住陳奶媽乾巴巴的手）奶媽！奶媽！

陳（體貼到他的心腸，憐愛地）我已經給你找她來了。

文（驚駭，非常激動地）不，不，奶媽！

陳造孽喲，我的清少爺，你哪個要抱孫子的人哪，清少爺。

文（惶惑）不，不，別叫她！您爲甚麼要——

陳（看見書齋小門開啓）別，別，大概是她來了！

〔憐方由書齋小門上。〕

〔她換了一件黑毛巾布的旗袍，襯着長長的黑髮，蒼白的面容，冷靜的神色，大的眼睛裏稍稍露出難過而又疲倦的樣子，像一個美麗的幽靈輕輕地走進房來。〕

〔文此刻十分激動地站起來。〕

憐
陳奶媽！

陳（故意做出隨隨便便的樣子）慄小姐還沒睡呀。

慄（想不出話來）我，我來看看鴿子來啦。（就向攔着鴿籠的桌子走。）

陳（順口）對了，看吧！（忽然想起）我也去瞅瞅孫少爺孫少奶奶起來沒有，大

奶奶還叫他們小夫妻倆給袁家人送行呢。（說着就向外面走。）

文（舉起她的棉襖，低低的聲音）您的棉襖，奶媽！

陳（笑對他們）你們瞧我這記性！

〔陳拿着棉襖，搭訕着由書齋小門下。〕

〔天未亮之前，風又漸漸地刮大起來，白楊樹又像念雨一般地響着，遠處已經聽見第一遍雞叫，隨着

風在空中繚繞。

〔三人默對，半天說不出話，文清愧恨地低下頭，緩緩朝臥室走。

慄（眼睛纔從那鴿籠移開）文清！

文（停步，依然不敢回顧。）

憐 奶媽說你在找——

文 (轉身,慢慢抬頭望憐。)

憐 (又低下頭去。)

文 憐方!

憐 (不覺又痛苦地望着籠裏的鴿子。)

文 (沒有話說,淒涼地)這,這隻鴿子還在家裏。

憐 (點頭,沉痛地)嗯,因為他已經不會飛了!

文 (楞一楞)我——(忽然明白,掩面抽咽。)

憐 (聲音顫抖地)不,不——

文 (依然在哀泣。)

憐 (略近前一步,一半是安慰,一半是難過的口氣)不,不這樣,爲甚麼要哭呢?!

文 (大慟,撲在沙發上)我爲甚麼回來呀!我爲甚麼回來呀!明明曉得絕不該回

來的，我爲甚麼又回來呀！

愫
（哀傷地）飛不動，就回來吧！

文
（抽咽，訴說）不，你不知道啊——在外面——在外面的風浪——

愫
文清！你（取出一把鑰匙遞給文清）——

文
啊？

愫
這是那箱子的鑰匙！

文
（不明白）怎麼？

愫
（冷靜地）你的字畫都放在那箱子裏。（慢慢將鑰匙放在桌子上。）

文
（驚惶）你要怎麼樣啊，愫方——

〔半晌。外面風聲，樹葉聲。——〕

愫
你聽！

文
啊！

慄 外面的風吹得好大啊！

〔風聲中屋外彷彿有人在叫着：「慄姨！慄姨！」〕

慄 (諦聽) 外面誰在叫我啊？

文 (也聽，聽不見) 沒，沒有吧？

慄 (肯定，哀徐地) 有，有！

〔思懿由書齋小門上。〕

思 (對慄，似乎在譏諷，又似乎是一句無心的話) 啊！我一猜你就到這兒來啦？

(親熱地) 慄表妹，我的腰又痛起來啦，回頭你再給我推一推，好吧？剛纔我還忘了告訴你，你表哥回來了，倒給你帶了一樣好東西來了。

文 (窘極) 你——

思 (不由分說，拿起桌上那對珠子，送到慄方面前) 你看這對珠子多大呀，多圓哪！

文 (警惕) 思懿!

〔張順由通書齋小門上，在門口望見主人正在說話，就停住了脚。〕

思 (同時——不顧文清的臉色，笑着) 你表哥說，這是表哥送給表妹做——
文 (激動得發抖，突然暴發，憤怒地) 你這種人是甚麼心腸嘔!

〔文清說完，立刻跑進自己的臥室。〕

思 文清!

〔臥室門砰地關上。〕

思 (臉子一沉，冷冷地) 哎，我真不知道我這個當太太的還該怎麼做啦!

張 (這時走上前，低聲) 大奶奶，杜家管事說寅時都要過啦，現在非要抬棺材不可了。

思 好，我就去。

〔張順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思（突然）好，憐表妹，我們回頭說吧。（向通書齋的小門走了兩步，又回轉身，親熱

地笑着）憐表妹，我怕我的胃氣又要犯，你到廚房給我炒一把熱鹽焗焗，好吧？

憐（低下頭）

〔思懿由書齋小門下。〕

憐（呆立在那裏，望着鴿籠）

〔外面風聲。〕

〔瑞貞由通大客廳的門上。〕

瑞
憐姨！

憐（不動）嗯。

瑞（急切）憐姨！

憐（緩緩回頭，對瑞，哀傷的婉惜）快樂真是不常的呀，連一個快樂的夢都這

樣短！

瑞（同情的聲調）不早了，懷姨，走吧！

懷（低沉）門還是鎖着的，鑰匙在——

瑞（自信地）不要緊！『北京人』會幫我們的忙。

懷（不大懂）『北京人』——

〔外面思懿在喊。〕

思懿的聲音 懷表妹！懷表妹！

瑞（推開通大客廳的門，指着門內——）就是他！

〔門後屹然立着那小山一般的『北京人』，他現在穿着一件染滿機器上油泥的帆布工服，櫻黑的臉，鋼軸似的胳膊，寬大的手裏握着一把鋼鉗子，粗黑的眉毛下，目光炯炯，肅然可畏，但仔細看來却帶着和穆坦擊的微笑的神色，又叫人覺得藹然可親。〕

思懿的聲音（更近）懷表妹！懷表妹！

瑞 她來了！

〔瑞貞走到通大客廳的門背後躲起。〕「北京人」巍然站在門前。

〔思懿立刻由書齋小門上。〕

思 哦，你一個人還在這兒！爹要喝參湯，走吧。

愫 （點頭，就要走。）

思 （忽然親熱地）哦，愫表妹，我想起來了，我看我就現在對你說了吧？（說着走

到桌旁，把放在桌上的那付珠子拿起來。忽然瞥見了「北京人」吃了一驚，對
他）咦，你在這兒幹甚麼？

北京人 （森然望着她。）

思 （驚疑）問你！你在這兒幹甚麼？

北京人 （又彷彿嘲諷而輕蔑地在嘴上露出個笑容。）

愫 （沉靜地）他是個啞吧。

思 （沒有辦法，厭惡地盯了「北京人」一眼，對愫）我們在外面說去吧。

「恩懿拉着憐方由書齋小門下。」

「瑞貞聽見人走了，立刻又由通大客廳的門上。」

瑞 走了？（望望，轉對『北京人』指着外面，一邊說，一邊以手做勢）門——大門，

——鎖着，——沒有鑰匙！

北京人（徐徐舉起拳頭，一字一字，粗重而有力地）我——們——打——開！

瑞（略吃一驚）你，你——

北京人（坦摯可親地笑着）跟——我——來！（立刻舉步就向前走。）

瑞（大喜）慄姨！慄姨！（忽又轉身對『北京人』親切地）你在前面走，我們跟

着來！

北京人（點首。）

「『北京人』像一個偉大的巨靈引導似的由通大客廳門走出。」

「同時憐方由書齋小門上，顏色非常慘白。」

瑞 (高興地跑過來) 憐姨! 憐姨! 我告—— (忽然發現憐方慘白的臉) 你怎麼臉發了青? 怎麼她對你說了甚麼?

憐 (微微搖搖頭)

瑞 (止不住那高興) 憐姨, 我告訴你一件奇怪的事! 啞吧真地說了話了!
憐 (沉重地) 嗯, 我也應該走了。

[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非常熱鬧的吹吹打打的鑼鼓喧响響, 掩住了風聲。

瑞 (驚愕, 回頭) 這是幹甚麼?

憐 大概杜家那邊預備迎棺材呢。

瑞 (又笑着問) 你的東西呢?

憐 在廂房裏。

瑞 拿走吧?

憐 (點首) 嗯。

瑞 懷姨，你——

懷 (凄然) 不，你先走!

瑞 (驚異) 怎麼，你又——

懷 (搖頭) 不，我就來，我只想再見他一面!

瑞 (以爲是——不覺氣憤) 誰?

懷 (惻然) 可憐的姨父!

瑞 (纔明白了) 哦! (也有些難過) 好吧，那我先走，我們回頭在車站上見。

[外面文彩喊着，「江泰! 江泰!」瑞貞立刻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懷方剛向書齋小門走了兩步，文彩就由書齋小門上，滿臉的淚痕。

彩 (焦急地) 江泰還沒有回來?

懷 沒有。

彩 他怎麼還不回來? (說着就跌坐在沙發上嗚咽起來) 我的爹呀，我的可憐的

爹呀！

愫
(急切地) 怎麼啦？

彩 (一邊用手帕擦淚，一邊訴說着) 杜家的人現在非要抬棺材，爹一死兒不許可憐，可憐他老人家像個小孩子似地抱着那棺材死也不肯放。(又抽咽) 我真不敢看爹那個可憐的樣子！(抬頭望着滿眼露出哀憐神色的愫方) 表妹，你去勸爹進來吧，別再在棺材旁邊看哪！

愫
(淒然向書齋小門走)

[愫方由書齋小門下。]

彩 (同時獨自——) 爹，你要我們這種兒女幹甚麼喲？(立起，不由得) 哥哥！
哥哥！(向文清臥室走) 我們這種人有甚麼用，有甚麼用啊！

[忽然外面爆竹聲大作。]

彩
(不覺停住脚，回頭望。)

（張順由書齋小門上，眼睛也紅紅的。）

彩 這是甚麼？

張 （又是氣又是難過）杜家那邊放鞭迎壽材呢！我們後門也打開啦，棺材已經抬起來了。

〔在爆竹聲中聽見了許多槓夫抬着棺木，整齊的脚步聲，和低沉地「唉喲，唉喲」的聲音，同時還參雜着杜家的管事們督促着照料着的叫喊聲，書齋窗戶裏望見許多燈籠，匆忙地隨着人來回搖動。

〔這時陳奶媽和懋方扶着曾皓由書齋小門走進，曾皓面色白得像紙，眼睛裏佈滿了紅絲。在極度的緊張中，他幾乎像顛狂了一般，說甚麼也不肯進來。陳奶媽一邊擦着眼淚，一邊不住地勸慰，拉着，推着。懋方悲痛地望着曾皓的臉。他們後面跟着思懿，她也拿了手帕在擦着眼角，不知是在擦沙，還是擦淚水。

陳 （連連地）進來吧，老爺子！——別看了！進來吧！——

皓 （回頭呼喚，聲音瘖啞）等等！叫他們再等等！等着！（顛巍巍轉對思，言語失了倫次）你再告訴他們，說錢就來，人就來，錢就拿人來等等！叫他們再等等！

懷 姨父！你——

〔懷方把皓扶在一個地方倚着，看見老人這般激動地喘息，忽然想起要爲他拿甚麼東西，立刻匆匆由書齋小門下。〕

陳 （不住地勸解）老爺子，讓他們去吧，（恨恨地）讓他們拿去挺屍去吧！

皓 （幾乎是乞憐）你去呀，思懿！

思 （這時她也不免有些難過，無奈何地只得用彷彿在哄騙着小孩子的口氣）
爹有了錢，我們再買付好的。

皓 （憤極）文彩，你去！你去！（頓足）江泰究竟來不來？他來不來？

彩 （一直在傷痛着——連聲應）他來，他來呀，我的爹！

〔外面爆竹聲更響，抬棺木的脚步聲彷彿越走越近，就要從眼前過似的。〕

皓 （不覺喊起來）江泰！江泰！（又像是對着文彩，又像是對着自己）他到哪兒去啦？他到哪兒去啦！

〔這時通大客廳的門忽然推開，江泰滿臉通紅，頭髮散亂，衣服上一身的糊摺，搖搖幌幌地走進來。

〔爆竹聲漸停。

皓（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江泰，你來了！

江（小丑似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不知是得意還是懊喪的神氣，含糊地對着他點了點頭）我——來——了！

皓（忘其所以）好，來得好！張順，叫他們等着！給他們錢，讓他們滾去，張順。

〔張順立刻由書齋小門下。

彩（同時走到江泰面前）借，借的錢呢！（伸出手）

江（手一拍，興高采烈）在這兒！（由口袋裏掏出一捲「手紙」，「拍」一擲在她的手掌裏）在這兒！

彩，你又——

江（同時回頭望門口）進來！滾進來！

〔果然由通大客廳的門口走進一個警察，後面隨着曾靈，非常慚愧的顏色，手裏替他拿着牛瓶，白蘭地。〕

江（手脚不穩而理直氣壯）就是他！（又指點着，清清楚楚地）就——是——
他！（轉身對會家的人們申辯）我在北京飯店開了一個房間，住了一夜，可今天他們偏說我拿了東西，拿了他們的東西——

皓 這——

警（非常懂事地）對不起，昨兒晚上委屈這位先生在我們的派出所——

江 你放屁！北京飯店！

警（依然非常有禮貌地）派出所！

江（大怒）北京飯店！（指着警察）你們的局長我認識！（說着走着，一剎時怒氣拋到九霄雲外）你看，這是我的家！我的老婆！（莫明其妙地頓時忘記了方纔的衝突，得意地）我的岳父曾皓先生（忽然抬頭，笑起來）你看哪！（指屋）

我的房子！（一面笑，望着警察，一面含含糊糊地指着點着，彷彿在引導人家參觀）我的桌子！（到自己臥室門前）我的門！（於是就糊裏糊塗走進去，嘴裏還在說着）我的——

〔忽然不很重的「撲通」一聲——〕

彩 泰，你——（跑進自己的臥室。）

警察 諸位現在都看見了，我也跟這位少爺交待明白啦。（隨隨便便舉起手行個禮。）

〔警察由通大客廳的門下。〕

外面的人（高興地）抬罷！（接着哄然一笑，立刻又響起沉重的腳步聲。）

皓（突又轉身。）

陳 您幹甚麼？

皓 我看——看——

陳得啦，老爺子——

〔曾皓走在前面，陳奶媽趕緊去扶，思懿也過去扶着。陳與皓由書齋小門下。〕

〔外面的喧囂聲，脚步声，隨着轉灣抹角漸行漸遠。〕

思（將皓扶到門口，又走回來，好奇地）：「這兒，那警察說甚麼？」

霆：他說姑爹昨天晚上醉醺醺地到洋舖子買東西，順手就拿了人家一瓶酒。

思：叫人當面逮着啦？

霆：「嗯，不知怎麼姑爹一晚上在派出所還喝了一半，又不知怎麼姑爹又把自己給說出來了，這（舉起那半瓶酒）這是剩下那半瓶『白蘭地！』（把酒放在桌子上，就苦痛地坐在沙發上。）」

思（幸災樂禍）：「這倒好，你姑爹現在又學會一手啦？」（向臥室門走）文清，（到門口）文清，剛纔我已經跟你的懷表妹說了，看她樣子倒也挺高興。以後好啦，你也舒服，我也舒服。你呢，有你的懷表妹陪你；我呢，坐月子的時候，也有個人

伺候！

霆 (母親的末一句話像一根鋼針戳入他的耳朵裏，觸電一般驀然抬起頭) 媽，您說甚麼？

思 (不大懂) 怎麼——

霆 (徐徐立起) 您說您也要——呃——

思 (有些慚色) 嗯——

霆 (恐懼地) 生？

思 (臉上表現出那件事實) 怎麼？

霆 (對他母親絕望地看了一眼，半晌，狠而重地) 唉！生吧！

[霆突然由通大客廳的門跑下]

思 霆兒！(追了兩步) 霆兒！(痛苦地) 我的霆兒！

[彩由臥室匆匆地出來]

彩 爹呢？

思 （呆立）送壽木呢！

〔彩剛要向書齋小門走去，陳奶媽扶着曾皓由書齋小門上，皓在門口不肯走，向外望着，喊着。彩立刻追到門前，外面的燈籠稀少了，那些槓夫們已經走得很遠。〕

皓 （臉向着門外，遙遙地喊）不成，那不成！不是這樣抬法！

陳 （同時）得啦，老爺子得啦！

彩 （不住地）爹爹！

皓 （依依瞭望着那正在抬行的棺木，叫着，指着）不成！那碰不得呀！（對陳奶媽）

叫他們別碰着那土牆！那壽木蓋子是四川漆！不能碰！碰不得！

思 別管啦，爹碰壞了也是人家的。

皓 （被她提醒，靜下來發楞，半晌，忽然大慟）亡妻呀！我的亡妻呀！你死得好，死得早，沒有死的，連連自己的棺木都——（頓足）活着要兒孫幹甚麼，啲要這羣

像耗子似的兒孫幹甚麼喲！（哀痛地跌坐在沙發上。）

〔忽然一片土牆倒塌聲。〕

〔大家沈默。〕

彩（低聲）土牆塌了。

〔靜默中，江泰由自己的臥室搖搖幌幌又走出來。〕

江（和顏悅色，抱着極大的善意，對着思懿）我告訴過你，八月節我就告訴過你，要塌！要塌！現在，你看，是不是——

〔思厭惡地看他一眼，陡然轉身由書齋小門走下。〕

江（搖頭）哎，沒有人肯聽我的話！沒有人理我的喲！沒有人理我的喲！

〔江泰一邊說着，一邊順手又把桌上那半瓶「白蘭地」拿起來，又進了屋。〕

彩（着急）江泰（跟着進去）

〔遠遠雞又在叫。〕

陳
唉

〔這時彷彿隔壁忽然傳來一片女人的哭聲。愫方一隻手腕上搭着自己要帶走的一條毯子，一手端了一碗參湯，由書齋小門進。〕

皓（抬頭）誰在哭？

陳 大概杜家老太爺已經斷了氣了，我瞧瞧去。（皓又低下頭。）

〔陳奶媽匆匆由書齋小門下。〕

〔雞叫。〕

愫（走近皓，靜靜地）姨父！

皓（抬頭）啊？

愫（溫柔地）您要的參湯！（遞過去。）

皓 我要了麼？

愫 嗯！（擱在皓的手裏。）

〔圓兒突然由通大客廳的門悄悄上。她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只是上身又加了一件跟裙子一樣顏色的短大衣，脖子上鬆鬆地繫着一塊黑底子白點子的綢方巾，手裏拿着那「北京人」的剪影。

圓（站在門口，低聲，急促地）天就亮了，快走吧！

憐（點點頭。）

〔圓笑嘻嘻的立刻拿着那剪影縮回去，關上門。

皓（喝了一口，就把參湯放在沙發旁邊的桌上，微弱地長噓了一聲）唉！（低頭瞓上眼。）

憐（關心地）你好點吧！

皓（含糊地）嗯，——

憐（哀憐地）我走了！姨父！

皓（點頭）你去歇一會兒吧。

憐（緩緩地）我去了！

皓 (疲憊到極點像要睡的樣子，輕微地) 嗯！

[憐轉身走了兩步回頭望望那衰弱的老人的可憐的樣子，忍不住又回來把自己要帶走的毯子輕輕地給他蓋上。]

皓 (忽然又含糊地) 回頭就來呀。

憐 (滿眼的淚光) 就來！

[憐一面退着走一面望着皓。]

皓 (閉着眼) 再來給我捶捶。

憐 (淚止不住的流下來) 嗯，再來給您捶！再來給您捶！——再來——(似乎聽見又有甚麼人要進來，立刻轉向通大客廳的門走。)

[憐方剛一走出，文彩由臥室進。]

彩 (看見皓在打瞌睡，輕輕地) 爹，把參湯喝了吧，涼了！
皓 不，我不想喝。

彩（悲哀地安慰着）爹，別難過了！怎麼樣的日子都是要過的。（流下淚來）等吧，爹。等到明年開了春，爹的身體也好了，重孫子也抱着了，江泰的脾氣也改過來了，哥哥也回來找着好事了——

〔文清臥室內忽然彷彿有人「哼」了一聲，從床上掉下的聲音。〕

彩（失聲）啊！（轉對皓）爹，我去看看去。

〔彩立刻跑進文清的臥室。〕

〔陳由書齋小門上。〕

皓（虛弱地）杜家——死了？

陳死了，完啦。

皓眼睛好痛啊！給我吧燈捻小了吧！

〔陳把洋油燈捻小，屋內暗下來，通大廳的榻扇上逐漸顯出那猿人模樣的「北京人」的巨影和在

第二幕時一樣。

陳（抬頭看，自語）這個皮猴袁小姐！臨走臨走還——

〔彩慌張跑出。〕

彩（低聲急促地）陳奶媽，陳奶媽！

陳 啊！

彩（懼極，壓住喉嚨）您先不要叫！快告訴大奶奶！哥哥吞了鴉片煙，脈都停了

陳（驚恐）啊！（要哭——）

彩（急止她）別哭，奶媽，老太爺再經不住事了。快去！

〔陳由書齋小門跑下。〕

彩（強自鎮定，走向皓）爹，天就要亮了，我扶着您睡去吧。

皓（立起，走了兩步）剛纔那屋裏是甚麼？

彩（哀痛地）耗子，鬧耗子。

皓 哦。

〔文彩〕扶着〔備〕，向通書齋小門緩緩地走。門外面雖又叫天開始亮了，隔巷右驛車慢慢地滾過去，遠遠傳來兩聲尖銳的火車汽笛聲。

（慕徐落）

